

《蒙托克：与外星人的联系》

作者：斯图尔特·斯瓦洛

编辑：彼得·穆恩

此书初版于 1998 年

华语翻译于 2020 年

翻译：pia

目录

编辑简介	5
01 费城实验	13
02 奇怪的童年	18
03 聚会	24
04 青春期	33
05 恐怖的蒙托克	39
06 海外	46
07 基布兹	55
08 天狼 A 星人	58
09 双生火焰	66
10 婚姻	69
11 奇怪的现象	74
12 我的孩子们	81
13 中情局招募	86
14 安全风险	90
15 遇见普雷斯顿	94
16 在加勒比地区	104
17 突破	107
18 基督	114
19 政治议程	120

20 能力获得 125

21 宣判 130

22 监狱 135

23 释放 140

24 生活仍在继续..... 147

25 珍妮特 151

26 找到天堂 158

27 编辑后记 161

28 超空间语言 164

29 编辑附录 168

30 词汇表 182

译者注：

斯瓦洛出版《蓝色的血液，真实的血液》以后，丹·温特(Dan Winter)选择其中几章在自己的网站上做点评。感谢不知名的译者据此翻译成华语，让我们得以看见星际故事的一块拼图。这次在翻译全书的过程中，看到作者描述的几个故事，比如圣保罗、罗西 2，都提到参见另一本书《蒙托克：与外星人的联系》。为了一探究竟，于是买书并翻译，与读者分享。

作者在这本书中分享的地球生活过程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另外的世界，而且他的经历与三本《扬升书》及《大角星人文摘》的内容互补。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星际议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故事，时刻提醒我们银河并不遥远。

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汉·王符《潜夫论·明暗》】

《扬升书 1》电子书百度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roHUC-S_ApQ2VDpqqg7LZA 提取码：hnu6

《扬升书 2》豆瓣链接：

<https://www.douban.com/doulist/124511210/>

《扬升书 3》豆瓣链接：

<https://www.douban.com/note/733334018/>

《大角星人文摘》电子书百度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mfWTr2zUwAqppamC7UxA> 提取码：fm44

pia

2020.06

11 万字

编辑：简介 (Editor: Introduction)

在我为《蒙托克：与外星人的联系》(Montauk: The Alien Connection)撰写这篇简介的时候，人类在看待空间和时间的方式上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时间和空间曾经被认为是博学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专属领域。不过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神圣”机构和大学在时间和空间上撒了谎。如果我们说得更客气些，我们会说他们只是把事实说错了。

幸或不幸的是，时间和空间的秘密并没有放在银盘上传递给我们。相反，它们被零碎地交给我们，就好像舞台魔术师的徒弟在泄露他师傅的商业秘密。魔术师不想放弃他的表演！因此，我们被迫应对各种信息，而不是去参加“时空意识大学”。

解锁的时间和空间的秘密是可以操纵我们身体的这些组成部分。对于从出生开始就受到操纵的传统科学家、学者和新闻媒体而言，这仍然是一个新颖的主意。对意识的操纵属于“思维控制”(mind control)的主题，这个主题从未被主流媒体完全接受。

不幸的是，当我们接受时间和空间方面的意识时，我们正在应对“思维控制”。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对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反应大体上是条件反射。很少有人认真地和成功地质疑过我们所知道的物理现实的结构。尽管乍一看自然和人脑的进化似乎是这个等式中无辜的罪魁祸首，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人脑实际上是一台完美的计算机，完全有能力充当宇宙启蒙其寄主的工具。问题在于，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人脑的这种反应已经发生短路，不工作了。这些因素可能包括外星人、古代教士、宗教灌输、青年团体，以及中情局(CIA)记录在案的思维控制计划，称为 MK-Ultra。

MK-Ultra 是 20 世纪对古代技术的‘现代化’改造，例如古代刺客所使用的技术。在中世纪，中东的邪教通过使用大麻来编程杀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府开始试验麻醉合成或“真相血清”(truth serum) 药物。这已经被记录在案，政府并没有真正否认。但是，从用词的极端意义上讲，它的全部意义已被最小化。

【truth serum 真相血清：是为获取信息而使用的各种心理药物的俗称，用于无法提供或不愿提供信息的人。《维基百科》】

有关此类主题的书籍通常侧重于战俘的待遇，并且倾向于将主题限制在从敌人手中夺取战时秘密。有时，一种更为大胆的概念是，将研究思维控制的暗杀可能性以及将人类变成程控机器人的方法。就发现真相而言，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还远远不够。

如果你能够接受一个简单的前提，那就是无良者已经在政府的‘真相血清’项目的范围内工作，那么一个更惊人的场景出现了。当一个人被麻醉后，即使他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说什么，他的潜意识也可以被访问。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会说出真相。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可以说出关于自己显意识中甚至不知道的事情真相。该主题可用于挖掘集体无意识。

当然，任何好奇而勤奋的研究员都不会只问战时的秘密。他会询问神、进化史以及现实的本质。他直言不讳。当然，一些麻醉药研究对象比其它研究更适合此类问题，许多临床研究也在进行。通过人类的心理，可以进行人类理解方面前所未有的研究。如果把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放在“真相血清”下，你可能会开始获得有关宇宙困境的一些非常有趣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一些研究员将尽其所能去发掘创造原理，它们仍然隐藏在我们对‘司空见惯的现实’的认知中。当一个人穿透了这些隐藏的意识控制区时，他就会接受通常被称为“神秘的”东西。

我上面所说的是一个简单的前提，任何人都可以用一般的逻辑接受它。此类研究的真实历史则是另一回事，尽管其中有一些记录在案，但最鲜活的部分往往有某种程度的隐藏。我们确实知道，1950年代沉迷于LSD的疯狂实验中，以及在埃文·卡梅伦博士(Dr. Ewen Cameron)的指导下进行的思维控制的曲折研究。

LSD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蒂莫西·利瑞博士(Dr. Timothy Leary)的指导下进行的。他是哈佛大学教授，在1960年代成为公开嘲弄的对象。利瑞声称他的研究被中情局(CIA)利用，情报界也在利用他。不管关于利瑞的真相如何，他只是被称为“君主计划”(Monarch Project)的一部分，该计划是19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控制研究。利瑞和他的弟兄们有时被称为“君主男孩”(Monarch Boys)。思维控制研究的后期发展主要集中在纽约蒙托克角英雄营(Camp Hero)的设施里。

【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 麦角酸二乙酰胺：简称为LSD，是一种半人工合成的强烈致幻剂。100微克(相当于一粒沙子重量的十分之一)能造成使用者6到12小时的感官、感觉、记忆和自我意识的强烈变化。《维基百科》】

我们对蒙托克研究的大部分了解是由普雷斯顿·尼科尔斯（Preston Nichols）提供的，他是思维控制研究的参与者，既是实践者又是受害者。他与我合作撰写有关该主题的各种书籍。附录中包含了这项研究的摘要，供那些不熟悉它的人使用。在过去的书籍中，普雷斯顿对“蒙托克男孩”（Montauk Boys）说了很多，这是一个通俗用语，指的是通过性心理进行思维编程的任何人。他最近还将此术语应用于女性，现在被称为“蒙托克女孩”（Montauk Girls）。

也许普雷斯顿的研究中最令人不安之处是，被这样思维编程的人并不少。他们在整个长岛有数百个，很可能只是一小批样本。有许多人可以证明他们曾经是奇怪的思维控制实验的一部分。他们通常有支离破碎的记忆，沉迷于非常怪异的东西。这些人的生活常常是个见证。那怪异，通常是思维控制的操纵技术，已经发生在他们身上。

这将我们带到了我们当前的主题和本书的主题：一个经历了这样的实验并活着讲述自己故事的人。他的名字是：斯图尔特·斯瓦洛（Stewart Swerdlow）。

我第一次听说斯图尔特·斯瓦洛是在 1992 年，那时我仍在整理《蒙托克项目：时间实验》（The Montauk Project: Experiments in Time）的手稿。普雷斯顿告诉我有关斯瓦洛的解除编程的荒唐故事。这些故事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我个人一度怀疑斯瓦洛这个人是否真的存在。

后来，我看到了斯图尔特·斯瓦洛录制的录像带，谈及他参与了思维控制实验，其中包括「蒙托克项目」(Montauk Project)。现在我知道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

我得知的关于斯瓦洛的下一个事件是，他将在最奇怪的情况下入狱。在开始与普雷斯顿·尼科尔斯合作以恢复他的记忆之后，政府开始起诉他，因为他没有适当记忆的罪行。作为公司财务总监，他的名字被伪造在支票上，而支票是在其雇主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签发的。对他的指控是挪用公款，但真正的罪行是诱捕（他）。

在对斯瓦洛提出这些指控之后，我很快听说脱口秀主持人杰拉尔多·里维拉(Geraldo Rivera)将与斯瓦洛一起出演 UFO 绑架事件，以此作为节目的主要看点。在最后一分钟，斯瓦洛退出了节目，因为有人威胁说，如果他要参加那个节目，他将面临更多的入狱时间，即使他没有出现在电视上。斯瓦洛被判重刑。法官表示同情，似乎认为斯瓦洛的罪责有限，如果有的话。但法官声称别无选择，只能遵循最轻的量刑指南。这意味着要坐牢三年。

斯瓦洛开始服刑后，我开始写《蒙托克再探》(Montauk Revisited)。这本书的目的是试图证实「蒙托克项目」确实存在。有各种程度的证明和不同的追踪方法。当我收到一个我称为埃莱恩·唐纳德 (Elaine Donald) 的女人打来的电话时，斯瓦洛的参与变得极为明显。斯瓦洛在这本书中称她为带有布鲁克林口音的女人。埃莱恩让我到她的公寓，和她讨论斯瓦洛的事。她在电话里什么也没说。在告诉普雷斯顿我们的谈话后，他说埃莱恩是“FBI 支持的通灵者”。这意味着她通过先告诉对方她会再联系他们来进行通灵解读。然后，她自己独立地检查他们。之

后，她通过中间人查阅他们在 FBI 的档案。当然，这样的档案不是普通的犯罪档案。这些大概是政府对我们所有人隐藏的档案夹。在那里的可能不是 FBI，实际上可能是中情局(CIA)。我不知道普雷斯顿是否正确，但她先调查了客户并迟些再与他们联系，在这期间进行了通灵解读。

埃莱恩坚决认为斯瓦洛与蒙托克毫无瓜葛，认为一切有关他参与蒙托克的说法都源于普雷斯顿。她把自己描绘成斯瓦洛的朋友。她让我大老远去到她家，并指望我相信她的话，我认为这很荒谬。我仍然对斯瓦洛本人持怀疑态度，但她的话让我确信，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她打电话给她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朋友时，事情变得更加荒谬。那个女人我称她为玛丽·斯诺德格拉斯（Mary Snodgrass）。她还试图说服我斯瓦洛没有参与「蒙托克项目」。那个女人的评论更加荒谬。当我被告知斯瓦洛自入狱以来就否认与「蒙托克项目」的一切联系时，我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理论。我告诉她，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保他没有被关进监狱，也没有被编程。她向我保证情况并非如此，作为证据，她说狱警向她保证了这一点。这样的声明就像让狐狸发誓说鸡舍被锁起来并受到良好保护。更荒谬的是，她实际上希望我相信她。她一定认为我不具备辨别事实的能力。普雷斯顿后来告诉我，玛丽·斯诺德格拉斯是中情局 (CIA) 下属的水瓶座小组的成员。当玛丽在《蒙托克再访》中读完我对她的描述时，她很沮丧，但那相当准确地再现了她。

我与普雷斯顿讨论了所有这些内容，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在书中使用以上内容。我们俩都认为最好写信问斯瓦洛。几周后，我收到了斯瓦洛的回信，他在信中谴责了普雷斯顿和「蒙托克项目」。乍一看，这似乎是对我的负面回应。当时我不知道的是，在入狱之前，斯瓦洛发誓说，在揭发「蒙托克项目」过程中，他是站在普雷斯顿一边的，而且

不会退缩。如果他因此被迫延长刑期，他会顺其自然。如果他用打字的方法写出任何信息给普雷斯顿，该信息将被认为是污染的，是在他的看管人的影响下写的。如果是他的手写信，那将表明这些话是他的真实意图。

由于收到的信是斯瓦洛写给我的而不是给普雷斯顿的，这使人对这件事产生了怀疑。因此，普雷斯顿决定我们应该用一个虚构的名字来描述斯瓦洛。我选择了斯坦·坎贝尔 (Stan Campbell) 这个名字，这就是《蒙托克再访》中对他的描述。

直到 1996 年 8 月 12 日，我才与斯瓦洛见面。我们去了蒙托克角 (Montauk Point)。几乎立刻，他问了我对埃莱恩·唐纳德的看法。当我给出负面意见时，他告诉我他不信任她，而且她没有为他的最大利益行事。他进一步否认玛丽·斯诺德格拉斯，说她操纵人们。她还口述字词，要求他逐字逐句地写下寄给我。那些根本不是他的话。他只是为了成为 “一个好囚犯” 而配合。他讲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在集中精力，尽量淡化他与蒙托克思维控制活动有关的任何经历。

这就是我如何结识斯图尔特·斯瓦洛的故事。他的存在似乎是从政府的思维控制基础设施中泄漏出来的。这本书还将展示他是如何遇到邓肯·卡梅伦 (Duncan Cameron)、普雷斯顿·尼科尔斯和艾尔·比莱克 (Al Bielek) 的。但是，关于斯瓦洛，我还想补充一点有趣的看法。

在见到斯瓦洛之前，邓肯总是把斯瓦洛描述成一个比他本人更先进的通灵者。使用他自己的形而上学术语，邓肯说，在大街上行走的大多

数人是“七”，意味着在他们的磁场中有一个光晶格结构，表现为一个谜题的七个拼图（七个脉轮等）。邓肯本人说他是“十四”，这意味着他有双重晶格。根据邓肯的说法，斯瓦洛是“二十一”，这意味着他有三重晶格。

邓肯向我解释说，“二十一”代表从更高维度到这个物质现实的“渗透”效应。说明你可能会自己听到、读到或直接经历到奇怪或超自然现象。这个观点是，所有显化的现实都是先验意识的结果，先验意识首先创造或决定了物质、能量、空间和时间。

【a priori 先验：在拉丁文中指‘来自先前的东西’，引申为‘有经验之前’。近代西方传统中，认为先验指无需经验或先于经验获得的知识。《维基百科》】

如果思维控制研究员正在寻找一个理想的对象来探索集体无意识的隐藏领域，那么斯瓦洛将是一个完美的候选人。他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基于上述观点，我们才应该接受这本书。并非斯瓦洛的每一项非凡经历都被记录在这个物质现实中，但是其中的许多经历留下了无法证实但难以否认的痕迹。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有天赋的人，对无意识领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的不可思议的故事使人对空间和时间的秘密，以及如何看待这个秘密有了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拥有无价的财产可以与大家分享。

01 费城实验 (The Philadelphia Experiment)

在这艘灰色的钢船上，水手们满怀期待和关注，四处奔忙。他们被告知，他们是秘密行动的一部分，这个行动对欧洲和亚洲战争的结果将产生决定性影响。其中一些人是志愿者，其他人是被分配来的。所有人都被告知，如果成功，他们将作为拯救美国和世界的英雄而载入史册。

这艘船停泊在港口中心，远离公众视线，避开了基地其它海军舰艇的监视。在顶层甲板的控制中心，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正忙着完成一些非常奇怪的设备的连接工作。在附近的一个码头，一个地面上的控制中心里，挤满了来自政府最高层的科学观察员。这个中心与船舶之间的通信是稳定的。

约翰内斯·冯·格鲁伯 (Johannes Von Gruber) 悄无声息地溜上船，直接去了控制中心，那里的设备已经准备好了。他观察着驻扎在指定地点的年轻水手们，他们在为即将开始的行动做准备。他想，“如果他们知道这艘船的真正任务，他们将对是否留在船上三思。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如此大规模的活人实验。特斯拉最好是正确的，否则那将是地狱.....毫不夸张地说！”

他的思绪突然闪回到美国的旅程上。旅途缓慢而乏味。作为一战中被授勋的高级海军军官，约翰内斯·冯·格鲁伯可以接触到许多虚假文件的来源。这些促成了他在 1943 年初夏的旅行。首先，乘火车到瑞士与一些非常神秘的人会面，然后乘飞机到西班牙，再到葡萄牙，最后是美国。他的任务既是个人的，也是那些幕后掌权者的极端重要的任

务之一。这个旅程是如此秘密，以至于他最亲密的朋友、家人和上司都不知道这件事。如果他由于任何原因未能返回，所有人都将被告知他丧生在激烈的战争中。

他不再穿着他的第三帝国的制服，只要瞥一眼他在美国发的卡其布制服和黑色靴子，他就会回到现实中来。实验的意义在他脑海中是最为重要的。在以前的测试中，小物体会在几秒钟内变得隐形。的确，一些实验动物未能恢复可见，但这些扭曲据称已得到纠正。首先，科学家将使这艘名为埃尔德里奇号(USS Eldridge)的军舰完全隐形，然后使其恢复到可见的正常状态。接下来，他们实际上将尝试把整艘船、全体船员和一切，送到遥远的地方 ---- 可能在诺福克港。

这样的成就将消除地球上的战争，因为控制这项技术的人将是不可战胜的。世界上的主要政府 ---- 美国、德国、英国、俄罗斯和法国 --- 将联合起来消灭地球上较弱的国家和种族。然后，他们计划向宇宙中他们想要的任何地方发射庞大的征服者军队。新的世界政府将统治已知的宇宙！为此，德意志帝国愿意与美国合作。由于德意志帝国与一些特定的 “访客” 群体建立了联系，美国也愿意搁置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双方都相信自己最终将控制整个计划。

在指定的时间，设备以低功率开启。一阵轻微的颤动之后，船上和地面上的灯光开始闪烁。一切都泛着淡淡的绿色。约翰内斯感到一股电流从他的脊椎上流过，他感到一阵恶心。然后，他看着命令从地面基地发出，要求增加到全功率，完成实验。船上的公共广播系统广播了一则警报，提醒所有船员都留在自己的位置，直到实验完成。

地面上的科学家们看着电火花从船上飞出。船先是变成了芥末黄色，然后变成了亮绿色，最后变成了深电蓝色，消失在超空间中。在同一时刻，地面上的录像机记录了两个悬停在船上方的 UFO。当船从视线中消失时，它们也消失了。

在埃尔德里奇号上，约翰内斯·冯·格鲁伯感到一股能量的浪潮涌进并包围着他。即使他感到脚下有地板，但还是有一种摔倒的感觉。蓝色、绿色和紫色环绕着他。一个巨大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变压器的火花声。当整艘船呈现出梦幻般的状态时，他听到人们在大喊大叫。金属结构本身似乎摇摆不定，就好像它是海洋的一部分。约翰内斯终于把注意力从自己的思绪上移开，环顾四周。他看到船上的人在奔跑，其他人尖叫着发出命令，他们的声音低沉得就像在水下一样。约翰内斯看到设备上的面板完全失控了。慢慢地，他移出了控制室。

透过一扇门看出去，他惊呆了。他看到的不是港口，看到的是带电的、脉动的彩色能量场，旋转的光线，以及附近漂浮着的几艘外观奇异的飞行器。约翰内斯·冯·格鲁伯看到水手们尖叫着跳下水，他大叫让他们停下，但是他们没有听到，或者只是没有注意到。当他们的身体越过栏杆时，他们似乎消失在能量流中。

回望控制室，他看到有人试图用大锤破坏设备。他还看到了水手们的恐怖景象，他们实际上陷入了金属地板中。仿佛再也没有固体，一切似乎都是流体能量。这让约翰内斯感到非常恐惧，以至于他惊慌失措。如果他留在甲板上，船可能会爆炸或变成纯粹的能量。如果他跳船，他可能不复存在。然后，他想到了自己在德国的妻子和孩子。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还想到了他在秘密组织中的上司。他

们从未告诉过他会发生这种事。让他们的事业见鬼去吧，让这个疯狂的实验见鬼去吧。他向船边移了过去。

起初，他感觉自己好像在空中快速飞行。巨大的嗡嗡声伴随着不停的噼里啪啦的声音。约翰内斯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一种巨大的平静笼罩着他，他不再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只有电流的感觉。他开始听到耳鸣。随着声音越来越大，他感到周围有一种压力，他的身体开始重新成形。他的细胞开始刺痛。当他感到脚下有坚硬的东西时，颜色变成了灰色。灰色开始成形，更多的自然形状和颜色出现在他的面前。

头晕目眩、困惑不解，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看到被岩石和石头包围的黑暗的水域。往下看，他意识到自己站在一条硬梆梆的步道上，它位于一条与黑暗水域接壤的狭小的通道上。水域的上面是岩石。这是某种室内游泳池，也可能是人造洞穴。尽管光线充足，但他没有看到任何光源。

突然，三个人影从一个凿石阶梯朝他跑来，那阶梯沿着石壁向上通往一个狭窄的斜坡。其中一个人穿着带有美国徽章的深蓝色军服。另外两个是小灰人，有太大的眼睛。他们俩向约翰内斯挥舞着长长的金属棒。他想在他们面前喊叫，但什么也说不出。他动弹不得，却突然跟随他们俩走上狭窄的阶梯，来到岩壁上方的洞口。一个声音在他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跟着我们。”那个军人跟在他们后面。

约翰内斯想起的下一件事，是一个摆满设备的黑暗房间。他被绑在椅子上，头被固定在某种支撑物上。他很害怕，无法动弹或说话。大约

几小时之后，一个身穿绿色连身裤的矮胖男人站在他面前，用德语讲话。

“我们知道你很害怕，但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你现在在美国的地下设施中。位置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你来到这里是个错误，不过我们将纠正它。”

突然，也许是感到他们没有恶意，约翰内斯的语速很慢。

“请问我在哪里？”

“对你来说无关紧要。”

“请让我回到我的家人身边。我会告诉你任何你想知道的事情。”

“你的家人已经死了。现在是 1960 年。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消失了。德国输掉了战争，你所有的上司都被处决了。”

约翰内斯紧闭双眼，喘着粗气。这肯定是一场可怕的噩梦。但是，当一个高大、秃头、蓝色大眼睛的男人进入房间，那个小个子男人离开时，噩梦变得更糟。这个男人身高大约七英尺。他很瘦，下巴很尖，皮肤异常白皙。这个男人没有说话，但在约翰内斯·冯·格鲁伯的脑海里通过感应与他进行交流。

“不要害怕。你将去一个更合适的地方。”

随即，那个男人触摸了一些控件。似乎有几千伏特的电流通过约翰内斯·冯·格鲁伯的身体。他剧烈地摇晃了一段时间，然后停了下来。他感到自己在一个光漏斗中向上滑动，很快他就遇到美丽的天使存有，他们温柔地握住他的手。接下来的一切都是模糊的。有一个对他前世生活的回溯，为他所做的一切错误哀悼了一段时间，并为他所做的一切好事感到高兴。然后，他被告知必须在地球上完成一些事情。他被展示了一家新医院，其中一名产妇在分娩。他知道的下一件事是，他在一束光里向她而去。

02 奇怪的童年 (A strange childhood)

埃莉诺（Eleanor）生第一个孩子的时间比预产期晚。在医院里，她在痛苦中等了好几个小时，其他比她晚到的妇女生完孩子都离开了。恼火又担心，她的医生终于来检查她。医生说在婴儿出生之前她需要做手术。实际上，她的产道几乎完全封闭。医生们一开始对她如何怀孕感到困惑！这几乎是一个奇迹。她被转移到尚未向公众开放的医院新翼。已经是 11 月初了，但供暖系统还未安装。一位专家那天刚巧去到该医院。这位专家将协助她分娩。极端寒冷，但当他们帮助孩子生出时，她非常感激。

由于婴儿的脖子以某种方式挂在母亲的髌骨上，因此医生们用镊子小心地将其头部与她的髌骨分开。然后，他们将婴儿移到刚刚通过手术创建的新形成的产道中。1956 年 11 月 5 日，当我终于来到这个世界时，我已经遍体鳞伤。我的体重为 8 磅 12 盎司。

苏联的第一任总统是我的叔祖父(great-uncle)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Yakov Sverdlov)。他是新布尔什维克运动的领导人和演说家。沙皇尼古拉斯当政时，他将雅科夫囚禁在西伯利亚，试图遏制起义。在那里，他成了斯大林的室友。由于被监禁，雅科夫对沙皇及其代表的一切产生了极大的仇恨。当王室最终在乌拉尔山区的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陷入困境时，雅科夫下令处决沙皇及其家人。为了表达感激，新的苏维埃政府将叶卡捷琳堡改名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Sverdlovsk)。在俄语中，这意味着“斯瓦洛市”(the city of Swerdlow)。1989年苏联解体后，它更名为叶卡捷琳堡。这座城市所属的省仍被称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是现任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故乡。新独立的乌克兰国命名它的一个东部城市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莫斯科，还有一个斯维尔德洛夫广场。

我的祖父曾在1930年代帮助组建了美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相信我的祖母为苏联做间谍，在欧洲针对德国人。当我出生时，父亲刚从军队中退役，他曾在美国西南部为政府做过一些绝密项目。在他被允许参与这些项目之前，他接受了军方的大量审讯。我经常纳闷为什么他们首先考虑他。现在我意识到，由于我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政府可能要确保他的忠诚。我父亲几乎从未谈论过他的父母或他的家庭背景。我对叔祖父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的了解大多来自阅读俄罗斯历史书籍。

我的母亲是一个献身于家庭的亲切、慷慨、有爱心的女人。她的母亲走遍中欧，坐着吉普赛大篷车穿行在这个区域。当我的外祖母还是奥地利的一个小女孩时，她和两个堂/表兄弟在外面玩，无意间抬头瞥了一眼，看到一个男人的形象，他看上去像是扑克牌中的黑桃杰克。

她告诉堂/表兄弟们赶快抬头看。立即，他们跌倒在地而死。事发后不久，我的外祖母被送到美国与亲戚同住。令人惊讶的是，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参与了一个政府团体，那些人试图了解一个来自超空间信息的含义。那个信息从地球外部发出，是一个类似黑桃杰克的生物的图像！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看到死者的灵魂在公寓和其他人周围游荡。不断的铃声充斥我的耳朵。色彩在我睁开的眼睛前闪烁，我看到总是会过去的未来场景的片段。我的父母饱受我噩梦的困扰，他们在我房间里安慰我所花的时间比睡在他们自己床上的时间还多。我是一个喜怒无常、饱受惊吓的孩子。尽管在学校表现出色，但我发现学校的节奏缓慢且乏味。通常我会假装生病呆在家，玩通灵和心理游戏来娱乐自己。我几乎没有朋友，我发现和我同龄的人都幼稚而愚蠢。相反，我更喜欢成年人的陪伴，尤其是老年人。出于某些原因，我喜欢听关于过去的故事，尤其是 1930 和 1940 年代的故事。我喜欢看战争片，我总是私下里为德国人喝彩，但是我羞于告诉别人，因为我的背景是犹太人。有趣的是，我也为西方电影中的印第安人喝彩。

在我小时候的噩梦中，外星人经常追逐我。抓住我并检查我之后，他们向我灌输了大量信息。尽管我害怕他们，我一直希望外星人能在我喜欢看的科幻电影和电视节目中获胜。我确信有一些治疗师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标准的诊断是，我可能被虐待了，所以压抑的恐惧和愤怒在我的噩梦中出现。尽管如此，四位彼此不认识的独立治疗师都宣布我完全理智，并确定我不是虐待的受害者。

我总是说我从未有过童年 ---- 我出生就是个成年人。我从没有孩子的感觉，也从未想过玩游戏或参加聚会或其他孩子们会做的任何事情。每当我试图向别人解释我白天和晚上的经历时，我要么被嘲笑，要么被告知我在胡思乱想。一段时间后，我藏起了这些信息，变成一个非常内向的不开心的小男孩。老师在我的成绩单上写道，“聪明，但从不笑。” 我一直在想，“当我知道地球上将要发生的可怕事情时，我为什么要笑？”

小时候，我的视力和听力都有问题。经过检查，医生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给了我眼镜，并希望通过取出扁桃体和腺样体来改善我的情况。但没有成功。实际上，我还是听不清，视力也很差。然而，我确实看到光场(auric field)，以及源自人们思维模式的原型(archetypes)和符号。我也听到声音。

我最糟糕的童年记忆是通常所说的“外星人绑架”(alien abductions)。我现在知道其中的一些经历确实发生了，但其它的是超空间(hyperspace)经历，许多是政府制造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半夜被穿着深色连身衣的小生物从床上移走的恐惧，他们从来没有大声说过一个字。

小时候，我害怕晚上睡觉，因为我害怕他们会永远把我带走，对我的身体进行那些痛苦的测试。他们总是告诉我，我和他们有关联。将来的某个时刻，他们会让我和他们在一起。尽管我并不特别关心地球及其残酷的人类，但我爱我的家人，不想离开他们。我记得我请求，甚至恳求这些生物让我回家。当然他们总是答应。不过，我从不相信他们。

无论他们带我去哪里，总是很冷。我不能确定地说我在飞船上，因为实际上只有几次我看到自己不在地球上。他们对我冷漠无情，送我回家之前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我有几次在电梯中迅速下降的记忆。在我们的目的地，我看到穿着深蓝色没有徽章制服的人在走动。一些人带着武器；一些人将其他儿童和成人带到这个建筑物的各个房间里。没有窗户，所有的墙壁和地板都是流畅和光滑的。小型车辆默默地穿过狭窄的走廊。有几次，我在一个堆满了箱子或某种用品的洞穴般的空间里。从那以后，我一直讨厌待在大型仓库里。有一次，我记得我从围栏或房间里逃出来，赤裸地穿过走廊。我躲在一个小房间的桌子下面。上面提到的穿制服的人来找我。当他们找到我时，我因为恐惧而昏倒了。

我一生中最壮观的事件发生在我大约六岁的时候。我记得当时登上了一架在空中飞行的小型飞行器。细小且深银色，它的形状像一个圆形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小梯子，向上直达一个圆顶的房间。那就是这架飞行器的全部。和我在一起的是一个灰绿色的生物，他的头部呈心形，有一双圆圆的黑眼睛。他几乎和我的身高差不多，没有穿衣服，每只手上只有四个手指。他的小脚末端有两个长度相等的脚趾。那生物湿漉漉的皮肤摸起来感觉像玉米壳。他在我的脑海里说话，但很慢。他向我展示墙上的一扇窗户，并指引我向外面看。我看到我们在云层之上。在不远的地方有两三架与我们相同的其它飞行器在飞行。飞机上的气氛潮湿而闷热。即使我不觉得热，我还是出汗了。当我跟着那生物沿着梯子向上走到圆顶房间时，圆顶突然变得透明。我感觉就像我们在飞行器的顶部飞行，周围没有任何墙壁！

飞行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飞行，我感到皮肤又紧又痒。我的鼻子发烫，眼睛流泪，我感到非常恶心。飞行器时不时地减速，我发现自己在地球上的其它地方。我记得当时飞得很低，低到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围的风景，我记得在海洋上空飞行，然后透过消散的云层看到大城市。我现在知道那些城市的其中一个巴黎，另一个是罗马，然后是雅典。我看到埃及的金字塔和广阔的沙漠。下面有巨大的雪山，我相信那是喜马拉雅山。

我记得飞行器慢慢地经过一个美丽而多样的乡村，类似于印度，然后是天朝，最后是日本。有时候，当我们飞过一个地方时，这个地方的名字就会在我脑海中闪过。其它时候，那些地方只是在我脑海中出现的世界地图的简单标志。阿拉斯加和南极洲是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因为我对冰冷多雪的地区有亲切感，关于这一点稍后会详谈。

我被告知，我们从西向东绕地球三圈，然后又从北向南绕地球三圈。这样做是有特殊原因的，是为了看我被要求看的地方。最后，当我们开始直线上升时，我告诉这个生物我想回家。我还穿着睡衣，我不想让父母挂念我。没有回音，但是我们上升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跌倒在地板上，感到非常恶心。

飞行器最终似乎放慢了速度。突然，我通过透明的墙看到了地球。外面一片漆黑，天上没有星星。月亮看起来很大。我被告知，远处一个明亮的圆球是我们的太阳。我被命令转过身面对另一堵墙，我惊讶地看到我们正在接近一个漂浮在空中的巨大的深色金属平台。它周围和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飞船。有些飞船是圆盘形的，有些看起来像地球仪，

但最奇怪的是管状和三角形的。无法忍受的困倦使我睁不开眼睛。我意识到我动弹不了。

当我醒来时，我漂浮在空中一个发光的明亮地方，围成一圈站立并漂浮在我周围的是各种可能存在的生物。慢慢地，我下降到地板上。我的心狂跳，但我并不害怕。当我意识到我不是在做梦时，恐惧就来了！对我的教育也开始了。

03 聚会 (The menagerie)

我站在圆圈的中心，被一大片各种各样的生物所包围。其中最美丽、最壮观的是一只硕大的蝴蝶。它似乎漂浮在半空中的一扇巨大的窗户前，透过那扇窗户我可以看到地球。在我孩子的脑海中，我认为那一定是个神奇的梦境。过度的兴奋让我感到害怕，眼前令人敬畏的景象让我张大了嘴巴。几分钟后，这些生物的想法淹没了我的大脑。听起来像胡言乱语，我通过感应听到一种混杂的嗡嗡声。慢慢地，我意识到我可以调频进入每个生物的思想流。

我首先专注于蝴蝶，因为它看起来如此宏伟壮观。我想如它一样悬挂在空中。一开始，蝴蝶似乎吓了一跳，因为我选择它而不是别的生物。它的惊讶也使我震惊！我以为它想和我说话。在后面，我听到/感觉到其它生物在争相引起我的注意。当它们观察到我渴望与蝴蝶交流时，它们突然停了下来。

当我靠近窗户以及那奇妙的生物时，我没有感到我的脚在移动。我只是想靠近它，我就做到了！房间非常冷，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我能够忍受。我想我是处于震惊的状态。最后，蝴蝶通过感应对我说话。我没有听到任何字词，但我知道它在说什么。它说，由于我们的语言模式如此不同，很难与我交谈。但它很努力地翻译我的想法，并以我能理解的方式回答。它告诉我，它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它也没有像我一样的名字。相反，它的物种的每个成员都是通过各自频率的音调被其它成员识别的。

在地球历史的开始，这种蝴蝶物种为“地球项目”(Earth Project)捐赠了 DNA，在地球上创造出被称为蝴蝶的生物。接着，它说地球上的蝴蝶监视着磁场，并且知道如何调节磁场，以便对环境产生有益的影响。飞蛾是由黑暗一方创造出来作为负面影响来对抗蝴蝶的。对于地球上每一件被创造出来的美好事物，黑暗一方都会制造出相反的东西来对抗它。

蝴蝶告诉我，它的物种不会为自己建造宇宙飞船。如果它们需要有自己的星球之外探险，它们会和另外的类人群体一起旅行。蝴蝶的家乡星球是郁郁葱葱的绿色，星球上的花朵颜色是地球上没有的。它们的星球位于这个星系的遥远区域，但是它们的物种被带到其它宇宙的其它世界，去满足那些区域的需求。无论它们存在于宇宙中的什么地方，它们都可以在自己的物种内随意交流。

它们与家乡之外的其它物种几乎没有身体接触，但是喜欢以感应的方式向类人生物发送灵性信息。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接受”类人生物作为灵性学生。这就是为什么它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因。显然，我是它的学生！最后，它说是时候让我与其它生物交流了，但它想让我知道，在我留在地球上的其余时间中，它会让帝王蝶问候我并安慰

我。每当我在合适的时候看到白色的蝴蝶，美丽的翅膀发出跳动的光芒，那就是它在向我传达信息。

突然间，我就转身面对了这个奇怪聚会的其他成员。眼泪开始从我的脸上流下。下一个与我交流的生物是一只巨大的白色螳螂。当它靠近我时，我因为恐惧而僵住了。我试图尖叫，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那只螳螂发出响亮而持续不断的咔哒咔哒声和唧唧声，把我吓坏了。我无法忍受它的存在。感知到这一点，它立即后退了。螳螂不是邪恶的也不是负面的。那只是一种非常规的（非类人的）思维模式。在我们的感知和现实环境中，昆虫物种是真正的外星生物。

下一个站在我面前的是大约五英尺高，有着一个大大的锥形脑袋的生物。它穿着银灰色的长袍，湿润的皮肤看上去与长袍的颜色很匹配。像章鱼一样的大眼睛黑漆漆的。没有可见的鼻子，嘴巴像鱼一样。我立刻明白它是两栖的，需要尽快回到水中。通过感应，那个生物告诉我他是雄性，并且我的 DNA 有海洋渊源。他播下了善良的种子，因为他告诉我，有一天我会意识到这一点。

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是头晕和恶心。跌落在地板上，我醒来时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着坐在桌子边的七个生物。那把椅子对我来说太大了，似乎像个王座。椅子的侧面与我的肩膀一样高，我的脚接触不到地面。当某个生物向我讲话时，我的椅子就会自动旋转面对说话的生物。

从右到左依次发言。第一个是大型爬虫类生物，看起来像一只塞在叮当作响制服里的蜥蜴。它用一种嘶嘶的声音说话，声音听起来带着喉音，很严厉。同时，我在脑海中听到了它的话的意思。它是横跨银河

系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的一员，帝国正试图占领银河系外围的所有星系，最终向其内推进。它是叛逃者，现在就这些入侵队伍的可能活动向这个理事会提供建议。

根据蜥蜴的说法，几千年前，地球被帝国子民的一支军队入侵，军队搭乘一艘巨大的飞船到来，现在那飞船是地球的卫星。它说，另一艘这样的飞船正在航行中，注定要在本世纪末之前到达（根据我们的时间计算）。被来自天琴帝国的移民赶出地表后，帝国的子民进入了地下。在那里，子民们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它们被到来的飞船重新激活为止。这些爬虫类生物还以金星和其外行星的一些卫星为基础。因为子民们都是雄性，所以出于繁殖的目的创造了雌性。尽管如此，克隆是其主要的繁殖方法。最后，蜥蜴补充说，有一天我会把它的子民带入光明，因为我的灵魂在许多年前是它们的使者。它们一直记着我，它们会尊重我对它们说的话。

下一个发言的是一种两栖生物，看起来很像电影“黑湖妖潭”(creature from the Black Lagoon)里的生物。粘滑且湿润，它的身体被灰绿色鳞片状的皮肤覆盖。伴着沉重的呼吸，它的思绪淹没了我的大脑。它的文明在其他生物到来之前是地球的原始居民。那时，地球主要是水和沼泽。在人类和外星人的摧残下，只剩下一小群的子民在海洋的最深处。它们不时地来到干燥的土地上晒太阳，从而为传说中的雌性人鱼和雄性人鱼打下了基础。

在亚特兰蒂斯大陆沉没之前，这个物种与亚特兰蒂斯人紧密合作。它们充当人类与鲸鱼和海豚之间的联络人。它说这些海洋哺乳动物是来自另一个星系的先进物种。它的大多数子民被带到海王星的地下海洋。

善意的 ET 团体促成了这一调动。接着，它告诉我说，我有海豚 DNA。因此，我可以学习与这个物种进行交流，以帮助人类和海豚/鲸鱼系统。

接下来，桌子对面的一个生物发言。看起来像一个黑发小人，他的眼睛是如此的黑，以至于几乎要闪闪发光。他的眼睛似乎直射穿透了我的眼睛，我发现很难看着他。他自称代表这个星系的星际联邦(the Federation of Planets)，他说星际联邦有超过 120 个不同的文明成员。总有一天，地球将被要求加入联邦，但前提是它必须成功击退入侵力量。否则，地球可能成为联邦的目标，直到爬虫类生物被移除。

这个黑发人说，我被选择与所有这些外星人对话，因为每个物种都为我的 DNA 创造做出了贡献。我是为了明确的基因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属于许多不同的群体。有鉴于此，每个团体都更愿意听取我的意见并接受我的想法，因为我部分属于它们。接着，他说，我的灵魂很早以前就同意了这个使命，并在许多星系和替代宇宙中接受训练。他说，他们现在告诉我的大部分内容都将隐藏在我的细胞记忆中，直到需要每条信息出现为止。未来的艰辛和悲伤将决定我的使命的达成。我不想听到任何这些话，我紧张到要呕吐。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是，我仍坐在椅子上，另一个生物正在发言。

这是一个浅灰白色的生物。它有大而圆的黑眼睛和一个长鼻子。一个短短的“帘子”垂在它的大后脑勺上。当它在我的脑海里说话的时候，他那薄薄的嘴巴一动不动。带着一种苛刻的态度，这个“灰白色”声称来自猎户座参宿七瑞吉尔(Rigel)。尽管他不想参加这次会议，但他的主子坚持要他参加。他的工作是监视程序，因为我曾经也是他们种

族的一部分。他的家乡曾经是天琴座文明的一部分。天琴座文明瓦解之后，蜥蜴人入侵了他的星球。现在，他的人民属于那个蜥蜴人帝国，因此他们得听从命令。他会时不时派遣他的工人，那些小灰人来检查我。大多数情况下我不会记得，除非是个噩梦。

总有一天，这些“灰白色”将与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些文明交战。我的工作监视活动并将发现的结果报告给我的主管。我的身体含有它的种族所需的化学物质。“灰白色”说，他的种族看上去还是类人形的，直到战争污染了他们的环境，导致他们的基因退化。我的身体作为希望与和平的暂时象征而被献给他们。他们被允许利用我的基因来升级他们这一濒临灭绝的物种，他们不能故意伤害我，不能永远绑架我，也不能让我记住他们为了从我这里得到所需东西而做的事情。这些是大家为保持现状而遵守的规则，同时也从我的创造中获益。

如果我的任务失败了，或者这个项目中的任何一个参与者不再希望继续，那么我将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而其他人与人之间则会互相战斗，甚至可能是在地球表面。最后，他告诉我，他的人民只是希望纠正针对他们的错误，以求发展。他们希望摆脱蜥蜴人的束缚，并在为时已晚之前重建他们的古老文明。他们的困境是，如果他们尝试独立，他们将被他们的主子彻底摧毁。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继续接受主子的命令，他们将成为星际联邦的目标。因为他们感到绝望，所以只为自己打算。

在这个当口，最后发言的生物，他坐在会议桌子的中间，打断了瑞吉尔人。这个生物很高。他站起来，举起手臂伸向两侧。他穿着漂亮的白色长袍，上面镶着我从未见过的蓝色配饰。他的大头上面是圆的，下巴是尖的。他伸出双臂站着，非常像一个活着的十字章(ankh)。他

椭圆形的眼睛是宝蓝色的。他的皮肤是象牙白的。到目前为止，他是这次聚会上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生物。当他的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时，我甚至想不起我自己的名字！当他说话时，我看到一种奇怪的语言单词在他的头上飘荡着。

他告诉我他的名字，但我不记得了。他来自天狼双星系统的库姆星 (Khoom)，他的族人是居住在超空间的非物质存有的后裔，超空间是存在于线性时间和空间之外的意识区域。他们创造了古埃及文明以及犹太民族，并给了他们律法书 (Torah)[译注：圣经旧约前五卷]。水晶头骨是他们的创造物，他们负责银河系内外的许多事件。我的灵魂来自他的族人，因为它是先进到足以赋予生命给我这样的混合身体的唯一一种类型。他们拥有宇宙中最先进的技术，所有其它物种都向这些天狼 A 星人寻求信息。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意识到，这个群体也扮演着一种文明对抗另一种文明的角色，从而有益于进化，也有益于他们自己的物种。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他继续说，我的记忆将越来越清晰。不仅是这个特殊事件，还有我在其它星系和宇宙中的存在。我将成为无数种族和物种的老师。然而，在我的内部还有一个自我毁灭的程序，它将永远消除我的使命。他说，我此时不能理解我的使命的意义，那是本该如此的。这样，我就无法篡改使命或我的编程。许多人试图欺骗我，甚至那些我认为是最亲密的盟友。这位天狼 A 星人说，他将一直在那里指导我，并指出我的灵魂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我长大以后会理解的。只有当我与我的几个替代自我 (alternate selves) 结合在一起之后，我的使命的核心才会开始显现。在那之前，我的处境有时会是不安全的。再说一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变得明显。

【* “我体内有许多互不相容的 DNA 品种，以及三个各自独立的灵魂，全部使用同一个身体。” 《蓝色的血液，真实的血液》17 红袍仪式。】

这个高大的天狼 A 星人开始发出带有紫色、金色和银色调的白光。然后他逐渐隐入到光的中心。接下来的是，我在家里的床上尖叫着醒来，感到恐惧超出了我的想象。尖叫声惊醒了我的小妹妹，我的父母冲进我的房间，看是否有人要杀我。过了好一会儿，我终于喘过气来，但我不让父母离开我的房间。即使我想说，我也无法告诉他们我的经历。那些字词就是不想被吐出来。

此后的很多年里，我反复做那个事件的噩梦。随着每一个噩梦，我记起越来越多的信息。渐渐地，在两年的时间里，我开始看到活人周围死者的图像。我的大脑还收到有关我面前任何人的健康状况的信息。只需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我就可以调频进入那个人的场域，并准确描述其健康快乐状况。

随着年龄的增长，噩梦变得越来越激烈，我对 UFO 和外星人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某种力量驱使我去看每一部可能的科幻电影和电视节目。我也尽可能多地阅读有关太空探索的介绍。凭直觉，我能知道某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我意识到地球上绝对没有人可以与我交谈时，我的挫败感与日俱增。我总是想谈谈我对超越物质现实的认识，但又害怕别人的反应。在那些日子里（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UFO 仍然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的领域。

到我进入青春期时，不仅仅是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我的夜间经历带着一种更陌生的气氛。几乎每天晚上，我都感到自己的意识从我的身体中移出，进入一个明亮的房间，在那里我受到严格的指导。话题涉及我的起源到物质现实的本质，以及时间旅行的可能性。我总是在黎明前回到我的身体，醒来时非常疲惫和不舒服。就好像我不停地走了五十英里一样。我累得不想去上学。

我经常逃学，次数多到足以让训导员几次找我谈话。每当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发现整个过程都很无聊。在所有学科上，我都遥遥领先于我的同学们，感觉好像他们在压制我、拖我后腿。我的思绪不断地飘向星空，我知道我真正的家在那里。地球对我来说就像银河系中最远的恒星对人类一样陌生。我不喜欢其他人，也不以同样的方式行事或思考。我是一个完全孤独的人。我的父母不停地试图让我与其他孩子一起玩。但是对我来说，尽管听起来可能有些自大，但当我在研究改善 NASA 太空计划的方法时，与其他孩子一起玩愚蠢游戏的想法令人反感。

一夜又一夜，我恳求星星的子民们来把我永远带走。为什么我必须待在这个原始地球上？尽管我害怕外星人来访时的经历，但和他们在一起却让我感到舒适和安宁。然后有一个晚上，当我大约 11 岁的时候，我体验了另一种有趣的经历。

半夜在我的卧室里醒来，我有一种被监视的怪异感觉。当我试图大喊招来父母时，我浑身打了个冷颤，我的嘴里什么也说不出。我知道的第二件事是，三个小灰人在我的房间里。突然，我变成站立的姿势，从关闭的窗户飞了出去。立刻，我在一个金属灰色的小房间里，其中

的一个小灰人站在我旁边。我看到墙上有一个屏幕，屏幕下面有一条传送带。墙壁上的开口允许传送带的两端穿过。通过感应，那个小灰人要求我看屏幕上的图片，将它们与即将在传送带上经过我面前的食物联系起来。

我被要求将图片与食物一起识别，然后回答我是否会吃它。屏幕随后显示正在移动的犀牛图片。与此同时，传送带开始移动并运送一块肉出来，我知道那是一块犀牛肉。我记得当时想：“绝对不会！”然后，屏幕上出现了一头牛的图片，一块牛排在移动的传送带上滑出。我想，“yes”立即，牛肉的味道就在我的嘴里了 ---- 生的牛肉！这一系列的图片和肉持续了很长时间。有鸡、山羊、大象、昆虫、蠕虫、鸟类、海洋生物和植物。

最后，我开始感到厌倦，并且胃不舒服。那个小灰人关闭了屏幕，猛地把送我送回我的房间。听起来很奇怪，他同时带我穿过飞船和我卧室的墙壁。当我真的被推回到床上时，我感觉到他们为我没有完成测试或完成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而生我的气。离早上起床只有几分钟了。我当时真的病了，但是在无数次告诉妈妈我不能上学之后，我强迫自己起床。对这段经历的记忆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萦绕着我。我不停地想着屏幕上的图像，意识到外星人为了获取它们的肉而杀死了这些生物。这最让我恶心。当我想起生病之前屏幕上的最后一张图像是一个男人时，我的恐惧变得更加强烈！

04 青春期 (Puberty)

从外表上看，我有个典型的青少年时期，但我的私生活仍然很特别。我被绑架的次数增加到每周两到三次。现在，我意识到那些并不总是身体的绑架。事实上，实际的身体绑架每年仅发生两到三次。其余的时间都是在星光层进行的，只是让我的灵魂去接受训令和教导。

通常，我睡在自己的床上，然后在一个小小的金属房间里“醒来”，那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由一件东西构成的，没有任何接缝或任何形式的线条。房间的两端是圆形的，长凳对着一面弯曲的墙壁，天花板直接与地板相连。我总是赤身裸体，和其他人一起坐在这些长凳上。伴随着口头指示，墙壁上的图片带着颜色和符号出现，这些口头指示来自我们身后的声音。

我们大多数的学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况，例如我们在地球未来的角色。我们似乎是某种陆军师或旅，被编程在特定的时间执行特定的功能。这些功能只有在需要时才会被忆起。在我内心里，我感到这是一个负面的编程，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摆脱它。我内心有如此可怕的东西，这让我感到害怕，特别是因为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经过几个小时的训导，我们大家都站起来，转过身，等待着被护送回家。

我十三岁时，我和家人从布鲁克林搬到长岛的萨福克郡。远离城市的拥挤和敌意，给了我自由的感觉。我们在冬季的一个寒冷日子里搬家。这座大房子有很多可以独处的地方。最后，我有了一间私人房间，里面有我自己的壁橱。一个树木繁茂的大后院将房子与一家汽车电影院分隔开来。冬天树叶从树上掉下来的时候，我甚至可以从二楼的窗户看电影。我记得在 1970 年与妹妹一起看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和乔恩·沃伊特（Jon Voight）演出的《午夜牛仔》

(Midnight Cowboy)。我和妹妹在性爱场景上大笑。这使我的父母从楼下训斥我们，但这只会使我们笑得更厉害。

在新房子里的头几个星期还不错。我正常做梦，除了一次。我通常穿着睡衣上床，盖上毯子睡觉。但那一次，我醒来发现自己是赤裸的毯子在地板上。在其它时候，我从自己的身体里被投射出去，漂浮出房子，那似乎是在另一个层面，所有东西都是闪闪发光和跳动的。

有几次，我反复做了一系列的噩梦。在这些梦中，我在一个似乎没有窗户的大仓库里逃脱了身穿制服的人。我总是躲在通往走廊的小房间的桌子下面。那些人随后冲进门，四处张望，没有找到我，然后离开继续寻找。在那之后，我从桌子下面爬了出来，就在这时，另一群穿制服的人从门里进来，抓住了我。我开始大叫，然后在床上醒来，喘着粗气。

每当我从这些噩梦中醒来，看着卧室的窗户时，我都会看到一个被红光包围的金发男人的脸。我总是尖叫，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那个男人就会开始嘲笑我。我叫得越响，他笑得越厉害。我感到所有的力气都从我的身体里流走了。听到叫声，我的母亲总是立刻跑进我的房间，想知道我出了什么事。这时当我再次看向窗户时，那张脸总是不见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令我困扰的是，我觉得自己好像认识窗户里的这个人。我似乎觉得他是我的朋友，甚至是我无法确定的亲戚。

在其它情况下，更糟的事情发生了。每个月至少一次或两次，我在一个陌生寒冷的房间里醒来。我全身赤裸，我瘫痪了，无法说话。小灰人总是在我躺着的桌子或平台周围。他们拒绝回应我的提问或恐惧的

表情。有时，一个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告诉我一切将很快过去，我将不记得任何事情。问题是我记得一切。他们总是有一根连着探针的管子伸入我的阴茎，阴茎通常是直立的，同时在我的睾丸和乳头上也有非常紧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极其痛苦，我的眼里总是含着泪。

这些生物冷酷无情。他们中的一个曾经告诉我，我是他们项目的一部分，我知道那项目且同意接受它。基本上，他告诉我要闭嘴，因为我是他们的同伙之一。在这些经历的结尾，痛苦中我感到自己在射精。我一直以为是鲜血从我身上冒出来。然后他们移开了管子和探针，让我在那张冰冷的桌子上无声地躺了很长时间。

接下来，他们中的一个检查我的眼睛、鼻子和耳朵。长长的、面目可憎的东西被用力地塞到我的鼻孔里。在这些情况中，我总是流着鼻血回到床上。有一次，我的父母带我去看专家，烧灼治疗我的鼻孔，清洗我的耳朵。但仍然没有止住流血。

每次小灰人带走我，我都会发生某种身体反应。很多时候，我的眼睛会感到烦躁，因为它们偶尔会把看起来像隐形眼镜的东西塞进我的眼睛里。一次，他们从我喉咙深处取出一大块凝胶状的东西。当我看到他们把它拿出时，我立刻就吐了。

这些经历对十几岁的我产生了有趣的情感影响 ---- 我对孩子充满了渴望。这不是一个十几岁男孩的渴望！我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想念他孩子的父亲。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甚至他们是否存在。我的逻辑思维告诉我，这绝不可能是真的，但我的感觉仍然存在。

当我十七岁的时候，我的感觉变成现实。在典型的飞船上醒来，如果那确实是他们带我去的地方，我发现自己坐在椅子上，穿着整齐。这很奇怪，因为一直到现在，我始终赤裸、瘫痪、躺着。我周围是小灰人和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金发高个生物。在后台有两名穿着军服的人类男性。他们似乎是观察者，而那个金发高个似乎指挥着整个局面。几分钟后，灰人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把我带到一个有不同照明的小房间。在那里，我被展示一个很小的婴儿，被另一个具有女性特征的灰人抱着。这让我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总是说，他们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也许她是某种混血。

灰人把婴儿放在我的胳膊里。我意识到它几乎没有重量。我只是盯着它那张瘦骨嶙峋的脸，注意到它的皮肤是糊状的和苍白的。黑暗的、略带杏仁形的眼睛从它没有毛发、细长的脑袋上回盯我，但没有任何声响。知道它太虚弱以致于不能发出任何声音或动静，对这可怜小东西的悲伤充满了我的心房。

然后，我被告知那是我的孩子，我的基因生产了几个这样的婴儿。一些婴儿死了，但是更强壮的都被转移到另一个安全的世界，无论那意味着什么。灰人想知道生病的婴儿是否会对父母的触摸做出反应，尤其是人类的触摸，以及他们之间是否会发生联系。我记得自己对有了这个孩子感到很高兴，但同时又感到愤怒，因为它生病了，并且它不是人类。我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这件事，也永远无法协助它的成长或教育。

金发高个似乎对这次会面感到高兴，婴儿立即被带出了房间。我问它是否能活下去，我是否可以再次看到它。我甚至问我是否可以和孩子

永久在一起。我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因为我很快就被带回家。几个小时后，我在泪水中醒来，我对孩子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

在这次相遇之后不久，我的生活习惯改变了。突然，我感到有必要保持自己的身体处于一流状态。我开始每天进行大量运动及每周禁食几次的生活方式。拒绝任何脂肪含量最低的食物，我每天只吃一次，喝大量的水。我的日常活动还包括天气温暖时频繁的日光浴。

我的眼睛开始有被当作照相机使用的感觉。每当我看到感兴趣的东西时，我几乎能够同时感觉到另一个意识透过我的眼睛在看。我甚至转过头，好像是一台摄像机在拍摄一个场景。我脑海中的另一双眼睛对在移动的车辆里旅行、在购物中心和百货商店里购物特别感兴趣，并且完全着迷于冬天的景色。每当下雪时，我的眼睛就会扫视周围的景色，了解周围环境中的图案和颜色的每一个细节。感觉到那双眼睛的主人在寒冷和下雪时难以操作，我直觉地知道我的眼睛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否则他们将无法获得它。

我怀疑这是否与我的视力下降有关。是否在我的眼球中放了一些东西，可以让其他人通过它们观察？或者，他们是否只用自己的心理能力观察？当我最后问他们时，我被告知，他们集中心理通过小型有机飞船来观察，那飞船被植在我两只眼睛的角膜上。是的，他们冷漠地回答，这可能会导致我的自然视力下降。他们不是很有同情心。

在随后的一次绑架事件中，我坐在一个房间里，背对着银灰色的墙壁。房间里除了我左边的小灰人外没有其它东西。突然之间，我身后的墙壁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屏幕，将我所有的思想投射成电影形式。我不知

道他们是否在下载通过我的眼睛观察到的所有内容，或者是否在筛选我的想法。我和他们一起玩测试。我想到一匹马，图像突然变成了一匹疾驰的马。这似乎惹恼了我的灰人伙伴，他严厉地斥责我要我停下来。

显然，我的想法影响了这个设备。开始意识到我童年的场景以及我的未来会出现什么，我意识到这项练习是根据我的思维模式(mind-patterns)进行的生活阅读。他们正在记录我的生活和去向。这让我感到害怕，因为我想知道他们是否会改变我的未来以适应他们，而不是找到什么最适合我。同样的绑架经历在突然停止之前发生了好几次。要么他们获得了需要接收的所有信息，要么他们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对我的生活进行了重新编程。我不知道是哪种情况。

绑架事件充斥了我的青少年时期，持续到我二十多岁。大多数时候，它们是出于基因理由。但是有时候我被用于能量渲泄(即利用我的身体能量供他们自己使用)，或有时只是审问。灰人最令人发指的方面涉及他们要我对其他人类孩子所做的事情。1970 年代初期到中期的高峰期尤其如此。我被带到一个我认为是地下的地方，因为大部分岩壁是潮湿的。有时，我在地上或壁上看到水。那里从来没有任何窗户，但总是有声音。那是孩子们的恐怖尖叫声。

05 恐怖的蒙托克 (Terror at Montauk)

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忍受孩子们哭泣或惊恐的声音。我也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愿望，要去照顾世界上所有被遗弃的儿童。也许这是我的忏悔方式。也许我永远也忘不了我脑海中的那些画面。或者，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自那些糟糕的日子以来，我有这么多的孩子。无论如何，我要告诉你的故事是我记忆中的事实。

我对参加「蒙托克项目」的记忆一点都不愉快。当我还是一个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时，服从是我的角色之一。我被绑在桌子上，接受检查，进行心理扫描以检查我的脑波信号特征，或以某种方式遭受性虐待，用以存储我的能量，并通过计算机将其放大。这一直持续到青春期。

由于我只试过一次逃跑，所以我被认为与我的成年人上司在工作中是合作的。另外，我没有死于测试，因此我被“提供”了某种晋升。我的控制者让我负责管教那些被带进来的小男孩，让他们为心理和身体测试做准备。

孩子们的准备工作包括教导他们无条件服从命令，不提任何问题。我教他们如何在心理上专注于命令，这样他们的身体能量就可以被指派给他们的心理师/通灵者移除。我指导他们如何在脑海中使用颜色和符号来促成任何指定的实验。他们还被教导如何放弃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死去而不会产生抵抗，因为抵抗是所有生物与生俱来的防御反应。

心理师不同于通灵者。通灵者只是观察现实蓝图并对其进行报告。这被称之为“通灵阅读”。心理师实际上进入并操纵蓝图，以创建不同

的显化。这就是政府想要的。机器人和电脑可以轻松地读取现实蓝图，但是只有思想才可以改变它。

与心理师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合作绝非易事，因为灵魂与孩子身体之间的锚点可以很容易地脱开。不幸的是，年幼的男性儿童拥有适当的思维能力和体力，可以促进心理师或通灵者在电脑上的工作。然而，这些小孩子的愿望和恐惧与这项任务直接对立，导致了各个层面的崩溃。恐惧加上工作上的身心压力，常常要了孩子们的命。

特别脆弱的是三到十二岁的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儿童。他们因为自己的基因材料和思维模式而备受推崇，这个群体被认为是纯洁且未受污染的。然而，他们压倒性的恐惧加上对回家的渴望，导致了分散而脱节的能量输出，这对研究员来说毫无用处。此外，他们经常是部分不道德的项目职员性虐待的目标。正因为如此，这些男孩经常发疯，不得不被处决。

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绝不可能重返家庭或社会，因为他们的思维被摧毁，无法重新编程。死亡是唯一的解决方法。通常，他们只是被饿死，留在特殊的类似洞穴状的房间里被分解。他们的遗体被冲到海洋里，海洋生物吞噬了他们。在极少数情况下，无子女的研究员和其他职员移居到地球的其它地方时，会把他们喜欢的男孩带走，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男孩头发的颜色甚至指纹都被改变了。

和我一样，有些男孩从安全的床上被绑架。以一种违背信念的方式，时间和空间被折叠以适应他们的消失。这些男孩的特殊之处在于，他

们来自与秘密政府有政治或军事联系的家庭。与“普通”男孩的待遇不同，所有这些男孩都无一例外地回到了他们的来源处。

为了特定的目的，我们预先被编程，我们是团队中的精英，被分配了独特的任务。我们中的一些人常常去到公众场所，给其他男孩打上“标记”，以便日后被带到「项目」中使用。显然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里都有特殊的植入物。这是外星技术，用于传递信息给我们的主管。当我们在学校、在商场等地方时，我们的大脑被编程为在我们的意识不知晓的情况下执行工作。我常常想知道，我为这些实验选定了多少无助的受害者，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正在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推向死亡！

我想起了孟格勒博士(Dr. Mengele) 在集中营里的故事。当火车到达营地时，孟格勒博士站在一旁，看着车上的人被卸下来，决定谁能活下来，谁将会死。他决定谁将成为工人，谁将成为他怪异实验的一部分。我和那个怪物有什么不同吗？毕竟，约翰内斯·冯·格鲁伯不是纳粹分子吗？他是否参与了德国版的「蒙托克项目」？即使在今天，这些内疚的感觉仍然阻止我拥有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导致我以一种惩罚的方式过度地批评自己。也许我正在试图弥补我所参与的邪恶。

大多数男孩来自纽约以外的地区，因为这么多男孩从一个地点失踪就太可疑了。因此，那些被认为是消耗品的“普通”男孩，是来自这个国家的其它地区。他们来自不会像其他人那么想念的家庭，他们是妓女、吸毒者和酗酒者的孩子，或者来自有很多孩子的贫穷的农村家庭。如果有一个「项目」真正想要的孩子，但其家庭状况又不允许孩子被公开带走，那么这个家庭就会发生意外。然后，公开假定那个孩子是事故受害者，他被带走了。那些事故包括汽车从堤防驶入河中，大火

烧毁尸体，以及龙卷风、飓风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在遭受大量破坏、许多人失踪并可能死亡的任何地方。

另一方面，「蒙托克项目」还利用了离家出走的人和流浪者，这些人容易接近，不容易被他们的家人所想念。这些人大多数是成年人，他们被用于「项目」的时间旅行部分中。需要活生生的人来观察涡流对人体的影响，学习如何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角度锁定一个人。儿童之所以没有被用于这些目的，是因为他们的光场特征与成年人不同，而他们的最终打算是使用成年人来操纵时间线。

当「蒙托克项目」的研究员从卧室或其它地点实际拿走一具身体时，他们往往会扭曲时间和空间，这样受害者或他周围的人实际上就没有时间流逝。有时，他们在受害者的房间里留下一一种能量模式，阻止任何人进入那个位置并找到失踪者。

请记住，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使用设备将人们送往不同位置的“当地当时”，或地球上特定地理范围内的当下时间。研究员已经可以轻松确定地球上任何当下位置的振动频率。

只有在他们想把某人送到外太空，或者遥远的过去或未来时，问题才会出现。然后，不管成功还是不成功，他们必须继续，直到他们恰当调谐。成年豚鼠被用来做这个实验。许多人迷失在时间和空间中，就像他们在埃尔德里奇号上一样。

最终，科学家们能够绘制出时间和空间上的各个点，从而可以轻松地在它们之间旅行。在更常见的目的地，他们放置了接收器来固定信号，使连接更容易。

我的角色是为「项目」的心理师准备他们要使用的男孩们，尤其是邓肯·卡梅伦，他是整个实验的首席心理师。被用作他的思维能量的电池或助推器，小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无可比拟的。小孩子的能量被挖掘、放大并插入邓肯之内，以扩大他的思维能力到一个点，在那个点他能够打开通往其它维度的大门，从而创造出一条道路。他的能力被用于连接超空间和星光层，所有物质现实以前的材料和蓝图都储存在那里。然后，他把信息以可用的形式带回来，这样技术就被建立了。

男孩们往往很快就筋疲力尽，需要大量的休息。每当其中一个孩子“筋疲力尽”的时候，恐惧程序就会被启动，以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通常这会延长他们最后的能量输出，直他们不能再被使用为止。然后，他们的小心脏衰竭了，他们发疯了、中风了，或者是以上几种的组合。当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或年轻人用作电池组合时，性兴奋和恐惧程序结合起来以提高能量输出。通常，这些人的尸体被交给灰人，因为他们用人类的血液和软组织作为营养来源。要知道灰人不会像人类那样吃东西。相反，他们需要储存在其它物种的各种器官和组织中的激素，尤其是人类，因为灰人是几千年前从人类基因中创造出来的。

较小的灰人种族没有消化系统。他们通过皮肤吸收营养并排泄废物。在收集了各种器官和体液后，它们将那些器官和体液储存在巨大的桶

里。灰人在这些大桶里坐着或游上几个小时，以吸收存储的营养能量。这为它们的身体提供了几天的能量。“饥饿”使它们特别好斗。

几个世纪以前，为了避免被发现，灰人种族通过基因创造了为他们行走在地球并收集体液的生物。这些生物被称为吸血鬼、男妖(incubi)和女妖(succubi)。因为太阳的热量使收集到的体液失去效力，所以这些生物避免接触阳光。在现代，外星人使用一种在拉丁美洲被称为“Chupacabra”的生物，或夜鹰。

观察这些实验的其他一些外星人群体对思维控制非常感兴趣。如果需要控制大批的民众，他们不希望由庞大的军队来做到这一点。对此特别感兴趣的是来自天龙座(Draco)的大型蜥蜴人。

对我来说，最痛苦的经历，超越我自己的痛苦和折磨，是听到那些在实验过程中筋疲力尽的男孩和青少年们发出的死亡尖叫声和恐惧的哭喊声。我的行为使他们处于那种境地，但我却无能为力。我想到了那些父母和亲人，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真相。我也想到了那些渴望妈妈和爸爸的孩子们。

我的喉咙和胸部会出现肿块。直到今天，我还会在半夜醒来，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大叫，因为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参与的梦。看着我自己的儿子，我发誓不会有人让他们经历这些。我意识到我没有控制那些事件，也没有想过要阻止那些事件。但是，我意识到我的灵魂需要体验那些经历，这使我感到恐惧。我祈祷怜悯那些无辜受害者的灵魂，也怜悯那些加害者的灵魂。

06 海外 (Overseas)

我的大学生活真是一团混乱。我开始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上学，但是我在那里感到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很快回到了美国。多年以来，我被吸引到加拿大，暑假期间喜欢和亲戚一起住在魁北克。我甚至计划永久移民到那里并成为公民。但是，无论在那些日子里我多么努力地永远离开长岛，一些强烈的渴望总是把我拖回长岛。

最终，我来到了长岛南岸的一所当地大学，在那里我学习了会计学，这门学科让我深恶痛绝。我相信我被推入这门课程，是为了帮助蒙托克男孩的日常管理。「蒙托克项目」中，我的部分工作是通过左右大脑的思维活动帮助平衡计算机系统。同样，会计中的借方和贷方也教会了我如何平衡分类帐的两部分。我生活中的每个部分都支持并增强另一部分的活动。那时我几乎没有意识到我的生活是多么不平衡。

在我上大学的最后一年，出现了一种有趣的过敏反应。在圣诞节假期，我原定要拔掉四颗智齿和一颗臼齿。在手术过程中，我对麻醉剂硫喷妥钠(Sodium Pentothal)产生了严重反应。我的心跳和呼吸停止了。随即，口腔外科医师给我上氧气并使用了一种电子设备来电击我的心脏。手术是在我醒着的状态下完成的，但是我服了药。

几年后，几位医学专家告诉我，对硫喷妥钠过敏是极为不寻常的。只有使用过这种药物的人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反应。硫喷妥钠也被称为“真相血清”(Truth serum)。间谍在接受讯问时，它被用来使他们透露可能隐藏的秘密信息。这可能是我在蒙托克的桌子上时注入我体

内的化学物质之一吗？我当然记得那些针，但是我不知道针里面包含了什么。硫喷妥钠也许可以用于编程人类（或外星人）的思想。

我最早的一次出国旅行也是在我大学期间。它是由一个犹太复国组织赞助的，该组织设法将志愿者带到以色列，推动那里的干旱土地的殖民化。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被招募、被教导，并将他们送到各种称为基布兹(kibbutzim)的集体农场。基布兹可能是世界上存在的最纯粹的共产主义形式。没有人比任何其他成员得到更多。锤子和镰刀的红色苏联国旗飘在每一个基布兹农场的上空。甚至土地都归政府所有，没有个人拥有任何东西。生产的唯一动力是对祖国的忠诚，加上你的所有需求都会得到照顾。我下意识地不想去，但我被强迫着去，我自己的理性和家人的警告被置于脑后。

我的中东之旅漫长而有趣。我途经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发现克里特岛令人兴奋，西西里岛斯特隆波里的火山引人注目。尽管那不勒斯附近的庞贝火山似乎打开了先前存在的记忆，但我沉迷于眼前的一切。在旅途中，一名有意大利国籍的法国女人试图说服我成为一名医生并娶她的女儿。当时，整个想法在我看来似乎是荒谬的，但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我应该接受她的提议！

当我抵达以色列时，我突然变得情绪激动。当飞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罗德机场时，泪水从我的眼中涌出。我感觉好像终于回家了。我无法解释自己的感受，但是我的大部分意识是恐惧和忧虑的。我打定主意，计划到达机场后，乘下一班飞机回美国。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希望读者慢慢地、仔细地跟随事件发展。尽管以下的段落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但我是按照我记忆的方式来叙述的。请明白，这一系列事件也使我感到困惑。但是，我已尽力将这些不合逻辑的序列尽可能在逻辑上联系起来。

我到达时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怪事。离开飞机后，我发现自己在登机区域徘徊。在我的脑海里，我想去行李认领区取回我的行李，然后去找回程的航班。抬头看着大屏幕上的出发航班信息，我看到了一趟飞往伊朗德黑兰的航班。我觉得我应该在那个航班上面。我呆呆地站在那个地方，直到有人要我移动。虽然我认为只有几秒钟过去，但我看了看手表，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

接下来，发生了第二件不同寻常的事。再次尝试寻找行李认领区的同时，我停下了脚步，被迫抬头。在另一个出发屏幕上，有一个航班飞往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肯尼亚内罗毕，以及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再一次，我呆住了。我看到自己和一群人一起登上这趟航班，然后起飞。我知道我将回到以色列，并且没人意识到我曾经离开过。正在此时，和我同机从美国飞到以色列的另一名学生惊醒了我，说他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取回我们的行李。这个家伙自称是来自乔治亚州的希伯来语学生，来这里参观圣地并在一个基布兹农场工作。我不喜欢他，因为他傲慢自大，总是有讨厌的评论。有些事情告诉我他没有说出完全的真相。

取回行李后，我们前往美国犹太复国组织青年基金会的代表将与我们会面的地方，他们将我们带到指定的基布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将在那里工作。三个女人也和我们一起等着。

几个小时过去了，没人来接我们去目的地。我不记得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只记得我坐在行李上，一名深色皮肤的以色列人来到。他说，与其直接去那个基布兹，不如他带我们到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过夜。挤进他的小雷诺车，我们前往古城。我是如此疲惫，以至于当我们的车爬上朱迪亚山去圣城时，我既没有欣赏路过的风景，也没有浏览历史遗迹。一路上，我们经过小屋旁的现代公寓楼，以及被摧毁的约旦坦克和炮兵装置的残余物。根据法律，耶路撒冷城是由周围山脉里的“耶路撒冷石”建造而成的。由此，城市与乡村融为一体。从远处看，你几乎看不出哪里是城市的终点，哪里是乡村的起点。这是一幅壮丽的景象。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和平之城”。

累得吃不下饭，我只想有个热水澡以及有张舒适的床。和我们在一起的女人被送到一家女青年旅舍。司机然后把我和那个不友善的希伯来语学生带到一个让我想起监狱的地方。车停在一座有铁门和防御工事的石头建筑前，里面没有灯。司机说这是一座古老的英国军营。像一座小城堡那么大的地方，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

卸下行李后，司机告诉我们跟着他，他打开了前门上的挂锁。屋里黑暗、发霉、潮湿、阴森恐怖。他寻找并打开电源时，我们在前厅等候。然后，我们跟着他沿着长长的狭窄楼梯走到楼上，里面有各种卧室。他指示我们进入一个像牢房一样的小房间，里面有两张铁床和两个硬木椅。天花板中央的一根电线上挂着一个灯泡。接着，他向我们展示一条漫长而昏黑的走廊，通往一间阴暗的淋浴室，看上去就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人在那儿洗过澡一样。他告诉我们他将在明天早上回来，嘴里嘟囔着今晚要去特拉维夫，说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他突然离开了。

我的同伴整晚都没说话。我们轮流在涓涓细流中淋浴，然后躺在坚硬而不舒服的婴儿床上睡觉。当唯一的一个灯泡被关掉时，冰冷的房间里一片漆黑。我能感觉到所有住在这里的士兵的想法。我感觉到他们的孤独和对家的渴望。实际上我也有同感。想到在美国的亲人和舒适的家时，我想我一定是疯了才决定来这里。狗在外面吠叫和玩耍的声音使我想起了家中熟悉的声音。这让我感到更加孤独。当我听到一名穆斯林宣礼师从附近一座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发出夜间祈祷的呼吁时，我知道我“不再在堪萨斯了”！（译注：不在熟悉的地方）

接下来的经历是完全不相干的。我相信这些事件被“压缩”或“折叠”为线性时间。请注意。

我抬眼一瞥，发现天花板上出现了几个小光球。它们似乎在白色和黄色中旋转，然后变成蓝色和绿色。我感觉我在和它们一起旋转。我一直用眼睛盯着它们，直到我再也无法睁开眼睛为止。突然，我回到了特拉维夫机场，正是我到达的那天，我正在登上飞往伊朗德黑兰的飞机。除了一个不是我的随身小提包外，我没有行李。事件看起来很奇怪，但是不知何故，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记得飞机起飞后向西北飞行而不是向东飞往伊朗。坐在我旁边的一名男子用完美的希伯来语告诉我，以色列飞机不能飞越阿拉伯领土。因此，我们向西北飞行进入土耳其领空。接下来，我们将向东转，继续进入伊朗领空。

那是 1975 年，当时还没有和平条约。事实上，有人在谈论另一场战争。随着安纳托利亚山脉的出现，对讲机里传来一个声音，指示我们

在越过伊朗领空时将窗板拉下。伊朗战机在空中巡逻，如果他们观察到未屏蔽的窗户，可能会有麻烦。我希望这仅适用于未按常规路线飞行，可能被怀疑在伊朗或周边地区从事间谍活动的飞机。

我记得德黑兰尘土飞扬、尖塔林立的天际线。几座摩天大楼见证了国王的现代化计划。接下来，我记得离开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我独自一人进入了一辆锃亮的黑色小汽车。我们穿过狭窄的街道，然后驶入一条通往城外的公路，进入积雪覆盖的高山。我们在一条单行道上转弯，沿着弯曲的小路行驶。突然，我们向左急转，进入山崖一侧的黑黝黝的洞口。当我们进入洞穴时，我闪回到出现在地下洞穴中的约翰内斯·冯·格鲁伯。

在这一点上，我希望读者理解，大多数人类的记忆是线性的。即，一个事件以连续的时间顺序跟随另一个事件。就我而言，我的意识跨越了多条时间线和现实。由一个替代宇宙流向另一个，由于昆达里尼的激活*使我敞开了思想，所以我立刻就认识到这一点。为了理解它，我必须学会专注于一个特定事件。在本章中，我尝试按照我经历的序列出事件。事实上，所有事件都是同时发生的，但是人类的头脑一次只能破译一件。

【* Kundalini activation 昆达里尼激活：指的是所有脉轮依次打开，从而使思维100%得到利用，并同时意识到许多现实。】

我在伊朗的其余时间都是记忆的闪现。我听到人们说希伯来语、波斯语和德语，偶尔还会听到俄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感到迷迷糊糊、丧失方向。我记得两位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进入我坐的房间。他们用德语对我说话。我还记得一次痛苦的裸体体检。之后，一顶金属帽戴

在我的头上，似乎向我的大脑发送闪光的信息。我知道那是在编程我执行一些功能。然后，当他们阐述自己的理论时，我的绑架者将我带走，远离“窥探的眼睛”。

被带进电梯后，我被绑在他们旁边的座位上。然后，电梯以惊人的速度向下冲去。在这个时刻，我简短地回顾了我作为一个小男孩与植物状的外星人在小飞船上的旅行经过。高速行驶的压力使我的皮肤紧贴骨头，牙齿紧紧地咬合在一起。电梯猛地停了下来，我感到很不舒服。

我的腿是如此的沉重，走路很困难。另外，我意识到我把自己弄湿了。我被放在一辆细长的菱形车厢里，它在一个类似于火车站的平台上等着。在它的前面和后面都有一个管状隧道，似乎是无限的。当门在我身后关上时，我注意到里面已经有两个穿着黑色西装和白色衬衫的老人。车辆向前滑行，速度迅速增加，然后开始嗡嗡作响。其中一个男人对我微笑，说我们在一个环绕地球的超空间铁路系统里。他补充道：“没人知道是谁制造的，但是我们的外星朋友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使用它并制造更多。”

我想我一定是睡着了，因为我醒了。我又出现在机场：这次登上了从亚的斯亚贝巴和内罗毕飞往约翰内斯堡的航班。那两个老人和我在一起，显然是在两边护卫我。即使我觉得这很奇怪，但我的一部分接受了这个困境并知道发生了什么。与我的伊朗之旅一样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很困惑，但是在我的生活中，非常态就是常态。

起飞并向南飞过内盖夫沙漠后，飞机沿着红海飞行了一段时间。飞机左侧是沙特阿拉伯的海岸线。右边是埃及，然后是苏丹。我的旅伴告诉我，飞行的每一步都有高射炮瞄准我们。任意改变任何的海岸线都

会导致高射炮开火 ---- 无助的空中旅途里令人欣慰的想法！我祈祷飞行员能够稳稳地控制飞机。

当我们经过苏丹的海岸线时，我们向西急转。我在座位上直起身子，想说话，可是没有声音出来。我不知道是因为恐惧、干燥，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我的一位同伴说，我们正前往埃塞俄比亚和非洲大陆的海岸线，这意味着我们是安全的。我总是坐在窗边。一个护卫坐在过道边的位子，在我们之间留下了一个空位。另一个坐在我们对面的过道边的位子。我们降落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时间仅够加油并登上几名乘客。我没有离开座位，甚至没有去卫生间。埃塞俄比亚看上去令人作呕而肮脏。干燥的空气使我咳嗽。周围是一片沙漠。

到内罗毕的短途路程花了一个多小时。这里似乎有更多的草原和自然保护区。对于非洲来说，内罗毕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平线。即便如此，机场还是原始的，炎热且没有空调。在这里，我被允许在一个旅伴的陪同下去卫生间。马桶很脏，地板上满是沙子和泥土。小蜥蜴挂在门上和天花板的通风口上。我感到不舒服和不自在。我们再次回到飞机上，飞越美丽而郁郁葱葱的热带森林，到达约翰内斯堡。我看到了一座壮丽的白雪皑皑的高山，我被告知那是乞力马扎罗山。一个奇怪的光环围绕着那个地方。事实上，如果我发现在那里有某种地下基地，我完全不会感到惊讶。

在一片绮丽的山脉中，我看到了一座火山。我的护卫说我们在飞越扎伊尔。当下面的绿色变成黄色和棕色时，我被告知我们正在津巴布韦（当时的罗得西亚）和南非之间飞行。当我们在约翰内斯堡着陆时，他告诉我要准备体验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

飞机在到达航站楼之前就停了下来。穿着棕色制服的士兵让我想起了我看过的纳粹士兵的照片，他们把我们带下飞机，用吉普车把我们带到在跑道草坪上等待的一架小飞机上。看着艾尔 707 飞机继续驶向航站楼，我告诉我的旅伴，我害怕坐小飞机飞行。那是一个错误，因为他立即用尖锐的什么东西刺进我的右上臂。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情是，我醒了，被绑在一个小坐椅上，透过窗户俯视农田。我被告知我们要去开普敦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我一定是又打瞌睡了，因为，当我醒来时，我看到了美丽的海滩和漂亮的城市。当我们着陆时，我又一次失去知觉。当我醒来时，我全身赤裸，四肢张开，被绑在一张又硬又冷的桌子上，房间没有窗户，墙是用砖砌的。我看到穿着纳粹制服的士兵，一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老人，看上去像美国人，还有一个丑陋的小灰人，几乎全是白色的，我想起了冈比(Gumby)的卡通人物。因为我没有戴眼镜，所以不得不使劲眯着眼睛看东西。

我感到我的阴茎和腹股沟疼痛，低头看到一根管子插进了我的阴茎顶端。我感到钳子在我的睾丸周围。任何动作都会加重疼痛。虽然房间很冷，但我大汗淋漓。我想哭，但没有流泪流出。我想喊叫，但没有声音出来。房间里的其他人开始注意到我在动。那个身穿深蓝色制服的男人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不要害怕。他说，我将成为在许多世界上造福人类的伟大计划的一部分 ---- 如果我活下来。

非常感谢！我一定是又晕过去了，因为当我恢复知觉时，我正坐在靠墙的长凳上。除了一条白毛巾垂在我的腰间之外，我什么都没穿。人们站在我面前，用希伯来语呼唤我的名字。他们的声音似乎是友善的，

但我强烈不喜欢他们。我很尴尬。当他们问我感觉如何时，我简短地回答说“还行”。

本书的前面对天狼 A 星人做过介绍。现在一个高高的天狼 A 星人出现在他们后面的墙上，面对着我。他通过感应告诉我，他是以色列人的大使，后者是天狼双星系统库姆星的盟友。作为他们种族的一部分，我有一个使命要完成。时机到了，我会理解并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体内的某些细胞已被编程以备将来使用。只有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方法才能提取信息。我的身体就是为此目的而建造的，因为我有一个独特的能量结构。某一天，我将回到库姆星帮助我的族人克服他们的一些破坏性的思维模式。我在这里以及在其它星系中的经历，对于这个使命至关重要。

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是，我又坐上了那辆车厢，在超空间的铁路里高速行驶。我睁开眼睛，看到我的两个旅伴对我微笑。在那一刻，我恨他们，想要痛打他们并干掉他们。但我甚至无法动弹。我只能看着、恨着。片刻之后，我在耶路撒冷军营里那张可怕的婴儿床上醒了。赤裸着，我筋疲力尽，无法理解，浑身是汗。那个讨厌的学生已经在洗澡了。我的手表显示早上 8 点。当我挣扎着把自己拖下床时，我的身体感觉就像是在数吨的混凝土之下。我必须准备出发去基布兹。我刚刚经历了什么？是幻觉吗？我是不是体验了一次真实事件？我的大脑说 no。我的身体说 yes。

07 基布兹 (At the kibbutz)

当我们到外面装载行李时，那些女人已经在一辆小货车上了。我们被告知计划有变。加利利(Galilee)北部富裕的基布兹农场已经被订满，所以我们要去一个叫格瓦拉姆(Gvar' am)的贫穷基布兹农场。格瓦拉姆意思是人民的力量，或征服。这个基布兹农场位于加沙地带(Gaza Strip)的内盖夫沙漠旁边。最近的以色列城市是阿什克伦(Ashkelon)。到格瓦拉姆的旅程真是恐怖。以色列人不是在开汽车，而是瞄准汽车冲过去。汽车停在阿什克伦，我们等待基布兹的代表带我们走完剩下的路。市区到处都是巴勒斯坦人，他们为了谋生而越过边界。因为他们会试图骗走我们的财产，所以我们被告知要远离那个地区。这座城市本身是典型的中东城市，道路繁忙，人潮涌动，气味浓郁，迅速消除了任何饥饿的感觉。

代表很快到达，把我们带到新家，安置在这里最古老的建筑物里，那是 1930 年代初期德国最早的定居者建造的第一批农舍。凹凸不平的石头地面，让我想起了大海上的波浪。墙壁和屋顶都是木头做的。门廊上刻着一句古老的希伯来语歌词：“Heenay ma tov u ma nayim shevet achim gom yachad... 看看兄弟们生活在一起是多么美好和奇妙。”我不知道“兄弟们”指的是人类大小的蟑螂，还是飞机般大小的黄蜂！

空气又热又干燥。当地人相当不友善。我猜他们以为外国人在这个基布兹农场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到自己的富裕国家讲述在贫穷地区建设家园的故事，那是一种冒犯的做法。与此同时，他们留下来并过着悲惨的生活。没过多久，农场的一些小男孩就向我们索要财物。请记住，这是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人比其他任何人拥有更多的东西。

我们每天凌晨 4:30 起床，5:00 到梨树果园报到，早餐在 8:00 送到。但在那之前，一些苏格兰志愿者已经筋疲力尽，因为太热而昏倒了。早餐后，我们向上面饰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敬礼，接着继续工作。到中午，天气太热不能工作，所以我们回到宿舍吃午餐。下午是空闲的，但是没地方可去。

在这个基布兹农场里，我结识了一个来自英国的朋友。我们喜欢一起工作，并保持了多年的联系。甚至互相拜访对方的国家。几年后，我得知他是英国和苏联情报机构的特工。

我很快就受够了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决定逃离基布兹。要正式离开，他们的议会必须对此进行投票表决。我对他们的决定没有任何把握，所以，一个日出之前的清晨，我收拾好行李出发。我打算到霍隆镇找亲戚，却发现自己处于没有计划参加的另一场冒险中。

前往特拉维夫的巴士旅程又长又热。沿海地区的空气潮湿，不像内陆那样干燥。坐在巴士上，身边放着大件行李，机警的乘客们盯着我，看我有没有可能从事恐怖活动。那些日子里，就像现在一样，巴士上的恐怖活动非常猖獗。一个带着行李的外国人在巴士上非常可疑。

当我到达特拉维夫的中央汽车站时，我发现自己完全糊涂了。全国各地似乎有成千上万辆巴士在行驶。成群的人试图在人山人海奔波。经过好一番努力，我终于找到了通往霍隆的巴士。付车费时，我请那位慈父般的司机告诉我在哪里下车。我们开了几个小时的车。最后，巴士上只剩我一人了。当我提醒司机我要下车时，他回答说忘了提醒我，他会亲自开车送我到我的确切地址。不幸的是，我只知道街道

和城镇。他从来没听说过那条街，所以他尽最大的努力把我带到了一条大路。那可不是你在纽约市能找到的处理方法。

他在天黑之前把我留在街角。当他驱车离开时，我向他道谢。孤独、疲惫、饥饿和恐惧，我开始沿着狭窄的古老街道走着，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不知道要去哪里。我决定在街上找个地方睡觉。第二天，我要去机场乘飞机回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全入睡，所以我继续漫无目的的行走。

突然，我在一座非常古老的石头建筑前停了下来，这座建筑很容易就能放进一部有关卡斯巴(Casbah)的电影中。尽管入口处没有任何灯光，但我还是感到内在被吸引。登上古老的楼梯，我听到人们在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聊天。独特的中东气味弥漫在我的周围。最后，我停在五楼，去到一扇门前，敲门。思忖着我会寻求建议，或者也许是找个地方睡觉。一位老人来到门口。他的名字叫利昂，只会说希伯来语和波兰语。当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时，他笑了，说他在等我！

意外是我生活中的常态。这个老人原来是我外祖母表姐妹的丈夫。看不见的力量把我直接带到他的门前。他给女儿打电话，女儿带着全家人来见我。然后我到了她的家中，并在那里住了两个月。他们以前从未见过我，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确实是一个意想不到但值得欢迎的奇迹。

08 天狼 A 星人 (The Sirians)

霍隆的公寓成了我的大本营。从那里出发，我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多次旅行，有时一次要几天时间。

其中一次特别的冒险旅行发生在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我刚刚经过了迪莫纳(Dimona)附近的禁区，这是以色列拥有秘密核设施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由法拉沙人 (Falasha)守卫，他们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人犹太人，他们自称是所罗门王 (Solomon)和示巴女王 (Sheba) 的后裔。据称，女王带着原初的「约柜」 (Ark of the Covenant) 回到了埃塞俄比亚。直到几年前，「约柜」一直在那里被妥善保管。

所罗门王是一位强大的神秘主义者。他的顾问们总是和他讨论未来。据信他曾受到警告，未来的某个时候，以色列将被邪恶的外国人占领。「约柜」很可能是主要目标。

我相信所罗门王运用他全部的智慧，决定把真正的「约柜」藏在一个没人想到会去看的地方。合宜地，示巴女王一直在从她的现任情人所罗门王那里寻找信任和爱情的重要标志。于是所罗门王将「约柜」连同她一起送回埃塞俄比亚，并制作了一个摹本供大众观看。

为了巩固对示巴女王和她保管「约柜」的信任，所罗门王预见到示巴女王怀了他的孩子，这样她对自己孩子的后代将永远有感觉以及责任。他的计划很完美。

女王的后裔成为法拉沙人，埃塞俄比亚人数众多的一个派系。一段时间内，据信埃塞俄比亚有超过 50 万的法拉沙人。事实上，埃塞俄比

亚的统治者海尔·萨拉西 (Haile Salassie) 一直称自己为 “犹大狮子” (Lion of Judah) , 直到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他的政权。

以色列摩萨德或情报机构帮助厄立特里亚省脱离埃塞俄比亚独立, 因为「约柜」被藏在厄立特里亚省, 而埃塞俄比亚军政府拒绝与以色列人合作。以色列人随后创建了自己的国家并与厄立特里亚进行谈判。

「约柜」成功地被转移到了圣地。与此同时, 埃塞俄比亚军政府允许以色列人将所有剩余的法拉沙人空运出埃塞俄比亚。这是一个奇怪的转折, 但对于犹太人来说, 它预示着弥赛亚(Messiah)的到来。

在迪莫纳附近, 我被天狼 A 星人绑架去进行一次大冒险。当我在沙漠中突出的一些岩层周围走来走去时, 太阳还没有出来, 空气非常干燥。汗水出现在我的皮肤上后几秒钟内就蒸发掉了。突然, 巨大的闪光使我看不见。我举起手来遮住眼睛。我意识到周围没有声音。事实上, 周围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片寂静。

睁开眼睛,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很棒的房间里, 类似于古希腊或古罗马国王的宫殿, 墙上有巨大的柱子和屏幕。光线柔和但没有可见的光源。没有门也没有窗。在屏幕附近的空间中, 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色和蓝色长袍的高高的天狼 A 星人。他几乎和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个天狼 A 星人一模一样。他高约七英尺, 皮肤苍白。两只大而尖的耳朵, 一个长而尖的鼻子, 一双杏仁状的蓝色大眼睛。他的嘴和嘴唇非常小。当他伸开双臂站在我面前时, 他的手指显得又长又优美。他的长袍触地的方式, 加上拉长的头部形状, 使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活着的十字章 (ankh)! 多么美丽的景象! 我不觉得害怕, 因为我以前见过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对此有 “在家里” 的感觉。他身后的屏幕打开了, 我看

到了地球的轮廓，我们正在迅速离开它，乘着某种飞行器朝火星飞去。在那个房间里，没有移动的感觉。只感觉柔软舒适 ---- 甚至比家里还舒服。

那存有向前移动并微笑着，通过感应欢迎我。透过他的想法，他告诉我，我们正在去火星的路上，去那里看一些日后将会帮助我的东西。他继续说，他的物种用从别处带入地球的存货(stock)创造了希伯来人，这些人的语言被称为希伯来语。在过去的数千年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扭曲和干扰。现在，他的物种与这些原初创造物的剩余部分 ---- 以色列人结盟，在下一波干扰发生之前纠正并净化他们。

显然，天狼 A 星人认为这些希伯来人的剩余部分不是他们最初创造的基因完整的生物。因为现在改变他们的身体结构为时已晚，所以改变他们的思维模式就成为必要，从而使他们能够与其他外星生物互动。当他说话的时候，与他的话相关的图片出现在他身后的屏幕上。确实，我从昏暗的过去看到了历史，仿佛它正在那一刻发生。

接下来，我记得躺在一张桌子上，房间明亮，看上去像是个诊所。天狼 A 星人在那里，还有一个高大的灰人，它有一双黑色的圆眼睛，脸上带着傻乎乎的表情。在我看来，它是韦甘斯 (Vegans)，是天狼 A 星人用他们自己的基因和灰人混合创造出来的产物。尽管没有束缚，但我还是不能动弹，我意识到自己是赤裸的。第一次，我对天狼 A 星人感到恐惧。

当他们探查我的生殖器、胃和胸部时，一个明亮的装置在我的脸上方。天狼 A 星人说，他们需要测试基因共振的余值来识别我和他们的身体。

他说，他们与某些地球力量相勾结制造了我的身体，目的是为了完成他们的议程。在星际游戏中，我是某种抵押品。这是怎么回事？

让事情进一步复杂的是，他说我的灵魂是某种类型的实体，它来自天狼 A 星的非物质层面，那是比他本人更高的形式。我的身体含有天狼 A 星人的 DNA，那是灵魂操作它所必需的。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我开始在我的脑海中瞥见自己的真实身份，辉煌的同时它既美丽又可怕。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我的脸颊。这似乎使天狼 A 星人和韦甘斯感到好笑。我心想，“如果我看起来像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我都不会笑！”

接着，我立刻站了起来。我只穿着天狼 A 星人的长袍，我看不见自己的脚。我感到兴高采烈，就像我处于自然高潮中一样。我无法将这种感觉与任何认知做比较，让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明白。我感到对万物有了完全的知晓，与一切生命有了连接。

然而，我保留了自我的身份。我跟着天狼 A 星人穿过墙，去到一个看上去像是栗色的洞穴，天花板很高，似乎持续了数英里。回头一瞧，我看到了我刚刚在上面的飞行器 ---- 它就像一颗巨大的珍珠。完全是白色的，带有柔和的白色和紫色光芒，它没有一点声音。立刻，我知道它像电子一样在空间穿梭，变成了粒子波 ---- 介于物质层面和灵性层面之间。

在我面前，我看到了一大群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二十多岁，一些是青少年，还有些年龄更大。他们用铲子一致地挖着，像自动机器一样移动。长着大瓜样脑袋的生物看着他们工作。显然，他们是人群的监督者。一些四英尺高(约 1.22 米)的灰人走动。我看到了隧道和

类似银盘的飞行器。突然，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抬头看着一个平台。一个声音大声喊道：“瑞吉尔使者现在讲话。”

正当其时，平台上出现了一个五尺高的生物，圆圆的黑眼睛。他的大脑袋后面挂着一种短帘子。一身黑色，他的衣服似乎是制服。看起来不吉利。他手里拿着一根似乎既像金属又像水晶的杆子。每个人似乎都明白他的心理沟通。

解释说这群人已经完成了他们在地球和火星前哨的服务，他告诉他们，现在将检查他们是否有可能被运往猎户座参宿七瑞吉尔进行实验。那些没有选中的将被淘汰。然后，这些人被带到一个敞开的银盘中。我注意到他们的腿被拴在一起。整个场景似乎是我精心策划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目的是什么？也许整个事件都是植入的记忆。

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是，我又回到了天狼 A 星飞船。在超空间旅行时，我、韦甘斯和天狼 A 星人坐在一个昏暗房间的地板上。柔和的光线使我可以同时看到飞船的内部和外部。超空间是一片美丽的深蓝色和紫色的阴影。这艘飞船在行驶时似乎是钻石形状的。天狼 A 星人说，我们正在返回我们的家园，库姆星（Khoom），它在那个双星系统中绕天狼 A 星运行。

之后，我可以决定是否要返回地球。我意识到我们三个是那艘大船上唯一的生物，飞船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运作，我感到全然的安全与宁静。我知道我要回家了。

我不记得在库姆星大部分时间里发生的事。我被告知我的记忆会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库姆，一个被冰雪覆盖的冰冻世界，表面的阳光刺眼。居民住在地下。精心打造且坚不可摧的防御系统保护着整个星球。库姆曾经是一个亚热带世界，它被很久以前的战争推离了原来的轨道。

从太空的角度来看，它是蓝色和白色的。这颗星球没有卫星。它是最初的善恶之争的受害者。那些创造了天龙座种族的人，将库姆星从其原初轨道上吹走了。天龙座种族是试图统治银河系及其它地区的蜥蜴人。天龙座种族的创造者来自另外的时间与空间。路西法的第一次创造，他们的名字是邪恶的象征。

占据与库姆星相同的物理位置，但是在不同的振动频率中的，是一个非物质世界，它由奥哈鲁理事会(Ohalu Council)管理，这个理事会由九个存有组成。虽然与其它文献中提到的“The Nine”存有并不相同，但他们确实与“The Nine”进行了交流，并参与了联合项目。

“The Nine”首次出现在阿德雷亚·普哈里奇博士的作品里。在他与通灵者的工作中，他遇到了一些声称与这个 ET 团体有联系的人。尤里·盖勒 (Uri Geller) 是第一个真正识别出他们的人，这些前物质 (former physical) 存有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本质(soul-essences) 转移到九台先进的计算机中。这些计算机中的每一台都代表神的思想 (God-Mind) 的不同面向。“The Nine”与地球上的一些精选人物进行交流，以提升人类的集体意识。

【Adreja Puharich 阿德雷亚·普哈里奇：医学和超心理学的研究者，医学发明家，内科医师和作家。由于把以色列人尤里·盖勒和荷兰人彼得·赫科斯带到美国进行科学研究而被世人知晓。《维基百科》】

奥哈鲁理事会也管理着天狼双星系统中的库姆星，因为天狼 A 星人实际上是理事会存有的低频显化。就像人类是他们的 ET 自己的低频显化一样。

我最初是被奥哈鲁理事会送往地球的，后者指导天狼 A 星人创造了我的物质身体。他们告诉我，地球上有九个像我一样的人。每个人都由理事会的一名成员指导。当我在库姆星的时候，我被展示了我的过去和未来。我被带到一个环绕天狼 B 星运行的星球上，那是一个热带沼泽的丛林世界，被居住在小屋中矮小而健壮的生物占据。这些生物极其先进，可以将星体(astral)投射到他们想要去的任何地方。他们依靠别人的物质运输前往外界，但由于他们无需去到任何地方，因此极少这样做。他们仅仅通过思维联系(mind-linking) 进行交流，他们没有口头语言。

天狼 A 星人告诉我，天龙座人即将入侵地球。猎户联盟(Orion Confederation) 正在与天龙座人合作；一场战争现在正在天狼 A 星人和猎户联盟之间进行。作为宇宙内至高无上的商人，天狼 A 星人事实上为猎户联盟提供了武器，而这些武器现在被用来对付他们自己。

然而，天狼 A 星人为自己保留了最好、最强大的力量，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失败。天狼 A 星人把猎户联盟看作是玩火柴的坏孩子。他们不打算消灭猎户联盟，但要留意后者。他们允许人类、猎户联盟和天龙座人遵循他们自己的命运。

尽管不愿离开，但奥哈鲁理事会还是说服我返回地球。回到以色列后，我发现只过了三天。我不停地口渴，瘦了十磅，累得眼睛都看不清楚东西。回到霍隆后，我睡了几乎整整一个星期。

在我返回地球“休息”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约柜》实际上是物质世界和超空间之间的通讯装置。天狼 A 星人显然向希伯来人发出了建造它的指示。明尼苏达大学几年前按照圣经中的指示，重建了这个装置。它的电量是如此之强且危险，以至于必须将其销毁。

我相信天狼 A 星人正试图破坏涉及地球上所有派系的计划：新世界秩序(NWO)、天龙座人(Draco)、灰人(Greys)、高个金发人(Tall Blonds)等等。他们的议程是将所有事件推向高潮，然后篡夺一切权力，可能是通过以色列人。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时间会诉说一切。

09 双生火焰 (Twin Flames)

我回到美国继续我的大学学习。黑夜窗户上的面孔和各种各样的灰人绑架继续，重新焕发出活力。我对孩子和人生伴侣的渴望变成了一种痴迷。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被带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我遇到了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孩。当时我不知道她只有 16 岁。在男孩们与控制者的一次会议前，我见过她一次。我们被告知，我们中那些参与基因实验的人要与特定的女性交配，以生产特定类型的后代。该项目被称为“婚姻项目”或“第一任妻子项目”。

与我配对的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十四岁女孩，她的能量结构表明她是我自己频率的一部分，在当前的形而上学作品中被称为“双生灵魂”(twin soul)。她的名字是米娅(Mia)，那是一个恰当的称呼，因为她确实是我的(mine)。模拟婚姻仪式被非常认真地举行。颁发的

证书表明，每对夫妇都是为了明确的交配目的而正式结合在一起的。那天晚上，我们中那些结婚的人，每对夫妇在一个白色的房间里得到一张桌子，我们在那里完婚。对于米娅来说，那种经历相当不舒服。她不仅仅是处女，还有许多人从玻璃板后面看着我们。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米娅和我没有身体接触。尽管如此，她也一直在我的脑海和梦中。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重聚，希望那聚会是好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努力去寻找一个与米娅相似的女人，但毫无结果。她俘获了我的心和灵魂。很多时候，当我晚上在超空间旅行时，米娅就在那里。洁白而光芒四射，她拥有天使般的能量场。我只要想到她，任何病痛就会痊愈。我怀疑她当时也有和我类似的经历，但她还年轻，可能不理解或不能接受正在发生的事情。

一天晚上，那时米娅十六岁，而我二十四岁，在一个临床环境中，我们在科学家的注视下聚在一起。在此做一下解释，我们的基因与彼此相互对应的序列完全一致。米娅拥有更多的昴宿人基因。我的更多的是天狼 A 星人基因。这种结合将产生具有不同寻常能力的孩子。浑身赤裸地进入一个白色的房间，我们连续三次性交。整个情节如梦似幻，几乎是一片模糊。最后，我的内在知道米娅怀孕了。躺在桌子上，她显得茫然、无精打采。随后，我被带去接受大规模检查。我想他们对她也一样。

一年后，我被告知我有个名叫杰米(Jaime)的孩子。当她几个月大的时候，我被允许见她。我被告知，我不能参与她的成长，那是为了避免污染她的思维模式。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会受到密切的关注和监视。她两岁时，我再次见到她。从那之后，我差不多有十二年没见到

她了。在我的思想中，我专注于她以了解她的想法，但令我深感痛苦的是，我不能参与她的生活。我知道米娅和杰米在那些年遇到了许多困难。我真希望我被允许帮助他们。

尽管我极度地盼望有一个孩子，但我知道他们总是会从我身边被带走。我认为不是那种适合培养一个特殊创造的孩子的父亲，因为我太过霸道和专横。此外，他们担心我会把我的方式和信念教给孩子，从而阻止信息自然地流向我自己的造物。

米娅与她的家人关系充满困难，最终停止与他们的联系。有趣的是，多年后，她的童年邻居之一成了我生活中的焦点。我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的确，米娅和我，过去是、现在也是双生火焰(twin flames)。我们的灵魂曾经是一体的。当我们许多年前在大角星逗留的时候，我们彼此就分开了。她同意去昴宿星团生活，而我则继续前往天狼 A 星。最终，我们俩都来到地球，但从未在同一段时间内出现在人类身体中。这是第一次。当双生火焰同时化身时，意味着两件事之一：要么为了他们的文明，他们有极其重要的使命要完成；要么时代的结束即将到来。就我们而言，两者都是。在 90 年代初期的一次解编程座谈会上，我被告知我们在地球形成前的历史。我对她灵魂的记忆一直很强烈，甚至在这一生我认识她之前。

杰米具有非常巨大的潜力。她有能力预见未来以及所有可能的替代现实，从而决定最有利的发展道路。想象一下，对于那些当权者来说，这会是一个怎样的发现。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超空间帮助杰米治疗她的

任何不适。目前她正处于青少年时期，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潜力。我专门为杰米写了一本书，但到目前为止，她还不曾去读。她的母亲会一直保存它，直到杰米准备好了解自己的真相。我不想看到她犯我和她母亲犯的同样错误。她将永远受到保护，那保护力量远比政府强得多，并且还有我在旁边照看着她。

最近几年，我和米娅重新见面了。我们都在治疗过去和现在的伤口。米娅来找我咨询及帮助记住我们过去的经历。我将永远在这里为她服务。

目前，米娅正处于一个困难时期。这是清除她思维模式中消极情绪的一部分。她必须选择一条路 ---- 光明的路或黑暗的路。如果她选择正确，她的能力将会提高。

杰米也很困难和固执，并且在许多方面使我想起了自己。尽管她现在没有和我保持亲密关系，但她需要我训练她进行自己的人生冒险的时刻快到了。

10 婚姻 (Marriage)

当我大学毕业时，一个家庭朋友在纽约为我找到一份工作。令人惊讶的是，那个公司，斯特林药业有限公司 (Sterling Drug, Inc.)，它的商标是十字章(ankh)！我讨厌每天 100 英里的往返通勤。此外，我早上起得特别早，为接下来的漫长一天做准备。我的一部分编程迫使

我每天早上至少锻炼一个小时，傍晚回到家再锻炼一个小时。我的早上操练包括举重和静力训练。傍晚的运动几乎完全是有氧运动，加上一些重量训练。

除非我的母亲为我准备早餐或午餐，否则我不吃东西。在午餐时间，我在拥挤的街道上快步走至少三英里。在夏天，当我回到公园大道那有空调的摩天大楼时，我浑身都是汗。在冬天，我在结冰的温度下走在雪和冰中。我只是需要移动和活动。我无法控制它；它控制了我。我身上没有一盎司脂肪，但是即使如此，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噩梦恶化了。试图逃离地下设施的梦不断重现。我总是被抓住，总是大叫着醒来。我也一直在夜里见到米娅。我被带进一个灰银色的房间，看到一个怀孕的米娅，她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张胎儿的照片。那时我不知道它是一张超声波检查图。

经历中最糟糕的是被赤裸裸地绑在一张金属桌子上，并与某种机器相连。有一次，当他们对我进行手术时，我在墙上的屏幕里看到了我身体的内部。你可能会问“他们”是谁。我真的不确定。有时我看到不同物种的外星生物。很多次，我看到穿着白色医用外套的人类。

有一次，我被绑在墙上，乳头和生殖器与电线及一个泛着紫色和绿色光的装置相连。过了一会儿，我被放下来，裹在白色的床单里，那白床单让我想起了长袍。我被带到一个简朴、单调、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小木桌和一把供我坐的椅子。不久，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进来，穿着看起来似乎是医疗制服。男医生坐在我旁边的桌子上，而红发女医生拿着带夹子的写字板站在我面前。她用俄语对我说话；那男

人用德语对我说话。我用他们各自的语言回答了他们的每个问题。他们问我感觉怎么样，并告诉我他们所做的测试结果。他们俩都离开了房间，我独自坐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即使我非常疲倦，我也很清楚自己为什么在那里，以及必须做什么。我记得当时在想，第二天早上我必须去上班，希望回去睡觉。墙上的时钟指着凌晨 2 点。

当他们两个回到房间时，我尴尬地回答那个女人问我的性信息。她年龄大约五十岁，我想如果她是男人，回答她的问题会更容易些。每当她对我说话时，我就看着那个男人。他们俩都表示，将来还会使用相似类型的捐助者重复进行实验。当我问他们在说什么时，他们提到了我和米娅的那个孩子。接下来，他们告诉我，我和米娅的婚姻已经结束，我可以进入世俗社会，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过上传统的生活。感到困惑，我说我想见我的孩子。

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是卧室的闹铃响起，我意识到我必须起床去上班。我筋疲力尽，一丝不挂，所有的被单都在地板上。感觉好像宿醉初醒一样，我穿上睡袍去卫生间。我的阴茎是红色的，小便时有灼痛感。我的背很疼，脖子僵硬。那两位医生整天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即使到现在，他们仍然困扰着我。

当时，我被一家制药公司雇用为内部审计师。这个职位需要一次出差数周，不允许我有很多的社交生活。当我要求转到常驻纽约的部门并得到批准时。我遇到了米歇尔(Michele)，我的第一任妻子。当时她在公司里为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医生当秘书。另一位秘书为我们俩做介绍，说如果能成功的话就太好了，因为我们俩都住在长岛。我真的不在乎米歇尔，因为她令人讨厌而且自以为是，但有什么东西让我在

周末的假期与她约会。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会投缘，所以我安排了另外两个约会。我将米歇尔留到最后，因为那只是一次约会。

我们出去吃午饭，然后步行游览了杰斐逊港，这是长岛上我最喜欢的小镇。我们参观了所有古色古香的旅游品商店，看着轮渡驶往布里奇波特，然后谈论起我们未来的计划和目标。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有相似的观点。我们俩都想结婚、生子，悠闲地度假，基本上过着传统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时，我对米歇尔和她的家人有了很多了解。有些事情我不喜欢，但我们确实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不敢告诉她有关我的那些秘密实验。我知道，即使是最勇敢的女人，也会被它们吓跑。

即使我的心告诉我那是错误的，我仍然继续约会米歇尔。她身上有些东西令我恼火。也许是她的脾气，也许是她与人说话的方式，甚至可能是她不正常的原生家庭。我本来应该听从自己的感觉，但是又一次，我被脑海中我无法控制的命令所驱使。米歇尔不是我的理想人选，我寄希望于米娅。但是最后，我还是和米歇尔结婚了。

我们的订婚使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包括我在内！我认识她才一个月。事实上，我从来没向她求婚。一天下午，我们坐在巴比伦码头旁她的车里时，一切突然静止了。中断了我们相当平常的谈话，我们彼此凝视着对方，似乎无穷无尽。

然后，突然之间，一切恢复了正常，就像我们再次注意到外面有动静一样。与此同时，我们做了几次深呼吸，我们同意赶快回家告诉每个

人我们即将结婚的消息。我不想这样做；她也不想。我想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婚姻将成为事实。

当我把订婚之事告诉我的父母时，他们不以为然。她的父母也有同样的反应。我给她买了一枚戒指，并在我父亲的 50 岁生日聚会上公之于众。父亲生日聚会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地做爱。这导致她第一次怀孕。我们决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的决定和我的默许，她将进行人工流产。她不想在婚礼上看起来像个孕妇。

回想起来，我抱歉我没有试图阻止她。我现在认为堕胎是错误的，除非母亲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或者怀孕是强奸的结果。我也明白，直到第一次呼吸前，灵魂都不会进入身体。但是，必须由那个灵魂而不是别人来决定是否继续胎儿的生命之流(life-stream)。不想要孩子的人应该在怀孕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而不是在生命之流被创造出来之后破坏它。尽管一些人会觉得这听起来像是原教旨观点，但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方式。

我们的订婚应该是对我们未来婚姻的警告。我们有争执和分歧。有一次，她想取消订婚，因为她不爱我。好吧，我也没有爱上她，但由于某种我无法理解的原因，我现在必须结婚。没时间去找别人了！我说服她继续执行计划。

一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收到了一个存有的心理访问，一个我只能形容为能量脉冲的存有。它没有形状，但我很熟悉它。尽管它没有性别，但它似乎更男性化，而不是女性化。它似乎感觉到我选择婚姻伴侣的困扰，前来用光的能量波安慰我。以感应的方式说话，它说一切都如

预期的那样在进行。这个女人已经同意成为我的孩子进入物质层的容器。这场婚姻不会是永久的。显然，我已经同意这是实验的一部分。我很幸运，没有像参与「蒙托克项目」的其他大多数人一样的命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人父母的感受，甚至与外面的世界也没有正常的联系。有一天，它继续说，我会知道自己的真相，但在那之前，我还要受那些控制我生活的人摆布。

这次访问之后，我重新下定决心采取行动，感觉自己好像在执行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漂亮而昂贵的婚礼之后，我们在 Acapulco 度过了美妙的蜜月。回来后，我们在皇后区的 Bayside 租了一套宽敞的公寓。从后窗我们可以看到曼哈顿的摩天大楼。有了出色的工作，我们似乎处于上升的螺旋之中，但是只有神和我的观察者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真希望我能预先知道！

11 奇怪的现象 (Strange phenomena)

结婚一年后，我们在长岛南岸靠近帕楚格镇(Patchogue)的地方买了一块地。我们打算在那上面盖一座房子。两个月后，米歇尔意外怀孕。我们偿还抵押贷款的最初计划包括我们两个人都做全职工作。当时抵押贷款利率接近 20%。

财务状况一开始看起来很严峻。令我们惊讶的是，作为一笔买断交易，建筑商将抵押贷款降低了三个百分点。为了卖出这个他开发中的最后几栋房屋之一，他还投入了许多额外的费用。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有，

我和米歇尔都获得了晋升以及加薪。这使我们能够更轻松地点还每月的债务。接下来，米歇尔获得了全薪的延长产假。尽管我们面临重重困难，但“那个力量”将一切都放置到位，让我们进入那座房子。事实证明，米歇尔需要做剖腹产手术，这导致她多领了几周的生育津贴。尽管我们喜欢那座新房子，但在那里发生的事件和发生的次数超出了我们预期的范围。

我们的农场风格的房子位于超空间铁路其中一条管道的上方，它从北美大陆到长岛，在蒙托克角结束。从我们家到蒙托克角开车只需 90 分钟。有几次，我们看到房屋上方的奇异光芒，要么朝向海洋，要么朝向蒙托克角。

就在我们搬家一个月之后，米歇尔的从新墨西哥州来，他们将一直待到婴儿出生。一月份的一个冰冻寒冷的夜晚，我们都在我父母的家里吃晚饭。整个过程中，我和米歇尔都感到不舒服。我们一回到家，就知道出事了。我们离去时开着的灯熄灭了，房子里是一片可怕的黑暗。走进去，我们发现后玻璃门被打碎。一个小电视机和一些装饰品不见了。没有别的东西被拿走，包括我岳父的枪和钱！

两名便衣侦探从警察局赶来采集指纹，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外边的地面冻硬了，无法留下脚印。当侦探离开时，他们说可能是附近的孩子在寻找买毒品的钱。这个说法很难让人信服。第二天，我们发现“Hello”一词刻在砸碎的玻璃门的未破损地方。不管是谁，都确切地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似乎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就在附近。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没有被拿走，除了那扇玻璃门外，什么都没有损坏，但这足以使我们感到不安。

我的儿子马修(Mathew)出生后，我的岳父母回新墨西哥州了。白天的生活很正常，但晚上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听到房子里外有奇怪的声音，包括屋顶上的脚步声。起初，我们将其归因于新房子的安置。然后我们意识到，脚步声总是从房子另一头的车库附近开始，一直走到我们的卧室，停下来，然后转过身去另一边！我们以为那是动物，但在一场特别大的大雪过后，声音仍在继续。任何动物的腿都不能长到足以穿过所有深厚冰雪覆盖的屋顶。

有几次，天花板上的猛烈撞击大到摇动吊扇并移动床，使我们无法入睡。第三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我跑到外面观察卧室的屋顶。那里什么都没有。天空晴朗，微风徐徐。这使我们更加不安。该怎么办？

还有一次，晚上躺下后不久，我听到我的房子大门钥匙在摇晃发出声响。我记得把它们放在厨房桌上，它们不应该在卧室附近。我感到自己的血都凉了，但我无法动弹去检查它们。我的身体根本不能动。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情是绑架梦后的早上醒来。

外星人以重新焕发热情继续出现在我的噩梦和梦境中。几乎每周有两到三次，我躺在床上，大睁着两眼，被迫接受访问。每当我试图喊叫时，什么声音都没出来。每当我试图摇醒米歇尔时，她却好像死了一样。

另一个晚上，我们刚刚躺下，就听到厨房传来一声巨响。可以肯定的是，窃贼们又回来了，我让米歇尔报警，我去查看。在厨房里，我发现垃圾桶被打翻了。所有的门窗都是锁好的。警察到达后，他们拿着手电筒在外面搜寻。他们说，除了我们的孩子们在泥泞中的小脚印，

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奇怪的东西。我回答说我们只有一个小婴儿，他肯定不会在外面跑来跑去。跟着外面的警察，我看到了一些很小的脚印，它们看起来像是十岁以下孩子的。它们从我们卧室的窗户下面开始，一直延伸到房子的周围。此后不久，我们安装了一个警报系统，并在整个土地周围建了一个六英尺(约 1.83 米)高的围栏。

一天晚上，米歇尔外出，婴儿睡了。我坐在书房里看电视，厨房里一闪而过的东西吸引了我的视线。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反射的影子迅速地从烤箱门前面闪过。我以为那是外面的汽车经过道路时的反射，但接着我意识到烤箱背对着道路，而且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然后我听到厨房里的椅子摔在地上的声音。我吓得几乎魂不附体！

我手脚并用慢慢地爬到厨房。所有的灯都亮着。餐桌边的其中一把餐椅被移开并直立着。这些是很重的脚带滚轮的金属椅子，不用的时候我们总是把它们移近餐桌边。这让我非常紧张，当我妻子回家时，我告诉她发生的事情。

她坦言，自从马修出生以后，她就感觉自己受到注视。特别是当她在书房里的时候。每当她抬起头，她都会看到一个穿着斗篷的小矮子从书房与厨房相交的角落里窥视她。她一看见它，它就飞快地逃到走廊，朝卧室跑去。白天或晚上都发生过。这个小矮子是谁呢，为什么它要看着我们？显然，它并没有任何伤害的意思，但它要么很笨，要么试图吓唬我们。它肯定是类人形的，它只是想被我们看到足够长的时间，让我们知道它在那里。

随着外星人重新焕发热情，我对夜晚的恐惧再度增加。睡觉成为一种可怕、焦虑的经历。每周至少两次，我在其它地方醒来。有时在外星人面前；有时在实验室中，周围都是设备，医生和科学家们在仪器板上工作。我总是赤裸裸地躺在桌子或平台上，身上绑着探针和电线。

我曾经在一根非常冷的黑色长管里醒来。通过管子侧面的窗户，我看到灰人在操作设备。我被绑在一张冰冷的金属桌子上。电线和尖锐的物体从管子的侧面伸出来，联到我的身体。当我尖叫着说我很冷，并且那些器械弄疼我的时候，其中一个灰人转过身透过窗户看着我。他感应地回答说，没关系，因为无论如何我也记不得。这个冷酷无情的生物继续向我的体内发送探针。一根金属丝状的突起进入我的阴茎，我感觉它在我的体内深处移动直到到达我的睾丸。试图再次尖叫，我意识到自己没有声音。我在床上醒来，浑身发抖，感到恶心，我觉得自己必须赶紧小便。当我看到白脓从我的阴茎中冒出来时，我吓得两腿发软。

还有一次，我在半夜醒来，发现卧室里有一种奇怪的光芒。抬头一看，只见两个没有身体的脑袋漂浮在我床上的半空中。它们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外星人，它们似乎是机器脑袋。它们用一种奇怪的语言互相交谈，实际上它们说话时会转向面对对方。偶尔，它们向下俯视我。我开始大喊大叫，但没有声音出来。我试图叫醒我妻子，但我无法动弹。最后，两个脑袋消失了，房间又回到了黑暗中。就在那一刻，我的声音恢复了。我大声呼救，把我妻子吵醒了。她现在已经习惯了我的噩梦。

有几次，我妻子梦见自己被一些人绑架，他们把她放在桌子上，在一个看似东方面孔的观众面前检查她。每次，他们都检查是否怀孕。每当她做这个梦时，她很快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有一次，我们两个都在同一个梦中醒来，告诉对方那个梦境。我们被高个金发的医疗人员追赶，他们的面孔奇特。我们被放在床上进行检查，我们都起身试图跑到外面，但被抓住并带回检查室。他们告诉我，我被植入一种装置，以增加我的精子数量，用于繁殖的目的。我阴囊中确实有一个皮下凸起，是在 70 年代我十几岁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蒙托克基的一名医务人员还告诉我，我不仅是心理师的发电机/推进器，而且还专门用于繁殖目的。我的精子数量让外星人非常激动。

一天晚上，我睡着时听到走廊里有声音。片刻之后，一群矮胖的蓝色人走进我的房间，后面跟着一位灰人，似乎是他们的首领。我瘫痪了，我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我的眼睛因恐惧而睁大。我觉得他们把我举过头顶，像举一颗大树一样把我举出去。当我看着卧室的天花板退去时，它突然从白色的石膏变成镶嵌着图案的金铜金属质感。他们真的撑着我的脚，我感觉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这种经历似乎是仁慈的，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被带着穿过一扇门，它从中心点开始像螺旋一样打开，然后向外扩展到一个圆形房间，房间中央有一个圆形凹陷。凹陷周围有一根栏杆，上面坐着一个背对着我的金发小姑娘。我看到圆形墙壁周围的控制仪器板，一些灰人坐在那里看着。两个穿着军装的人走到我的两侧。他们告诉我去找那个女孩，因为她在等我。一个小灰人抓住我的右臂，把我带到她身边。当我走近时，我发现她的头比她的小身体大得多。

她的胳膊很瘦。她穿着任何六、七岁的孩子都可以穿得下的一件无袖连衣裙。她把右臂放在我的脖子上，搂住我。立刻，我感到被爱与和平的感觉淹没了。我想永远和这个小女孩在一起。

其中一名军人说她是我的女儿，但她不是人类。她将被送往遥远的某个地方，走之前想见我一次，因为她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灰人把她的胳膊从我身上拉开，她最后转过头来看着我。她的眼睛是大大的椭圆形，是我见过的最蓝的蓝色。她的鼻孔很小，嘴唇很薄。她看起来是如此害怕和悲伤，以致于我想哭。但是没有哭，我晕倒了。当我再次从床上醒来时，有一种温暖而悲伤的感觉。我觉得自己真正懂得了爱。

我的房子因为那些黑色直升机的袭击而闻名，后者经常经过我的房子往东飞向蒙托克角。深夜里，它们在离屋顶只有几英尺高的地方盘旋，让我的警报器响起，导致电池电量很快耗尽。在这些“直升机袭击”期间，电话会响起但接听时没声，或者电话会发出嗡嗡声。广播电台神秘地自己换台，物体消失好几天，然后在奇怪的地方出现。

尽管所有这些和经济上的压力，我还是喜欢那所房子，并决定留在那里。我对运动和身体发育的痴迷与日俱增，因为我的身体必须保持健康才能进行实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对夜晚的恐惧驱使我酗酒，甚至偶尔抽烟。每当我喝酒或抽烟时，外星人就会远离我，而人类却会在我周围活动。

我的生活一片混乱。我试图寻找答案和通往神的道路。然而，每当我以为自己在正确的轨道上时。我又有了另一种经历，使我重新陷入混

乱。感觉好像我的思想不是我自己的，我很不快乐，很容易沮丧。我对自己的人生方向不满意。

12 我的孩子们 (My children)

我和我妻子有三个漂亮的小男孩，那时我们住在帕楚格镇 (Patchogue) 的房子里。他们都是通过剖腹产手术出生的。在没有怀孕的期间内，米歇尔发育出巨大且痛苦的卵巢囊肿，需要手术才能摘除。她的医生建议怀孕以使卵巢休息。

1983 年我们搬进新房子后不久，马修就在预产期出生了。我妻子有过一次不正常的分娩。因此，经过十二个小时的非渐进性宫缩后，婴儿通过剖腹产出生。我们参加了自然分娩培训课程，所以这令我们非常失望。马修体重超过 9 磅，脸颊红润，蓝色大眼睛，一头浓密近乎黑色的头发。

马修是个爱啼哭的孩子。在十八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晚上都在尖叫，拒绝入睡。我是唯一能让他入睡的人。在这段时间里，我和我妻子梦见马修被陌生人绑架。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之间对自己的梦境只字未提。我一如既往地做着自己被绑架和实验的噩梦。现在，我妻子的睡眠也受到了干扰。她以为是我传染的！我们俩都梦见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带走了马修，后来告诉我们孩子死了。我记得我在睡眠中歇斯底里地哭，醒来后跑进婴儿房间，以确保那个梦不是真的。有时听见我妻子起床去婴儿室。她总是说她只是在检查他。

一天早上，我们一边看孩子玩耍，一边讨论要不要把他交给保姆照看。我告诉米歇尔，我怕把他留给陌生人。她说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并脱口说出了自己的噩梦。感觉就像冰水在我的血管中流淌，我分享了我相同的噩梦。我们约定绝不让他与家人以外的任何人独处。

在我的其中一次夜游中，我被告知，我的孩子们其实不是我的。作为实验，他们不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只要有必要，我就必须交出他们。我决心不让这种事情发生，这对我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那一刻，我发誓我永远不会放弃一个孩子，所有的实验人员都必须先杀了我。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这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25 个月后，杰里米 (Jeremy) 出生。那之后的两年半中，丹尼尔 (Daniel) 来到了这里。我爱他们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我拒绝认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经历与我同样的身心折磨。我决心教他们和我自己如何避免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那是一场失败的战斗。

马修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在八个半月时学会走路，之后不久就会说话。他的眼睛变黑，看上去太像外星人了。当他四岁时，他告诉我一个高个子的男人，有着发光的红眼睛。那个男人穿着黑衣服，住在地下，到了晚上进入他的房间。我从来没有和孩子们说过我的经历，所以马修不可能从我这里学到任何类似的内容。此外，我密切监视电视，不允许他看任何恐怖的节目。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注意到每当电视节目涉及任何形式的外星人时，马修都会从客厅跑出去。他特别不喜欢灰人。他总是用枕头捂住他的

眼睛和耳朵，求我告诉他节目什么时候结束，但他从来不讨论这个话题。

一个夏天的下午，男孩们在后院骑完自行车后，我们坐在树荫下休息。马修谈着湛蓝的天空，指了指飘在我们头顶的一大片奇异的云。天空中唯一的一片云，一种诡异的感觉迫使我们盯着它看。突然之间，仿佛它从一端到另一端被迅速擦掉一样，云在几秒钟内消失了，它似乎从天空中被剥落了。当它完全消失后，男孩们跑进屋子，那个阳光明媚下午的余下时间里再也不肯出来。

几个月后，我在后院耙树叶。当时只有七岁的马修过来问他是否可以帮忙。在谈论学校和其它普通科目之后，马修突然问我是否知道地球的内部情况。当我告诉他地球的地质描述时，他坚持说地球内部有城市。他告诉我，那个高大的“黑衣人”在晚上来找他，教他有关地球内部的知识。那个人说他来自地球内部，而马修是他们团体的其中一个成员。

那个男人被派到地面监视我和我妻子，这样我们就不会做错任何事情。自从马修出生以来，我和米歇尔在书房里看到的就是那个人吗？我的孩子继续告诉我，能量是如何在地底下传输的，通过各个发出光束的能量站，从而形成一个中继系统。他的描述如此复杂，以至于我很快意识到它不可能来自一个七岁的男孩！

接下来，马修讲述了那个“黑衣人”如何低声哼唱，并将那哼唱在他的脑海中转化成文字。那个人还告诉马修，他们中的一些人居住在长岛地下以及世界各地。他们曾经生活在地面上，但现在他们躲起来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马修透露了更多关于他夜间探访的信息。每周几次，他被漩涡带出身体。首先，他看到自己的身体在双层床的上铺睡觉。接着，他感到自己从屋顶漂进了太空，在那里他被一束明亮的光所吸引。穿过这束光后，他来到了一个小灰人看着他的地方。除了给他玩的东西之外，他们还向他展示了各种技术，包括为他们的飞船提供动力的能量包。形状像个橄榄球，他把它握在手中。他们还向他展示了看起来像便携式火箭发射器的武器，并告诉他，有一天他会在为地球而战的战斗中使用这些武器。他们还告诉他，当他长大后，他将结合不同物种的基因物质进行实验，以创造出更好的物种。从那时起，马修就迷上了太空战和强大的激光武器。他甚至看到自己在与外星人的战斗中受伤，当时他正在保卫这个星球的一个特定区域。马修还看到人们周围的光场和原型。他可以放大一个人的频率，阅读他们的思维模式，就像我一样。

我的第二个儿子杰里米，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正在学校接受高级课程。他对外星人或心理现象毫无兴趣。他唯一一次提到奇怪的事情是在他两岁的时候。我把《Communion》这本书留在了咖啡桌上，书的封面上画着一张小灰人的面孔。杰里米踱进房间，评论说这张照片上的人是个坏人。就是这个人，晚上进他的房间，拿走他的玩具，再也没归还。

的确，他房间里的玩具经常不见，但我们认为它们只是被放错了地方。事实上，在整个 1980 年代，一些物品经常凭空消失，直到几周或几个月后才重新出现。通常它们消失的时候是好端端的，但是一旦它们出现，总是在一个奇怪的地方，例如冰箱、壁橱后面的角落，或者烤箱后面。

我最小的儿子丹尼尔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我妻子怀孕四个月的时候，血液检查发现她体内的蛋白质水平异常，表明孩子有唐氏综合症或脊柱分裂的可能性。不用说，我们很沮丧，直到我们收到羊膜穿刺术的结果，表明是一个正常的男婴。然而，在医生打电话告诉我这个结果之前不久，我经历了一次可怕的绑架经历。

半夜里，我被四英尺高的灰人从我的床上带走，我大叫着但无法唤醒妻子。我被带到一艘飞船上，进入一间没有物品的狭窄、明亮的银白色房间。一个女灰人抱着一个小包裹走进房间。没人告诉我她是女性。我只是知道“它”是她。当她走近时，一个男性的声音说她想给我看些东西。那位女灰人慢慢打开毯子的顶部，露出一个婴儿的可爱金发。男声说那是我的，问我要不要拿着它。

听到我的肯定回答，那位女灰人开始解开整个包裹，露出的是像章鱼一样的躯干和腿，而不是人类婴儿的身体。大叫和哭泣的同时，我叫他们把它拿走。那个声音说它将进入一个水生世界，我再也见不到它了。我在床上醒来，用尽全力祈祷丹尼尔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孩子。当医生打电话告诉我化验结果时，我无法形容我的宽慰。

当丹尼尔开始讲话时，他告诉我一个长着小丑脸的人晚上进入他的房间带他飞翔。他说，当那个人将一根魔杖放在额头中间时，他们马上就到了一个有不同颜色的气球灯的地方。

有一次，丹尼尔醒来，脸上全是划痕。当我问他为什么要那样抓自己时，他回答说那个小丑带他去见他的小妹妹。她伸出手去抚摸他的脸，用指甲抓伤了他，因为她的手是爪子！他鼻梁上的一处划痕留下了一

道疤，直到今天还在。事实上，丹尼尔的胸口有一条疤痕，显示出缝线的样子，即使他身体的那个部位从未动过手术。

丹尼尔有能力看到天使并与祂们交流。他问天使们关于未来的问题，祂们回答得非常准确。这些不是外星生物，而是天使实体，在他完全清醒的夜晚来到他身边。祂们不带他去任何地方，不碰他，也不吓唬他。

13 中情局招募 (CIA recruit)

在帕楚格镇(Patchogue)的那些年里，我们全家去蒙托克角旅行了许多次。奇怪的是，我一直盼望着去那里，但一到那里，我就有恐惧和不祥之感。然后，我就想马上回家。这打扰了家里的其他人，开车兜风一个半小时后，他们想要留下来探索一番。

每次去蒙托克的之前和之后，我都会做噩梦。我的思绪不断地回到1976年的那个夜晚，当时在蒙托克镇吃完晚饭，一个UFO跟随我们回家。我感到身体上一阵寒颤，从脊椎底部一直到耳尖。接下来，我的头发变得满是静电。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伴随着不断的小便冲动，以及胃部的寒冷。我感觉整个身体仿佛受到了轻微的电击。

奇怪的是，在访问蒙托克之后，我的大脑总是收到希伯来字母。它们要么在我眼前闪烁，要么出现在我的大脑中。有时，我从熟睡中醒来，记起有关字母的顺序。我开始着迷于金字塔，以及它们与埃及和亚特

兰蒂斯的关系。我甚至知道亚特兰蒂斯的废墟位于长岛。

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我需要摆脱整个局面。我的婚姻不好。我们不断战斗，在孩子们面前互相辱骂。我讨厌我的工作，我开始讨厌我自己：一个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有着不能告诉任何人的事件，还有绑架、噩梦和困扰的未来的人。这不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出于这些原因，我虔诚地阅读周日报纸上的“招聘求职”板块，希望能找到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一天，板块的一角弹出一个广告，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我不得不做出回应。广告中说，中央情报局(CIA)正在寻找国内和海外的特工，有意者手写一封申请信，然后把它寄到马里兰州的一个地址。我在一张白纸上用铅笔潦草地写了些东西，然后寄了出去。我妻子认为我疯了，但是话说回来，她总是这么认为的。

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广告，此后也再未见过这样的广告。因为这是一个如此奇怪的广告，所以我向几个认识的人提到了它，他们用与我同样的热情去阅读那天的“招聘求职”板块。但是，没有人看到 CIA 的广告！我开始觉得自己又疯了。

几周无语。一天夜里，凌晨 2 点，电话铃响了，我听到妻子说：“你知道现在几点吗？”然后，她突然把电话递给我，说：“这是你的 --- 你在华盛顿的朋友们！”一个男人的声音告诉我，他们收到了我的信，并重复说他是我在华盛顿的朋友。我说得对吗？“yes”，我回答。接着，他说我很快会收到一个大包裹，里面有对我本人和我妻子的重要心理测试。当我们在指定的时间段内完成文书工作时，我需

要将其寄回，并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根据我们的谈话，一个特别的信封到了。里面有两本超大型测试手册，是给我和米歇尔的。还有一些表格是关于亲戚、最近和儿时的朋友、对各种情况的反应，以及喜欢和不喜欢东西的个人信息。最后，信封里有一份完整的身体检查表格，其中包括由医生填写的全面血液测试。我们有十天的时间，要么完成所有这些，要么归还所有文档。像个疯子一样东奔西波。我设法获得了所有的信息并完成了所需的测试。在那些夜晚，我几次接到电话，问我是否有任何问题。每个电话都是由不同的人打来的，他们的名字我知道都是虚构的。

我很快收到一封机密信，信中给我一个虚构的名字，以便我在与他们联系时可以使用：Nathan Diton。给我的指示是彻底销毁这封信，永远不要透露这个名字，甚至不能透露给我的妻子。然后，是一个安全的电话号码，让我在指定的时间去公用电话亭，用这个名字给他们打电话。我的电话将被转接到合适的人那里。

接下来的一个深夜电话，指引我去纽约的凯悦酒店。我被要求在指定的日期和指定的时间，用酒店大堂里的免费电话打给酒店房间里的联系人。报了我的假名之后，我必须等待回复。我照做了，然后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才被叫到酒店服务台。在那里，我被告知再次使用免费电话。我拨通了房间号，却被告知要去另外的楼层和房间。我几乎被汗水湿透了，我敲门时发现房间就在酒店用品储藏室隔壁。

过了一会儿，一个矮胖的、面色红润的老人打开门欢迎我。他穿着黑色西装，白色衬衫，打着黑色领结，看上去就像 1930 年代间谍电影

里的人物。他握着我的手，用特别的英国口音告诉我他的名字。他非常客气地让我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对着与储藏室相邻墙上的镜子。这时我注意到床上有一只黑色的大箱子。我立即感到局促不安，为我的到来感到抱歉。

他坐在我对面，语气友好且有力，他面带微笑地说，他的组织对我很感兴趣。在一系列有关我的生活、亲戚和爱好的个人问题结束时，我提到，由于我的叔祖父在苏联的活动，背景调查可能会有问题。他微笑着挥了挥手，告诉我不要担心。事实证明，政府对我感兴趣是因为我能说十种语言。

他们正在寻找像我这样的语言专家，可以假扮成商人环游世界，从特定的人那里收集信息。或者，我可能被用作大使馆雇员，假装成国务院部门特工，从大使馆内部查找信息。我将得到最好的一切。换句话说，那将是一种仅次于富人的生活。我要么在他们的学校接受为期两年的自费培训，然后搬到弗吉尼亚；要么在一个秘密地点的安全中心接受培训，这样就没有人会看到我进入他们的学校。

在会面结束时，他站起来与我握手，并给了我一份推荐阅读材料的清单。然后，他告诉我下个周末在纽约理工学院接受 8 小时的笔试。声明那只是个邀请，他递给我一张有编号的通行证，冰冷地盯着我，冰冷地说：“一定要去！”

离开纽约，我径直回家。我的太阳穴在跳，口干舌燥，不停地出汗。出于某种原因，我有一种去海滩的冲动。我带上家人，前往南岸的史密斯角海滩。在那里，我记得沿着海岸朝东看向蒙托克角。

14 安全风险 (Security risk)

测试是在校园另一端一栋建筑的二楼进行的。我是第一批到达的其中一个，测试中心只有一扇门开着。当其他人到达时，我注意到没有人按照指示与其他人说话。我们大约有二十个人，年龄在 25 至 30 岁之间，大部分是白人和男性。测试的每个部分都由不同的人计时和指导。我们不允许问任何问题。测试主题包括数学、时事、科学，甚至音乐。有多种选择题、作文、逻辑、填空和故事。这项痛苦而折磨人的测试从早上 8 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 4 点才结束，中途只有少量食物和去厕所的时间。

当我离开时，我几乎不能开车。我的整个脸都酸痛、扭曲。我的偏头痛很厉害，而且关节疼痛难忍。甚至我的牙齿和下巴都痛得无法说话。我觉得自己好像被火车撞了。将近 48 个小时过去，我才开始感觉正常。

几个星期后，我接到另一个电话，告诉我我表现得很好，他们希望我马上去华盛顿。一旦到达那里，我将住在一个安全的酒店中。我将接受测谎仪测试，再去兰利进行心理评估，然后再做一次身体检查。我预订了下周飞往华盛顿的航班。

从拉瓜迪亚飞往华盛顿机场的 TWA 航班虽然平平无奇，但风景却十分美丽，因为我们经过波光粼粼的湛蓝海水和弯曲的海岸线，切萨皮克湾海水异常清澈。我只带了随身行李，因为我讨厌在机场行李传送带旁的等候。飞机降落后，我穿过登机口区域，直接进入大厅。从那

里，我被礼貌地带到了等候乘客的出租车队伍前，迅速上了一辆出租车。甚至在我告诉司机我要去哪里之前，它就开始移动了。

司机是东印度人后裔。带着灿烂的笑容，他非常友善地和我聊天。他兴奋地告诉我他也来自长岛，在那里仍然有家人。当我提到我特别喜欢公园和海滩时，他回答说 he 最喜欢的地方是蒙托克角，他发现那里的美洲原住民很有趣。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要离开华盛顿特区，然后前往弗吉尼亚。我甚至没有告诉司机我的目的地！我问他，他怎么知道我要去哪里。突然，他惊讶地问我应该带我去哪家酒店。再说一遍，我从未告诉他我要去任何一家酒店。我对司机说，我在泰森角的假日酒店预订了房间。他点了点头，余下的旅程中很少说话。多年后，我在报纸上读到这家酒店是 CIA 的安全中心，曾被用来诱捕和俘获一名苏联双重间谍。

按照指示，我以 Nathan Diton 的名义入住了酒店。这家酒店有几层楼高。我的房间差不多在中间一层。当我看到我的房间与一间扫帚壁橱/酒店用品供应室相邻时，我对自己莞尔一笑，意识到每时每刻我都在被观察着。当我看到连浴室的镜子都挂在与供应室相邻的墙上时，我有点恼火。进入我的房间几秒钟后，电话铃响了。一个男性的声音欢迎我到弗吉尼亚，告诉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离开酒店。第二天一早，我将接到有关测谎仪考试的电话。

接下来，我下楼去使用健身室和游泳池。奇怪的是，这么大的酒店，我在整个建筑物中只看到五个人。在酒店的餐厅里，我再次惊讶地发现我是唯一的晚餐客人。接待我的是一位漂亮的阿拉伯妇女，告诉我说她来自约旦。我们聊了一会儿中东，我告诉她我去她的国家旅行的

经历。我感到异常尴尬和孤独，赶紧吃完走人。当我准备离开时，三名日本男子进入酒吧并坐下。他们似乎情绪高昂，用日语说笑着。我起身付了账单，然后回到了我的房间，期待一个漫长而寂寞的夜晚。

淋浴后穿好睡袍，我打开电视机，检查并确保门已锁好，上床睡觉。把被子掖在下巴下面，然后我打开床头灯。那是我听到电话铃响之前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当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时，我赤条条地趴在床上，脸朝下，屁股朝天撅着，比身体其它部位都高。所有的被单都在地板上。电视机和灯还开着，床头柜上的时钟显示早上 8 点。我从来没有那么晚醒过！我迷迷糊糊地接了电话。另一个人的声音告诉我去吃早餐，然后在上午 10 点之前到另一个房间。

当我挂断电话时，几十个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我是怎么脱的衣服？我是怎么从晚上 9 点瞬间到第二天早上 8 点？为什么我的头在痛？为什么我的睾丸在灼烧？为什么我的直肠在痛？我又害怕又紧张，我想跑，但我能去哪里？我的眼睛酸痛，胸口砰砰直跳。昨晚吃的鲑鱼里有什么东西吗？

早餐之后，我在酒店周围走来走去，为了打发 10 点会面前的时间。我走着走着，脑海里闪现一个漂亮、高大的金发女人。我看到她被绑在轮床上，我被绑在她旁边。每当这些画面在我脑海中闪现时，我都会感到胃疼，感觉无助、被黑暗包围。此外，我还闻到让我感到恶心的汽油味。一头雾水、头晕目眩。我只是在紧张吗？我再一次希望我是在家里。

上午 10 点，我去了指定的房间。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和蔼的黑发女人，她正在安装设备。以她二十多岁的年龄来说有点胖，但当她告诉我有关程序时非常友善。她会预先和我一起把所有问题过一遍，这样测试中就不会有什么意外了。他们希望我通过这项测试。她说大约需要两个小时。我坐在椅子上，她坐在床上，把要问的问题念给我听。有些问题很简单，例如关于我的背景以及喜好的问题。其它则是尖锐的和个人的问题。他们关心我的性欲和我使用卫生间的方式！当她终于让我开始参加上午 11:30 的测谎仪测试时，我已经大汗淋漓。中午时分，我又瞥了一眼时钟。

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情是看时钟。我看到的是下午 3 点。在震惊中，我意识到过去三个小时我什么都没记住！那个女人一边说我在弗吉尼亚州的生活有多快乐，一边解开我胳膊上的仪器。她叫我在她离开后再等十五分钟。然后打扫房间，看起来好像没人去过那里。最后，我被指示把房间钥匙放在前台，回到我的房间等待指示，不要和任何人交谈。我照吩咐的做了。

下午 4 点，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来到我的房间。他报销了我的机票，并告诉我，我会在明天早上收到有关去兰利进行心理评估的指示。此时，我宁愿看电视和阅读，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第二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指示我返回纽约，没有任何解释。我搭第一班飞机回来。几个星期后，我在上班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男性声音告诉我，由于安全风险，我的申请流程已被停止。当我要求提供详细信息时，他们只是告诉我几年后可以再试试。

15 遇见普雷斯顿 (I meet Preston)

回想起来，我的下一段人生的感觉就像是一场梦，但它真的发生了。今天这对我来说仍然难以启齿。一切都是从我的雇主搬家时开始的，我决定不跟他们一起走。在寻找新工作时，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开车跟在当地的一家食品配送卡车的后面，看到一个800开头的电话号码。这个号码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好几个星期，直到我终于打电话给他们。

很快就被雇用，两周内我就开始在那里工作了。我很高兴公司能离家这么近，如果有必要，我甚至可以步行到那儿。从新工作的最初几天开始，我就意识到一切都不对劲。公司的主人是四兄弟，他们刻薄而下流。他们之间举行私人会议，对员工下达严厉的命令。我很快就发现，他们都是与有组织犯罪、银行业、政客和大型企业有密切联系的卑鄙小人。

在不同的星期天，没有人在附近时，他们与卡车司机工会的负责人会面，这个工会以犯罪团伙而闻名。偶尔，下班后，一家当地大型银行的董事长乘直升机飞来与他们交谈。大笔资金存入他们的商业帐户。他们还与其他分销商和制造商达成奇怪的交易，即使是他们的八大会计师事务所也无法弄清楚。

我被晋升为公司财务总监后不久，其中一个兄弟开始要求我在电话里冒充他，与各家供应商以及他女儿的学校联系。四兄弟都有被宠坏的、心理上有问题的孩子。我还被要求以其中一个兄弟的名义给其它企业写信。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也不想失去工作。

兄弟们富有、强大，经常威胁敌人以及威胁手足。其中一个兄弟买下了费迪南德·马科斯 (Ferdinand Marcos) 在长岛南岸的房子。另一个兄弟在北岸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房屋。当时我不知道的是，「蒙托克项目」的首席通灵师邓肯·卡梅伦被雇为他的木匠之一！

有一天，我在那里工作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我的老板让我接一个他不想接的电话。当我问他是关于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回答说与股票和市场有关。他进一步告诉我做那个人想做的事。然后，他离开了办公室。随后，电话转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声音告诉我位于科罗拉多的一个销售低价股(股价低于\$1)的公司和名字。当我向那个人解释说我们没有投资那个公司时，他改变了语气。我觉得我的头脑变得模糊了。我所能回忆起来的是，那件事涉及一家销售特殊的抗风抗震建筑材料的奥地利公司。他们即将搬到美国，需要投资者。

接下来的 18 个月对我和我的家人而言是令人震惊、难以置信和可怕的。不知何故，我设法用公司资金购买了那只股票，支票上盖的是公司印章，它被保存在一个保险箱里，而我没有这个保险箱的密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显然挪用了三十万美元！我之所以使用“显然”这个词，是因为我不记得实际上做过这件事。甚至联邦调查局(FBI)也认定支票上的笔迹不是我的。此外，没有人能在计算机上找到我输入的支票号码的证据。

现在，我深信自己是以某种方式被人操纵来犯下这个罪行的。我确实记得去过当地银行为虚拟公司开立支票帐户。我自己也动用过一些资金，因为有人告诉我可以这样做。其中一些支票甚至是兄弟们自己盖的章。尽管内部会计全权负责帐簿，但是审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在一

年多的时间里什么也没说。这些虚拟帐户是在我的雇主使用的同一家银行分行中开设的。如果这些活动违背了我雇主的意愿，我怎么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逃过“挪用公款”的惩罚呢？

回想我生命中的那段日子，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观察者，远远地注视着某个人，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当时，我记得自己在想：“这种情况必须停止，但我就是做不到！”我觉得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或思想。只有想到我的孩子们，我才没有逃跑。有几天，我甚至想到自杀。

有一次，我去长岛储蓄银行开立虚拟帐户时，我记得一条长长的队伍和几个窗口。一个红头发的女人从其中一个窗口后面站起来，向我走来。她用浓重的俄罗斯口音讲话，指示我离开队伍，坐到她的窗口前。她告诉我可以直接去找她，解决我所有的银行业务需求。我没有相应的身份证明文件开设这些假账户，于是她跳过了它们。在我等待时，她甚至帮我存了支票。

奇怪地看着我，她说自己来自列宁格勒，然后向我介绍了我的叔祖父和他在苏联的家人。她说我的叔祖父斯维尔德洛夫（Sverdlov）这个名字，不是他的本名。他还下令在叶卡捷琳堡处死沙皇及其家人。她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那座城市更命名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原因。她的丈夫是自由欧洲电台的节目协调员。她告诉我，他可能有兴趣采访我，让我参加一个预定在俄罗斯播出的节目。

莫名其妙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似乎到处都能看到这个女人。甚至是她的保险杠上插着俄罗斯国旗的车，在公路中也经常出现在我

的前面或后面。有一天，我的法律问题开始后，我去银行关闭帐户。另一位女职员生气地告诉我，我的俄罗斯朋友不再为这家银行工作。她不肯透露更多信息，我再也没见过她。

在同一时期，我迷上了 UFO 和外星人。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出现在我的梦中。当我在当地报纸上看到关于组建绑架者支持小组的广告时，我立即打电话给他们留言。回我电话的那个女人似乎友善而外向。由于我的家位于长岛的中心位置，因此我们同意把它用作每周聚会的场所。尽管这让我的妻子很不高兴，但我还是坚持这样做。

我变得固执和好斗，特别是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自从我的法律问题开始后，他们都说我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非常邪恶的人。我对孩子们很严格，经常对他们大喊大叫。我想让他们捡起玩具并放好，即使他们还在玩它们。当然，我现在意识到，这为他们未来数年的心理治疗打下了基础。甚至我自己的母亲也开始叫我希特勒。当时我还挺喜欢这个称呼。

当我意识到这个支持小组是边缘型人格的人在自家游行的通道时，我决定暂时结束它。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去看电影《Communion》，我认为那部电影是一场闹剧。然后，在长岛阿维安卡号坠机事件发生的晚上，小组负责人打电话给我。她想来拜访我，因为她已经“把整个事情都弄清楚了”。在客厅里，她身体前倾，握住我的手，开始说话。等了这么久的答案终于出来了，我很兴奋。

她说：“都是撒旦。撒旦贯穿我们的思想，告诉我们虚假的故事。为了欺骗我们，他让他的恶魔们看起来像外星人。我去了教堂，他们让

我坐在椅子上，开始祈祷。奇怪的声音从我里面发出，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当教会成员最终宣布她被清洁之后，他们去了她的家，销毁了她所有的 UFO 录音带、书籍和笔记。感谢她的到来以及解释，我迅速把她领到门口。我以为她疯了，甚至比人们想象的还要疯狂。但至少，对她来说，一切都已结束。她再也不会会有其它疑问。她找到了答案。

在我神志不清的时候，我在星期六接到一个在家工作的人打来的电话。带着浓浓的法国口音，他说他为纽约的一家股票公司工作。当他告诉我他来自马达加斯加时，我的大脑又一次陷入模糊！我不记得那次谈话，只记得我答应去见他富有的朋友，一位前 NASA 雇员。

第二周，一位自称是“现实世界”公司雇员的又高又瘦的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小约翰·乔瓦内利(John Giovanelli, Jr.)在几个方面都是独特的：他总是用柔和的单调声音说话；他的皮肤极端苍白。无论外界温度如何，他总是穿着长袖和毛衣。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这个人说服我和他做生意，在长岛的东端建造经济适用房。给了他几千美元之后，他从地球表面消失了。

曾经有一次，那个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男人在他的古巴妻子陪同下来到我家，打算在马达加斯加开一家公司。后来，当我在城里遇见他时，他带着一位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女朋友，他说，她为非洲国家组织工作，这将是与非洲国家的良好联系。长话短说，这名男子后来因试图购买绿卡，勾引女检察官而被捕。我有一群什么样的朋友！

与此同时，我的问题继续升级。直升机几乎每天盘旋在我的屋顶上。我被绑架和被带到地下的噩梦增加到我害怕呆在自己家里的程度。1990 年的情人节那天，我打电话给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uthority），抱怨直升机的问题。第二天，我接到联邦邮政检查员的电话。他们告诉我，我是调查的目标。我的生活在我眼前闪过，我的心沉了下去。就是这样。现在一切都将结束。我感到既宽慰又沮丧。

我妹妹的离婚律师把我介绍给一位刑事律师，他答应我会从轻发落。当时，我对法律体系没有任何概念，我信任我的律师。尽管我付了他一大笔钱。但我很快意识到他并不站在我这一边。事实上，他和检察官是朋友，他们一起为毒品管制局工作。经过两次测谎仪测试后，我被告知我通过一次而另一次失败了。调查人员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有罪，但我知道我是被操纵的。每次我试图告诉他们我的立场，他们就叫我闭嘴。

在这段可怕的时间里，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我甚至不敢靠近窗户，因为我知道房子被监视。有时，电话铃响起，我只能听到呼吸声或计算机的嗡嗡声。有一天，当我不情愿地接听电话时，一位带着浓重布鲁克林口音的女人，告诉我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她想让我写我的故事，这样可以帮助别人。然后，她邀请我到布鲁克林她的家中见一叫普雷斯顿·尼科尔斯的人。他正在做一个关于「蒙托克项目」的演讲。一提到蒙托克，我的血液就变冷，但我还是同意了。

之后，她安排普雷斯顿开车送我回家。不久之后，这个女人寄给我一个包裹，里面有一盘关于 UFO 和蒙托克的录音带，一个装满

Majestic-12 纸张的盒子。其中有地下隧道的地图，外星人的尸检报告，甚至还有一张外星人尸体的照片！她为什么把这一切都寄给我？那次的会面是在我结婚十周年之夜举行的。我的婚姻是如此糟糕，结婚纪念日真的不重要，我不在家似乎很合适。参加会面的人数如此之多，令我大为震惊。我从未意识到有多少人对这个主题感兴趣，我也从未想过居然有人真的在做这个主题的演讲。女主人和蔼可亲，但以金钱为导向。她告诉我，她正在与人合写一本书，她还分享说，她通灵的信息，来自一个童年起就和她在一起的实体，一个蜥蜴人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

在回家的路上，普雷斯顿告诉我更多有关蒙托克的经验，还补充说他相信我是“蒙托克男孩”之一。这些孩子被用于令人发指的思维控制、基因实验、时间旅行中。当他谈到蒙托克的一些特别事件时，鸡皮疙瘩和寒颤刺痛了我的脊椎。他似乎在述说我自己的生活。我想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我的经历。普雷斯顿继续说，我并不孤单，还有其他像我这样的人。我想去见见其他人，以此证明自己没有发疯。接下来的一周，我们约好当我妻子出外、孩子们睡着的时候在我家见面。

普雷斯顿到达后，我们去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忐忑紧张，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当普雷斯顿一开始他的心理/威廉·赖希程序（Wilhelm Reich procedures*）时，我立即进入恍惚状态。我的身体变得僵硬。我说不出话来，因为我事实上又重新开始体验过去了。当普雷斯顿提问题时，我听到他的声音，但我无法回应。他从来没有告诉我要看什么或体验什么。

【*威廉·赖希程序：这些程序涉及增加体内的有机激素能量（生命能量），以便头脑可以将其用于心理/超空间目的。「蒙托克项目」的前两本书对此有详细的介绍。声电波(Psychotronic)是指灵性、思想和身体之间的接口，尤其要考虑技术的影响。】

突然间，我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被绑在明亮房间里的桌子上。穿着医生服装的男人在为我做着些什么，我醒着，听到他们的话就觉得疼痛。他们说要先用我做基因材料，然后在我的腹股沟部位放些东西，让我变得特别有生育能力。接下来，我闪到一个场景，在那里我被一群小灰人包围着，他们让我执行某种功能，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有时，我感觉自己仿佛漂浮在色彩鲜艳的能量场中；有时在漩涡中旋转，然后以极快的速度上升。最后，我感觉我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但我无法移动它，我以站立的姿势颓然倒下，双手触地。

我听到普雷斯頓在试图叫醒我，但我还是动弹不得。缓慢地，我的身体开始有了反应，但是感到超级冷。我感到头晕目眩，失去了方向。在我尽可能多地告诉普雷斯頓之后，他告诉我，在交谈期间，我的身体变得像板子一样僵硬。他说我的举止就像受过很长时间训练的人一样。

在我期待与普雷斯頓下一次会面的同时，我也对打开自己被锁住的记忆感到焦虑。一天，当我打开前门时，普雷斯頓走了进来，艾尔·比莱克(费城实验中邓肯·卡梅伦的兄弟)紧随其后。在艾尔身后，我看到了一张把我抛回童年时代的脸，那张我在二楼卧室的窗户上看到的笑脸。怎么会这样？究竟是谁让这个噩梦变成了现实？难以置信地盯着他，邓肯·卡梅伦微笑着走进我房子的前廊。我的天啊，这就是我窗前那个男人的脸！这是真实的……不是梦！这就是吓到少年时代的我的那张脸！

当我被介绍给邓肯时，我感觉一股电流从我的脊柱中射出。在我重温被压抑的记忆时，这种感觉出现过很多次，这是在蒙托克被电击的感觉。电击被用来压折孩子们的意志使其屈服。邓肯友善而温和，根本不符合我的期望。他不是我在少年时代的噩梦中经历过的邪恶心理师，他说话温文尔雅，很有礼貌。我很高兴终于能够对理解的人说我的经历而不会感到羞耻了。另外，他们可以提供文件证明或否认这些经验。

那天晚上的会面最有趣。我进入恍惚状态后，一个白色小生物进入了我的身体，它看上去像典型的灰人。一开始它以只有邓肯能理解的奇怪语言说话，然后说英语，语调变得越来越不友善。这个生物说，它有占用我身体的一切权利，因为我是它们中的一员！质疑这一言论，普雷斯顿说我是一个灵魂来自神的人类存有，除斯瓦洛之外，任何人都不能使用这具身体。这个生物诅咒普雷斯顿，并称他为 “Pressed On”。它说我为它们工作，正在执行一项对它们的地球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的任务。

普雷斯顿和邓肯都看到我身体的物理形状发生了变化，就好像是一具灰人身体一样。我的脸部轮廓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然后，那个生物开始移动我的身体。它站起来，到处走动，同时对在场的人发表讨厌的评论。尽管我的眼睛是闭着的，但我的身体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仿佛它可以看到一切。

当普雷斯顿开始问有关它们议程的问题时，灰人犹豫了。接下来，一个极其强大的实体把灰人拉出去，接管了我的身体。自称是天龙座人指挥官，他给自己起名 “Gengeeko”。普雷斯顿立刻明白天龙座人是强大的蜥蜴人战士。这个生物告诉普雷斯顿，一股入侵力量正在

向地球逼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

绕地球运行的月球是他们的第一艘飞船。它很久以前就来到这里控制地球。利莫里亚文明创建之后，亚特兰斯人(Atlans)，解散的天琴帝国的后裔在昴宿人的帮助下，把他们赶出了地球。现在，天龙座人要重新夺回地球，并将其用作进入银河系其它部分的军事基地。此刻，我意识到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种族对地球感兴趣的原因。如果这颗行星沦陷，那么银河系的其余部分将处于危险之中。

然后，天龙座人站起来，用刺耳的声音向普雷斯顿发出警告：不要使用他的设备或联络昴宿人来试图阻止他们。接下来，他用我的身体攻击了普雷斯顿！邓肯和普雷斯顿不得不制服在我身体里的这个生物，直到它终于坐下并重新开始说话。他声称人类是脆弱的，他说人类需要入侵带来的秩序。用这种方式，入侵将使所有人受益。天龙座人将获得他们入侵银河系其余部分所需的原材料、工人和食物。地球将永远受到天龙座帝国(Draco Empire) 的保护。

我们的领导人充分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入侵，并通过电视节目和电影逐渐使世界人口做好准备。甚至一些国家的统治者都是具有天龙座灵魂的人类。我体内的这个蜥蜴人扩展了他的观念，他说联合国将成为中央行星政府的论坛。美国领导人在与天龙座盟友的联盟中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颗星球的一些领导人已经准备好了逃生计划，前往设备已经被激活的火星，以及这个太阳系中的其它行星和卫星。火星有一个巨大的地下设施，由天狼 A 星人于 50 万年前建造。

Gengeeko 说，我的身体可以被使用，因为我曾经是奥哈鲁理事会驻他们家园的大使，奥哈鲁理事会是天狼双星系统的统治者。我是中立的，并不真正关心谁在掌权。对我而言，这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不是政治人物。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帮助个体推进他们的灵魂和思想的进化。Gengeeko 继续说，我是由外星基因创造的，我的灵魂既非人类也不来自这个星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有这么多被认为是地球上非常规的思维能力。

几小时后，当我从这种恍惚状态中醒来时，我的身体脱水并且极度寒冷。失去方向感并且困惑，我将近两天没有恢复正常。此外，我还遭受直肠出血、呼吸急促和严重的颤抖。总的来说，这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16 在加勒比地区 (In the Caribbean)

与 Gengeeko 活动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开始想起几年前和我妻子一起乘坐邮轮的细节。出行的第二天，我们沿着古巴的海岸线航行，当我看到高高的山脉和小渔村时，一种奇怪的感觉笼罩了我。在哈瓦那附近，我拍了一些照片，冲洗出来之后只看见雾和烟。我觉得自己在那儿是有原因的，我知道我将成为第二天古巴发生事情的一部分。

那天晚上下着雨，海面上波涛轻涌。睡眠中，我被一个叫“David”的声音吵醒。我睁开眼睛，问我妻子她想要什么。没有回音，但是一个漂亮的女人盘旋在我妻子的铺位上，身穿飘逸的白色长袍，她似乎

被一股想象中的风吹着。她求助地向我伸出她的双手，再次叫出“David”这个名字。突然地，她变小了，迅速向后飘出关闭的窗户。然后我意识到自己浑身都是汗，感到肠胃不舒服。船舱里一片漆黑。我向后倒在床上，似乎陷入了某种恍惚状态。

一架飞机沿跑道滑行的景象出现在我眼前。我和其他几个人站在机场外围的栏杆旁边。我手里拿着一个发出能量波的装置。当飞机升空时，旁边一个人告诉我要把它打下来。心理上，我打开了那个装置。一束红色的光射向那架飞机，它现在被雨遮住了。然后我听到一声爆炸声，伴随着一个人的声音，说：“干得好！”

第二天，我醒来时头痛胃也痛。我妻子不记得前一天晚上我叫过她。事实上，她说她睡得很香。

那天我们到达了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我们进行了一次精彩的玛雅遗址之旅。石雕的飞蛇和生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似乎是在太空飞船的控制下。爬上陡峭的金字塔台阶令人兴奋。回到邮轮上，我在大厅里拿起一份当地报纸。吃惊地，我看到一架飞机的照片，它前一晚因暴风雨坠毁在哈瓦那机场。机上的所有人都遇难了。大多数遇难者是返回罗马的意大利游客！我做了什么？这怎么可能？我是在我的梦境中去了那个机场吗.....或者那不仅仅是一个梦境？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我几乎说不出话来。第二天，当我们航行于开曼群岛时，我与妻子争吵。那天晚上，我不敢睡觉。很快，夜幕降临到牙买加，我们出舱去透透气。走在顶层甲板上，天空晴朗，星光灿烂。我开始放松，感到紧张情绪离开了我的身体。突然，一道耀眼的

光弧拱照亮了整艘邮轮。它发源于遥远的南端，一直延伸到古巴附近的北方。甲板上的每个人都被迷住了。

然后又发生了一次。这次是蓝绿色的光。当大多数夫妇匆忙走进船舱时，我评论说那也许是热带闪电。它看起来真的像是一股能量流。我和妻子透过船前的栏杆往外看，发现周遭漆黑一片。然后，从我们的右边，一个快速移动的银色球体从我们面前几英寸的地方嗖地一声掠过，越过邮轮，继续在海面上移动。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我说，“你看到了吗？”就在我妻子惊讶地点头时，第二个银色的物体从海里嗖地一声钻出来，在我们头顶上几英寸的地方盘旋了一秒钟，然后继续飞向大海。我们俩都转身跑了进去！

海地是我们的下一站。在北海岸行走时，我被一阵闪烁的强烈光和热击倒。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而来。回到家后，我因严重的放射病而倒下。我的皮肤发红，我发高烧，我全身所有的软组织都起泡了。我的喉咙哽住，嘴唇被烧伤。我的阴茎中抽出了发白的糊状物。我不能走路、不能移动、不能吃饭或喝水。我神志不清和恐惧，每天掉八磅。我的医生拒绝碰我，甚至拒绝抽取我的体液样本。我在死去。他说，如果我继续这样三天不喝水，他会把我安置在一家专治奇难杂症的医院里。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准备死去。我是如此虚弱，所以我欢迎这种解脱。我闭上眼睛，等待着最糟糕的时刻。那个时刻到来时，我知道我永远不用去医院了。当我终于睁开眼睛时，我被灰人们包围着。我的血液流过插在两只手臂上的管子。银色的床单盖在我身上。无法移动

或说话，我根本不在乎。与此同时，我回想起躺在白色房间里的桌子上的情境。

两个胳膊上插着管子，我继续看着我的血液流过由两个小灰人操作的机器。透过我前面一扇狭长的窗户，我看到了白色的岩石和丘陵。在更远的地方，我看到了地球！我在月球上的一个房间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醒了过来，想着这是多么奇怪，在幻觉中闪现的记忆 - --- 那只是一种幻觉吗？

接下来，我注意到我的水泡和发烧消失了！我能够起床了！照镜子时，我看到我的脸恢复正常了。我的喉咙张开了，完全好了，我咽了一些急需的水。甚至我的尿液现在都变得清澈了。

当然，当我告诉人们我的经历时，没人相信我。我无法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我只知道那是真事。我有病历记录可以证明。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受到超出身体接受范围的辐射。没人告诉我为什么。无论如何，我永远不想重复那种痛苦。

17 突破 (Breakthrough)

下一次普雷斯顿使用威廉·赖希程序(Wilhelm Reich procedures)时，他带来了录音机。一个自称为“Tubor”的实体以如此强大的力量进入我的身体，导致我剧烈地颤抖几乎摔倒在地。Tubor 自称是天龙座人控制者，任务是为占领地球做准备，主要关注的是可能阻碍他们计

划的群体，包括其他外星人和人类。这些蜥蜴人对任何质疑他们的人都极为讨厌且敌视。Tubor 评论说，他厌恶我的身体，也憎恨人类。人类被认为是懦弱、脆弱的，太容易产生情绪反应。

Tubor 坚持说我与他们有一项合同，允许他们在正式到达之前使用我的身体。他说我也注定是入侵期间的联络人。以这种方式使用人类，将使双方都能理解对方的思维定势(mind-set)。我应该同意这一点，因为我曾经是天狼 A 星驻他们祖国的大使，同时也是天狼 A 星驻大角星和一颗称为 Umo 星球的大使。

作为天狼 A 星大使，我成功地撮合了天龙座人和天狼 A 星人之间的一项技术合同。天狼 A 星同意为天龙座人提供高级技术，作为交换，在天龙座帝国内的任何地方，天狼 A 星人的飞船可以通行以及进行自由贸易。这份合同使猎户联盟 (Orion Confederation) 不安，因为在天龙座人的控制下，他们永远都不会得到自由。这份合同的签署最终引发了猎户联盟与天狼 A 星的战争，它一直持续到今天。

Tubor 还告诉我们，「蒙托克项目」采用了天狼 A 星技术。天龙座人观察了所有的实验，但对那些涉及基因操作的实验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是雌雄同体的种族，所以天龙座人对有性繁殖的物种特别感兴趣。使用性作为一种手段，对人们进行编程并获得对大众思维的控制，这使他们特别着迷。

每当普雷斯顿提出问题或发表意见时，Tubor 都会生气。他称普雷斯顿为 “Pressed On”，称邓肯为 “Dunk Can”。有时，Tubor 发出嘶嘶的声音，向他们挥舞着手臂。Tubor 甚至试图通过敲打或扭曲

我身体的一部分来伤害我。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另一个实体进入我的身体并把 Tubor 甩了出去。跌倒在地后，我的身体再次站起来。

自称是天狼 A 星人，这个实体给出他的名字 “Mishka”。他说，他强行使自己进入我的身体，是为了向我展示如何转移对我身体的敌意使用。因为我有天狼 A 星的 DNA，我可以轻松地学会如何使用自己的能力保护我自己。Mishka 说，他住在一个名为 Calumba 的大型天狼 A 星空间站，这个空间站在地球和火星之间的轨道上运行。这个空间站的设计目的是监测对地球和周围行星的干扰。

天狼 A 星人是独立的，被认为是宇宙的商人。他们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许多种族向他们寻求帮助。甚至天龙座人使用的所有武器都来自天狼 A 星。普雷斯顿评论说这会使他们有伤害别人的罪恶感，Mishka 给出了答案。他回答说，如果没有天狼 A 星武器，天龙座人将使用野蛮的力量去征服他们的目标。通过这种方式，天狼 A 星人认为自己是银河系中的一支缓和力量。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Mishka，Mishka 的助手 Marshak，Tubor 和 Gengeeko 用我的身体发出警告和最后通牒。我被给予的消息是，苏联与天龙座人结盟，允许他们使用苏联基地进行预备行动。但是，苏联最终将分裂成较小的国家并破坏该协议。发生这种情况时，我被告知这是一种欺骗，可以使世界其它地区陷入虚假的和平。各个苏维埃政府之间紧密联系。当合适的机会出现时，苏维埃政府们就会猛击那些毫无戒心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天龙座人在地球上就有了一个强大的盟友，为他们做肮脏的工作。

在其中一次交谈中，一个深藏的记忆浮现出表面。我记起在弗吉尼亚州那个酒店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睡着了，四个男人从门口进来，给我注射了一种使我完全瘫痪的针剂。他们用粗帆布包裹住我的身体，把我放在推车上，然后把我推到电梯。他们把我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在似乎上坡的弯曲道路上开车至少两个小时。我记得尾气使我窒息，但我却哭不出来。

汽车突然停下，我被从后备箱中移出。当我被带进一幢门前有石头的大房子的前厅时，我意识到自己是裸体的。接下来，我被身穿制服的军人绑在轮床上，带我下了一条弯曲的长楼梯，来到一个寒冷的石头地下室。在那里，我被移到一张 Y 型桌子上，并被绑在那上面。两个太阳穴上都放了东西，插入我直肠里的东西让我感到很疼。一个穿着医用大衣的人在我阴茎下的阴囊上方扎了一根长而疼痛的针，说道：“没人会在这里发现任何痕迹。”

一名军人称呼这个人为汉斯医生。房间里还有很多其他人。我还听到了吉姆、杰西和科洛内尔的名字。将电极放在我的乳头、阴茎和阴囊后，他们将一些东西注入了我的肚脐。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但我不知道它们的用途。然后，我看到一扇石墙上开着的门，一个小灰人通过它进来。当它用一根感觉粘滑又肮脏的手指触摸我时，我扭动着身体，试图尖叫。

有人说我必须在凌晨 4:30 之前回到酒店。他们同意带我从厨房回到我的房间。我的下一个记忆是，我的脸朝下，屁股朝天高撅着，在床上赤条条地醒来。普雷斯頓的观点是，他们要么试图获取存储在我身体细胞中的信息，要么正在存储信息以备将来使用。无论哪种方式，

我都不喜欢这种体验。

与普雷斯顿的会谈治疗每周在我家中进行一次或两次。我需要一段时间来放松和休息我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沉浸在日常平凡的工作中是一种令人欣慰的解脱。我的日常工作似乎在平衡这些奇怪的接触。

一天晚上，我将闹钟设置为通常的闹铃时间：凌晨 4:45。但是，在凌晨 2 点，我被闹钟的铃声惊醒了。看了看闹钟，我看见闹铃还开着。我脑海里的一个声音告诉我安静地走进客厅。出于某种原因，我并不害怕，也不觉得有什么异常。走到走廊上，我看到客厅现在沐浴在柔和的黄光之下，尽管没有开灯。

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等待着。在对面的角落里，一个深蓝光的漩涡从天花板上发射下来，直到到达地板为止。出现了两个又高又瘦、强壮的生物，披着黑色斗篷，从脖子到脚裹得严严实实。斗篷有高高的德古拉风格衣领。他们两个都有长长的光头和大大的蓝色杏仁状眼睛。他们的鼻子和下巴都是尖的。当其中一个人走向我时，我注意到他的皮肤非常白。他高约七英尺半(约 2.29 米)，几乎碰到了天花板。当他走近时，一个字母和符号的漩涡在他的头周围飞舞，这个生物说：“现在你将了解我们的语言。”

他自称为 “Mishka”，告诉我他带了一个特别的人来见我。然后另一个走上前来。他稍矮一点，大约六英尺半高(约 1.98 米)。他的五官特征似乎更像人。Mishka 说，他会让我们两个人呆着。然后他消失在一道闪烁的蓝光中。另一个走近我，伸出他的五个长长手指的手。

“你好，父亲，”他说。极度震惊之中，我问他是什么意思。给出他的名字 Elsinob，他告诉我，他的年龄相当于 400 个地球年。他继续说道，在 1500 年代中期，我的灵魂是德国中部一所大学的教授。当时，我被灰人绑架了。他们从我身上提取了一份基因样本，将我的精子卖给了天狼 A 星人，后者用它做了一个杂交实验。

作为这个实验的产物，Elsinob 一直想见他的亲生父亲。他通过在时间和空间的逗留监视着我的灵魂，直到我能够接受并理解发生了什么。他的 DNA 几乎与我的一样，因为 DNA 是围绕着灵魂的思维模式形成的。因此，他称我为“父亲”。他还想让我知道，他感谢我对创造他所做的贡献。

他告诉我，我们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有一天我会知道我和他在这个星球上的使命。目前他居住在 Calumba，这是地球与火星之间的天狼 A 星空间平台，必要时他会前往天狼 A 星和其它世界。我们的家乡星球叫做库姆(Khoom)。即使它现在被冰雪覆盖，它仍然异常美丽。

他继续说，天狼 A 星的女人更小更瘦。她们有自己的社会，所以并不经常在太空中旅行。他告诉我，我的睾丸被植入了一种装置，能够增加精子产量，让我的生育能力变得非常强。许多种族都对我的基因材料感兴趣。尽管他为此感到自豪，但他说我不应该再允许自己被随意使用。

谈话的其余部分涉及有关天狼 A 星人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兴趣。他说，犹太人是天狼 A 星人和天龙座人的共同努力下创造出来的。基因资

源来自希伯来人，天狼 A 星的一个种族。由天狼 A 星文明的领袖组成的奥哈鲁理事会，提供了《律法书》(Torah，摩西的前五本书，即圣经旧约前五卷)，以及我要学习解译的编码信息。

实际上，奥哈鲁人是在超空间中的非物质生物。天狼 A 星人是他们的物质后代。古希伯来语是这个理事会的语言。一种神圣的语言，直接来自神的思想 (God-Mind)。每个字母都是一个符号、数字、原型和几何形状，用于从灵性转换成物质。

事实上，旧约的每一章都可以被解码成字母图案。当重复出现的图案彼此匹配时，就形成了几何形状。这些形状包括甜甜圈、菱形、三维三角形等。当所有的图案彼此重叠时，就形成了多维四面体。也就是说，只能通过在纸上绘制三维四面体显示形状。然而，它的实际形状远远超出了可以使用当前技术以图形方式显示的任何形状。所有的希伯来字母都可以在四面体的形状内看到。

在古代希伯来字母表中，有四个字母在其顶部均具有风格化的“皇冠”。没人知道为什么。然而，如果其它所有字母都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了(除了这四个特殊的字母之外)，那么通过使用这四个字母，四面体可以被重建，所有其它字母的形状也会再一次出现。

耶路撒冷和纽约的科学家直到现在才开始意识到旧约中的编码信息，他们通过计算机对其进行检查并研究了各种字母图案。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才能创造出如此长远的文档？当然不是人类。

谈话结束时，Elsinob 让我回到床上去。走回我的房间，我注意到黄光突然没了。头碰到枕头的那一刻，我进入了深睡。凌晨 4:45，闹铃响起。当我醒来时，我记起了一切。那时候我开始害怕。

18 基督 (Christ)

我开始不喜欢与普雷斯頓的交谈，我现在是自己一个人接收信息和回忆。威廉·赖希程序 (Wilhelm Reich procedures) 侵犯了我的隐私，我不再需要或不想再要它。与此同时，普雷斯頓的一位联合调查员给了我新英格兰地区一名中年妇女的电话号码，他认为她可以帮助我揭开我的故事。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被绑架，作为对她进行实验的结果，她失明了。尽管如此，她能够看到思想，并运用自己的能力为那些受到非常规事件伤害的人解除编程。

在宣判前的几个月里，我和她一起工作，我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有了很多了解。甚至我在监狱的时候，我也和这个女人每天通一次电话，每次几个小时。我们一起努力，医治人们的严重疾病和事故。我了解了我的过去和未来。我把她介绍给一位著名的足球教练和普雷斯頓。一开始，他们都相处融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把我和我的朋友们分开。她警告我，普雷斯頓和邓肯在他们的领域名声不佳，他们否认对「蒙托克项目」或「费城实验」有任何了解。

因为她已经成为我的导师，所以我关注她，并在她的要求下逐渐疏远这些人。她开始告诉我该说什么、与谁交谈、学习什么，以及如何采

取行动。她的电话费和我的“教育费”是由一家大型国际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支付的。当我尝试治愈他的晚期癌症时，他成了我的朋友。他死后，付款停止了。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女人在把我变成她自己的机器人。她许下的诺言没有兑现。

这个女人为我做的最好的事情是，让我重新与米娅和我多年未见的女儿团聚。米娅立即成为我在超空间里的平衡。我的能力飙升，因为我能够随意超越空间和时间。我学会了如何进行缺席治疗和阅读思想。每当这种强烈的欲望袭来时，我就可以与 ET 交流。

随着宣判日期的临近，我开始感到自负和对抗，我与父母和妹妹发生了冲突。我的婚姻即将结束。我的孩子们都怕我。甚至我也怕自己。逃跑或自杀的念头充斥着我的脑海。我问神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我决定宁愿死也不入监狱。所以有一天，我试图把我的吉普车驶离公路，撞到一棵树上，我闭上眼睛，等待冲击。片刻之后，什么也没发生。我睁开眼睛，发现吉普车自己慢慢地驶向另一条路！那是怎么发生的？我的焦虑带来了胸部疼痛。我去看医生，他给我开了抗抑郁药百忧解 (Prozac)。结果，我患上了厌食症并发展成严重的失眠。然后我的医生给我开了夜用的镇静剂。但它是白天的兴奋剂，晚上的镇静剂。当我抱怨时，他给了我双倍的剂量。很快，我就因为没吃东西而晕倒。我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以至于在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决定不穿外套去外面，把自己冻死！当我的妻子把我拖回屋子里时，我跑进卫生间，开始用剪刀割腕。我的妻子破门而入，指着我的小儿子，让我考虑在没有我的情况下他的未来。抽泣着，我感到那是我一生中最低潮的时刻。

在上一次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决心离开这个世界。我拒绝再忍受任何人类的法律和欺骗。我发现我的妻子正在与检察官以及我自己的律师一起工作。他们都希望我承认自己犯了贪污罪。检察官和我的律师甚至威胁说，如果我不说他们想让我说的话，他们就把我妻子作为同谋送进监狱。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打电话给我的妻子，和她密谋，企图强迫我写有罪的信。没人愿意相信我说的话。我的律师读完我写的关于自己生活的手稿后，他告诉我，如果我出版它，我将永远坐牢。他说，我将被贴上疯子的标签，然后被送进联邦精神病院。每次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呆在那里的时候，黑色直升机一直在他的窗户外面盘旋。

出于绝望和沮丧，我给邓肯打了电话，在他的电话答录机上留下一个告别信息。那天晚上，我妻子打算和朋友们在外面玩到很晚。孩子们上床睡觉后，我要结束我的生命。我之所以打电话给邓肯，是因为我相信他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理解我的痛苦和折磨的人；他知道感觉自己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感受；他知道供所有人使用，却没有人欣赏的感受。终于，我的噩梦结束了。

所以，在孩子们上床睡觉后，我和他们吻别。我考虑了一下我要做什么。我想到了父母和孩子们会感到的痛苦和悲伤。我意识到我的妻子会因为我的离开而松一口气。我一直是她的烦恼。此外，我还认为她和她的老板有染。

经过所有这些考虑之后，我决定继续前进。我的父母和妹妹会悲伤一阵子，但随后会继续他们的生活。还有，他们会爱我的孩子们。过一

段时间后，男孩们仍然还小到足以忘记我。我为自己本可以成为什么而哭泣，为自己的现状而哭泣。我无法保证在另一边会更好，但我向神和他的天使们祈祷，祈求他们保护和引导我。我请求原谅，但我无法原谅那些强迫我做出这个决定的人。

打开一瓶俄罗斯伏特加酒，我服下百忧解。我喝酒并吃药，直到我不记得自己在做什么。当我慢慢滑入昏睡状态时，我把头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感觉很冷，但我不在乎。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到沉重的手在摇我，周围响起担忧的声音。我只想一个人呆着。视线模糊，我抬头看到普雷斯顿、邓肯和艾尔·比莱克站在我的厨房里。他们在问我无计其数的问题。证据就在桌上。他们知道我做了什么。那天晚上邓肯回家听到我的留言。他召集其他人来救我。

他们打电话给当地医院和亚特兰大中毒控制中心寻求帮助。我足够清醒地告诉他们我不去医院。我希望他们让我一个人去死。他们把我带到书房，让我躺在沙发上。有人给我带来咖啡和蛋糕。他们待了很长时间，不停地和我说话。慢慢地，我变得越来越清醒。

我感到很尴尬，但我的某些部分还是为他们的到来感到高兴。现在我意识到，那天我发给邓肯的信息是在试图拯救自己。我真的不想死，我只想改变我的现状。我想知道是否有人在乎我。我感激那三个人来拯救我的生命。自杀是错误的。我会因此而错过很多。

考虑到我的心态以及即将宣判的事实，普雷斯顿开始每周来几次，帮我下载我内在的东西。邓肯几乎每天打电话给我，以确保我没事。我开始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幻象，当时基督耶稣走到圣殿山，我感觉被他

的临在包围了。

在与普雷斯顿和邓肯的一次交流中，我进入了威廉·赖希程序 (Wilhelm Reich procedures) 诱导的恍惚状态。突然，我被绑在蒙托克的一张桌子上，在玻璃隔板后面的一个人电击了我的身体。一个叫杰西（弗吉尼亚州酒店的汽车司机？）的人在我的身边，给我打了一针。在我的上方，一个长方形的屏幕闪现出一个场景。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人们穿着长袍。瞬间，我以惊人的速度放大了画面。我旋转着、旋转着，我感到恶心和头晕。

很快，我就站在一座由黄色石头建造的罗马/中东大型建筑的台阶上。前面有柱子。在台阶顶部的门口，一个穿长袍的身影出现了。我立刻知道这个人是耶稣。一个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射他！射他！” 沿着我左腿的侧面，我感觉到一把枪。我以前从来没用过。尽管我内在的一切都在拒绝那个射击的命令，但我还是掏枪对准了这位优雅的人。

他从台阶的顶部低头看着我，他的眼睛冷静且强烈。他完全平和地看着我。丢下枪，我跑到拐角处。我不能那样做！我跑得就像犯了罪一样。我独自跑着，没人跟着我。我是在逃避自己的灵性层面吗？我知道他原谅了我。

接着，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木制十字架脚下。抬头看，我看到那张相同的脸低头凝视着我。鲜血从他的额头滴下来，我看到他的脸右侧有一个伤口。突然我觉得左手里有什么东西，我低头看见一个空玻璃瓶。我瞥了一眼右手，看见了一根针。它们从哪儿来的？凭直觉，

我知道我必须用这个人的血将小瓶装满。

因为我无法触及他的头部或侧面，所以我把针刺入了他的左脚，或者更确切地说，刺入了他的左脚大脚趾，我给他弄的小伤口在大量出血，我将其装满玻璃瓶。抬头看着他的脸，我看到他在对我微笑。他知道我不由自主吗？他知道这是必须要做的吗？在内心里，我希望在十字架上的是我而不是他。

当我用瓶盖盖住瓶子时，我立即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寒冷的、沙质的荒漠中，沙子呈棕褐色。周围一片寂静。天空是粉红色的，很难在大气中呼吸。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在火星上。右手拿着小瓶，我慢慢地走着，因为我的鞋沉进了松软的沙子中。在附近一座小山的山顶上，我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身穿连帽长袍，腰上系着绳子。那个人影在粉红色的背景衬托下显得灰蒙蒙的。我知道我应该把小瓶给他。当我把它递过去时，那个人用左手去接小瓶，同时用右手打开瓶盖。那是邓肯在向我微笑！他搂着我，我们朝岩壁侧面的洞穴状开口走去。

骤然从恍惚中出来，我感到眼泪从脸上滚落下来。我的身体就像冰一样。邓肯安慰着我，他也很难过。我记得，基督耶稣的血将被用来克隆拥有机器人脑海的身体。一个耶稣的复制品，它将具有政府的想法！耶稣第二次来临将会上演！

如果从耶稣身体中采集血样，它将与都灵裹尸布上的血迹相匹配；从而，毫无疑问，这就是真正的基督耶稣。这是控制群众的完美计划。没有比火星地下更好的地方隐藏它了。自 1950 年代以来，政府一直在使用这个废弃的外星设施。一艘名为奥罗拉 (Aurora) 的秘密飞船

每周从内华达州 51 区的基地飞到这里。这艘飞船由秘密政府建造，使用的技术来自捕获和坠毁的 UFO。

政府还希望在天龙座入侵部队到达之前激活火星和月球的防御系统。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政府需要地球人民信任他们，相信他们被告知的一切。除了基督耶稣，他们还能相信谁呢？！

19 政治议程 (Political agendas)

回忆起耶稣的故事之后，我开始对自己为政府所做的一切感到内疚。我意识到，与我一起工作的大多数孩子要么死亡，要么在糟糕的心理状态中。我也知道那些在服从思维(mind submission) 和酷刑中幸存下来的人是“沉睡者”(sleeper)。就是说，他们被编程为在特定的时间执行特定的功能。只有特定的事件、单词或声音才能够激活编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些“沉睡者”中的一些被编程为警卫团体，以便在混乱时期消除对政府的反对。其他人则组成邪恶飞地(satanic enclaves)，并为进行中的实验不断带来新的血液。还有一些人被编程为进行破坏行动以抵抗入侵力量，以及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破坏通讯系统。我现在意识到，其中一些团体已经被过早激活，或者可能正在根据当前的事件进行测试。

我确信程序员希望确保每件事和每个人都能“正常”运行。他们通过选择一个测试组并发送激活软件序列的信号来做到这一点。这些程序被埋在序列宿主的潜意识中。给定的信号将启动软件运行。就好像一张磁盘被暂时放置在计算机的大脑 ---- 驱动器中，并运行新程序一样。然后这些个体按顺序执行。当这个程序结束后，磁盘被取出，原始软件重新运行。在某些情况下，那个新软件被过早激活。在其它情况下，它根本不会停止运行。

这引发了一些特定事件，例如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巴黎地铁爆炸案、对中东平民的袭击，甚至是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爆炸案。单独来看，这些事件对毫无戒心的公众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当所有事件都被视为一个整体时，人们开始看到一幅相当丑陋的图画。

在我的培训期间，我被教导如何融入任何国家的任何场景。我被展示如何采取行动，该说些什么以避免怀疑，以及如何兜揽别人的委托，这样他们就会信赖我。我甚至被教导如何使自己成为任何组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本可以成为奥斯卡获奖演员。事实上，我被派到好莱坞待了几天，在公共汽车上扮演游客的角色。你永远不会相信我在短短几天内建立了多少信任。

在长时间的场景培训中，我学到的很多东西都是被教练和老师反复灌输到我脑子里的。这主要发生在中东和夏威夷。例如，在檀香山，一名年轻的日本女子假扮导游，将我带到 Kuhio 大道上一间公寓的场景特工那里。那些特工是具有一定日本血统的相当高大的欧亚混血人。在那几天里，他们向我灌输那个地区的力量流动情况。事实上，庞大的日本银行中的大部分资金实际上是美国和英国通过第三种渠道流入

日本的，以避免确定其资金来源。然而，日本政府是由燕京控制的，后者是一个数千年前开始自称为王朝的城市。

天朝与耶路撒冷一直有着秘密而持久的联系。天朝犹太人的故事自古罗马人入侵古以色列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这些以色列难民到达天朝西部，使成千上万的人改变信仰。尽管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并不以改变信仰和皈依而闻名，但请回忆一下，所罗门王向示巴女王灌输的犹太信仰，创造了完整的埃塞俄比亚黑人犹太文化。此外，犹太人通常拒绝异族通婚，除非配偶改变信仰。这就是为什么北欧和东欧有那么多金发蓝眼犹太人的原因。这种缓慢但有条不紊的转变发生在 1000 多年前的天朝西部和中部。

到中世纪末期，据称有数以百万计的天朝犹太人控制着大部分的贸易和商业活动。这是几代人保守的秘密。即使在今天，以色列仍然秘密地向天朝提供技术和建议。

作为交换，天朝计划帮助在不久的将来入侵穆斯林原教旨国家。他们将从东方进攻，而以色列人则从西方进攻。数以亿计的天朝人实际上可以在没有遇到太大阻力的情况下毫不费力地跨过伊朗和伊拉克。以色列人可以轻易地用核武器摧毁约旦、叙利亚和海湾国家。他们还可以使用天狼 A 星人给予他们的激光/声波武器。穆斯林原教旨者是唯一对天龙座人的入侵有害的抵抗力量。因此，天龙座人希望他们被消灭，以确保权力的平稳过渡。

此外，保持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互相争斗，这样他们就不足以强大到去支持任何一方，这符合天朝和以色列两国的最大利益。这也解释

了前苏联的车臣起义。这些都是巧妙的手段，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军队，因此，在时间合适时，穆斯林将不会获得任何援助。

我还得到有关非洲黑人及其后代未来的信息。黑人种族是由一群对奴隶劳工感兴趣并在非洲和亚洲的矿山里工作的外星人创造出来的。因此，他们被奴役了数代人，他们被基因编程为较低的地位。此外，其它种族的基因记忆将他们视为奴隶劳工。随着黑人种族继续发展到更高水平，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事实上，有一个完整的星球可供他们使用，这将避免外界干扰他们的进步。

诸如路易斯·法拉肯（Louis Farrakhan）和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之类的领导人正在通过教导他们与众不同，要与主流社会保持分离，从而为集体思维模式做准备。就我个人而言，尽管我确实认为黑人受到了严重的虐待，但我不支持分离的想法。然而，他们可能会欢迎这个机会来发展自己独特的文明：一种美丽、自然和富足的文明。

我还了解到，在这颗行星的生命之初，地球上原本有十二个根种族。这意味着，作为一项伟大实验的一部分，有十二个原始的外星种族大体上同意操纵并在这个星球上播种生命。目的是确定银河系中的所有主频率是否可以和谐共处，或者他们是否会相互摧毁。

数千年来，这十二个外星种族一直在监测他们对实验的贡献。一些种族失去了兴趣，而另一些种族则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初衷。无论如何，在入侵者到达地球并夺走所有资源和人力之前，这十二个种族将返回撤走或帮助他们的那部分项目。这次入侵的结果尚未确定。

许多原初种族在这个太阳系中都有基地来观察地球。火星上的天狼 A 星人基地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两栖动物的基地是海王星和土星的卫星泰坦(Titan)。作为入侵者的天龙座蜥蜴人不仅在金星上，而且在地球下都有基地。昴宿人在木星的卫星上有个基地。在这个太阳系中，在绕地球和其它行星的轨道上，许多其它种族维持着平台或空间站。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想被发现.....。

在 1990 年代初期，洛杉矶的一位男子代表玛丽娜·波波维奇(Marina Popovich)与我联系。玛丽娜·波波维奇是一位苏联宇航员，正在美国进行巡回演讲。她正在秘密调查一架苏联航天器的失踪，该航天器前往火星执行侦察任务。在接近火星的卫星火卫一 (Phobos)时，一艘外形怪异的飞行器从火卫一后面浮现，向苏联的探测器发射了一些东西，之后就再也没有它的消息了。

波波维奇女士了解我的俄罗斯家族历史（别忘了，我的叔祖父是苏联的第一任总统），她也了解我的背景和所受的训练。她很想听听我对失踪的苏联航天器说些什么。

经过几次电话交谈后，玛丽娜突然被送回莫斯科。据我所知，她再也没有回来。我从来没有机会告诉她，一艘天狼 A 星飞船代表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摧毁了苏联的探测器！显然，有些人不希望让世界了解火星上的遗迹。这些人不想让公众知道，美国人已经在这颗红色星球的地下工事里工作，试图激活外星技术。

俄国人正在与来自鲸鱼座天仓五(Tau Ceti)的存有合作，天仓五人是斯拉夫种族的祖先。尽管天狼 A 星人、天仓五人、俄罗斯人、以色列

人和美国人，理论上都在共同反对猎户联盟和天龙座帝国，但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议程，彼此之间隐瞒信息。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想要获得主导地位，这样他们就能最终统治世界。他们认为，拥有最独一无二信息和技术的政府将会胜出。

在美国期间，玛丽娜·波波维奇出现在许多电视节目中，解释俄罗斯对 UFO 和外星人的认识。不幸的是，她的议程与美国传播信息和虚假信息的时间表不符。因此，她被操纵去到幕后并被迫返回家中。只有那些被美国政府授权或者那些控制着政府的人才被允许谈论敏感的外星人问题。那些人只能重复别人告诉他们的话。卡尔·萨根（Carl Sagan）就是其中一个人。一些写科幻小说和政治剧本的著名好莱坞制片人也是如此。

20 能力获得 (Abilities gained)

对我的个人训练，提高我观察光场和阅读思维模式的能力，从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开始了。与外星人的第一次遭遇之后，我带着一种“知晓”回来。不夸张地说，在我附近的人，我只是看着他们就能阅读他们的想法。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很奇怪，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当我向母亲和外祖母提及此事时，她们以为我在编造故事。从那之后，我立即放下了这个主题，停止使用这个能力。

每次遇到外星人，我的能力似乎都在提高。当我十岁的时候，我可以看进人的身体，看到里面哪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我甚至可以看进自

己的身体内部，纠正或治愈任何疾病或疼痛。这些知识似乎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就像是预先编好的程序一样。我体内的 DNA 序列打开的结果是，这种治愈和阅读思维的特殊能力得以发展。

这是昆达里尼激活的一种形式，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这种激活。进一步的解释是，DNA 编码是告诉你的身体该做什么和会是什么的指令。一些指令在出生时就开始运行了。这些指令规定你拥有蓝眼睛、双腿、双臂等。其它的指令会在以后的生活中激活，例如，健康状况，以及演奏音乐、唱歌的能力等。

人的脊柱上有七个主要的神经束，称为神经节。在神秘学中称为脉轮，这个词在梵语中的意思是“轮子”。它们沿着脊柱的“S”形曲线分布，看起来像条蛇。在梵语中，昆达里尼的意思是蛇。昆达里尼激活是指脊柱上所有脉轮中心的打开。这会导致体内所有 DNA 编码和序列的激活。如果过早地激活，会引发精神错乱、疾病和/或死亡。

在我的一些外星人绑架事件中，我记得自己被灌输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包括人类的未来。其余的涉及思维控制技术和治疗的个人信息。这些灌输不是口头的。通常，我和一群人坐在外星飞船的曲形长凳上。背对某种大型设备和屏幕，我们感到信息流入我们的脑海。在我需要之前，我不会有意识地记住确切的细节。当我需要时，信息流向我的前额。某些触发因素会激活信息，例如文字、气味、颜色、图片或事件。触发后，植入大脑的信息序列被激活，使我可以随意获取这些知识。这种经历类似于发现一个你从未知道自己拥有的秘密银行帐户。一旦你拿到了帐号，你就可以随时提款。

当我进入青少年时期，学习呈现出不同的转变。除了外星人的灌输，我有时还“梦见”我在学校，但不是地球上的那种学校。在睡眠状态下，我去了一个大型的“超空间学院”。又一次，我和一群人一起接受了许多主题的指导，从治疗、世界变化到地球与其它地方的古代历史。老师们通过扫描我们的大脑来测试我们，查看那些信息是否被吸收。

通常，他们友善而关心，但有时他们坚定而可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天使般的存有。有些只以光球的形式出现。还有一些显得格外陌生。一些看上去像人类，这些过世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攀爬阶梯，以达到更高的生存状态。那些类人老师通常被天使般的存有注视着，后者会观察他们并给予评分，就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这种学习在我的一生中持续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

相比之下，政府工作一点也不愉快，它甚至造成人身伤害。在「蒙托克项目」中，我接受的大部分训练都涉及逆向制约。使用这种方法，学生会因为否定的回答或错误的答案而受到心理和/或身体上的惩罚。我的经验是，我们（蒙托克的男孩们）都在一个寒冷潮湿的房间里。脱光衣服，我们真的被我们的指挥官殴打和扇耳光。如果有谁在训练课程中遇到困难，老师们有时会非常用力地抓住并挤压我们的生殖器。他们用尖利的工具和电击装置来对付我们。那本来是用来教我们在执行任务时如何应对审讯和躲藏用的。

有时，我们会被告知实验中的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是如何被精心安置在我们的家庭里的。我们被告知，美国只是真正力量存在的一个表象，我们被期望无条件地效忠于政府背后的这个力量。有时候，整个演讲

都是用德语、俄语或希伯来语等其它语言进行的。我理解那些语言，但我想知道其它语言是否也能理解。那些是轻松的日子。

真正残酷的训练发生在我们被绑在桌子上，并被注射改变我们意识的针剂时。意识处于改变的状态中，一个装置放在我的太阳穴和生殖器上。我听到伴随着震动的呼啸声，我全身都感到不适。通常这很痛苦，让我感到恶心和恐惧。我等不及这些课程结束。

我现在认为，信息被编码到我的身体细胞中以进行存储，就像外星人在我的大脑中存储信息一样。通过使用威廉·赖希程序 (Wilhelm Reich procedures)，信息被检索或添加。通过这种方式，除非询问者知道如何改变被询问者的思想，并激活适当的身体细胞序列，否则被询问者无法透露任何信息。以这种方式检索或添加信息是一种极其微妙的操作，因为错误的序列可能会杀死一个人，或使他们永远发疯。

在蒙托克，我还接受过训练，将能量和信息传递给坐在椅子上的心理师，后者与思维控制计算机相连。当我被绑在椅子上时，我实际上是通过耳机听指令的。当我通过感应和能量与心理师联系起来之后，交流就转变为纯粹的心理指令。

我直接从思想和身体上给他能量，以便在实验中增强他的力量。反过来，计算机增强了我自己的能力，使我能够进行星际旅行或进入超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学会了如何在没有任何机器或任何人影响我的方向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执行这个操作。一旦我的控制者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就会对我进行严格的监视。众所周知我脾气暴躁，我通过发脾气这样的心理干扰来破坏他们的实验。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继续发生，他们指派我为新手孩子做准备。他们的理由是把我的能力集中在他们选择的人身上，而不是他们自己身上。我喜欢这项艰巨的工作，我想是因为我的内心深处有纳粹约翰内斯·冯·格鲁伯。我对自己训练的团体极具强迫性。从4岁到10岁的小男孩开始，我很快就让青少年和大约25岁的年轻人毕业了。

我很少见到25岁以上的人。超过那个年龄的人，我被告知他们的思维模式太固定了，打破它会很快杀死他们。事实上，这些男孩中的大多数要么死亡要么发疯。强壮者被送去为其它世界的灰人做体力劳动。有时，他们的身体被用于时间旅行实验，以便在时间场(time fields)中对齐校准。失去一具身体被认为没有任何意义。

我还得到了一些关于治疗技术和思维控制的书籍和小册子。然后，我去做练习以测试自己的能力。我总是出色地通过测试。事实上，正是通过在光场操纵色彩，我才得以做到最好。由于这种实验和滥用身体，我的视力和听力大大下降。

我的大脑不是像其他人那样用来看和听的，它主要是用来吸收能量场和颜色的。与其说看到一个人的身体，不如说我主要感知他们的思维模式和DNA序列。电话、计算机和电视等电磁设备会放大这些能量场和思维模式，让我能够轻松地使用它们为别人做“阅读”。

流经我身体的大批高能量损害了我的神经系统，使我烦躁不安和喜怒无常。我的消化系统严重受损。我整个肠壁都有溃疡，有时会导致内出血和虚弱。我还有严重的腹痛和剧烈的头痛。这不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我可以诊断来自全球各地的患者，并感觉到数千英里之外的地

震。我也可以随意与其它维度或星系中的生物进行交流。每一种能力都有代价。

我还必须补充一点，新英格兰地区的那个女人（她花了几年时间为我解除编程）激活了我与生俱来的阅读和理解思维模式原型的能力。为此，我很感激。我也很感激普雷斯頓检索被压抑记忆的程序，这些记忆也激活了我埋藏的能力。我确实希望能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让我学习所有这些，但似乎我的灵魂选择了那条艰难的道路。我猜那条路是要么去做、要么去死。因此，我很高兴我能活下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并运用自己的知识帮助别人。

21 宣判 (Sentenced)

我的法律案件终于得出了结论。经过两年的拖延，我的判决定在1992年2月27日。我的律师承诺，作为我被迫认罪交换条件，我将在附近的乡村俱乐部监狱营地接受四个月的刑期，也许其中的一半刑期在纽约市的过渡中心里。

在宣判日期确定前两周，我收到消息，一个大国正计划向一个中东小国发射一枚核导弹。通过我在那个国家的某些渠道，我警告小国政府即将发生的袭击。我心里认为，我在挽救那片土地上的居民方面起了一点小小的作用。但是，这给我的个人自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悲剧。

我发出警告一周后，我的律师告诉我，判决已提前，他准备了一封悔过信，打算念给法官听。我感到震惊，因为我没料到判决来得这么快。即使我给了他我最后的一个钢镚，这位律师还是不断地向我要钱。他再三告诉我，即使我承认犯下了最令人发指的罪行，他也将继续代表我。我听不懂他的意思。似乎是检察官(他的朋友)、政府与我的妻子联手，尽可能多地耗尽我的最后一笔资产。然后在什么也没剩下的时候抛弃我。我想这是典型的法律领域。

我的律师还让我聘请他的朋友作为会计师。他重新提交了前几年的所得税申报表，这样我就不会被指控逃税。我申报了我从工作过的公司得到的所有收入；包括还给他们的钱。为此，我永远受到联邦和州税务员的骚扰。事实证明，我这样的人将永远处于信贷公司和追款公司的审查之下。我应该永远处于经济拮据和贫困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人就不会给政府制造麻烦。

宣判的那天，我的父母、妹妹、妻子、普雷斯頓和邓肯都出现在法庭上。我曾经帮助过的那个足球教练也在那里。因为那天的案子很多，所以等了几个小时才到我的案子。检察官先前同意向法官请求宽大处理，但他那天却派了一位代理人来，而这个代理人拒绝代表我说任何话。

最后，我被判在联邦监狱营地服刑 33 个月，并被要求在 30 天内自己前去报到。法官说，他没有跟随量刑指南，他给了我最低的量刑标准他说他的双手被绑住了。我应该上诉。感谢神，有目击者见证了法官所说的话，因为他的话从法庭记录中神秘地消失了！

我真的不相信我可以在监狱里活那么久。我的律师显然对我撒了谎。我后来发现他隐瞒了重要信息。例如，根据 1987 年生效的一项新法律，我被判有罪。新法律说此类罪行必须服刑至少 85% 的刑期。而在 1987 年之前，此类罪行只需服刑 33% 的刑期。我的律师错误地告诉我，我将在十一个月内获得自由。事实上，我不得不服刑将近 23 个月，再加上在过渡中心里待的 6 个月。

报到的前一周，我打电话给联邦法警，以了解我要去的地方。当他们告诉我肯塔基州阿什兰时，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地方。此外，它不在我的联邦辖区内，除非是为了保护犯人或犯人对本地构成威胁，否则送他们到离家 500 英里之外的监狱是非法的。显然，我被从家人身边带走使我受到了情感上的惩罚。我意识到在这段时间内我几乎见不到我的孩子们。那一刻，我宁愿被处决。我恨死了政府和我的律师。尽管困难重重，但是，自从知道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之后，我就原谅了他们。

我订了星期五早上的单程机票。我必须在下午两点之前到监狱营地报到，否则将被视为逃犯。我计划离开纽约的伊斯利普，飞往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然后转机到西弗吉尼亚州的亨廷顿。从那里，我将乘出租车过河去肯塔基州。请记住，我是自己前去报到。我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执法人员陪同。甚至当我转移到另一个营地或去过渡中心的时候也没有。

我最后的三十天自由是在我的房子里渡过的。我和孩子们呆在一起，吃我最喜欢的食物，喝很多伏特加酒。在令人特别难受的日子里，我的母亲和/或邓肯过来安慰我。大多数时候，我只是想一个人呆在酒

醉的昏睡中。我看治疗师已有一年了，但他更着迷于我在催眠状态下被绑架的故事，而不是我醒着时候的状态。

很多时候，在男孩们上学和妻子上班之后，我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哭得泪流满面，直到我认为自己再也没有泪水为止。我几乎每天都和新英格兰的解编程员通电话。她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控制者。我现在知道她别有用心。所有电话费都是由住在多伦多的 Sunoco Oil 的前董事长支付的。如前所述，这个人死于癌症。作为我解除编程交易的一部分，我与他合作治疗他。一个善良而慷慨的人，我将永远怀念他。

在预定要去监狱的早晨，我心理崩溃。我简直无法起床！我拒绝起床，因为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到那张床了。我确信我不是死在监狱里，就是死在去那里的飞机上。我的妻子立即打电话给我的解编程员，并让我接电话。解编程员告诉我，我将在监狱里和那些迫切需要我帮助的人一起做伟大的工作。她告诉我，监狱是与她共事的 ET 给我安排的。外星人(alien)和 ET (extraterrestrials) 之间是有区别的。外星人是生活在另一个物质世界中的物质生物。ET 是生活在更高状态的存有，介于物质和天使之间。他们是极其先进的存有，在必要时可以显化成物质。我所在的奥哈鲁理事会就是由 ET 组成的。我的解编程小组之所以称为 ET，是因为他们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除了名字的限制之外，EI 代表“外星智能体”(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s)。

她告诉我，当我在旅途中从飞机窗户往外看时，EI 会给我一个信号。向我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她说飞机不会坠毁，因为这对机上的其他乘客不公平。然后，她指示我想象紫罗兰色的手在天空中握住飞机。

在机场，我经历了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我不能离开我的孩子们。我紧紧地拥抱他们，以至于我们都喘不过气来。凝视着他们无辜的小脸，眼泪不由自主地从我的脸颊滚落。我的心像铅一样沉重。极度的悲伤难以用词来形容。我根本无法踏上通往飞机的通道。我一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我的妻子对我大喊大叫。我最后一次转过身去看他们那可爱的小脸。我不想再活下去了。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灵魂的一部分从我的身体飞腾而去，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刻，我想像着二战集中营受害者与他们的亲人永远告别时的悲伤。很快，我们就在寒冷、洁白的云层之上，灿烂的阳光把我带回到痛苦的现实中。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是作茧自缚，被告知要为政府做一些事，最后因为那些事而把自己送进监狱。

我试图把我的思想埋藏在一本书中，却发现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读它。我凝视着窗外，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我的孩子们。我会非常想念他们的童年生活。真不公平！我没有把任何人从他们的家庭带走！为什么我要受到这样的惩罚？接着，我想起了蒙托克的小男孩们。其中一些父母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孩子了。也许正义在这里得到了伸张，但我无法控制那个实验。我、也、是、受害者。看着云朵顶部，我看到阳光在它们上面闪烁。然后我看到了信息。云朵中出现巨大的大写字母，我看到了缩写的“EI”！

当我们在匹兹堡着陆时，我认真地考虑过乘飞机离开这个国家。但我所能做的就是登上飞往亨廷顿的航班。在看到天空的缩写字母之后，我平静下来，但情绪上仍然对这个局面感到不知所措。这次的短途飞行很颠簸，在暴风雪中降落在西弗吉尼亚州。就像时光倒流。我以为

我在一部关于“比佛利山庄” (Beverly Hillbillies) 的电影中。我简直不敢相信除了卡通人物还有真实的人存在。文化冲击令人难以置信。

出租车司机将我带到肯塔基州。但他首先将我带到马路对面的州立监狱。想到这里联邦监狱营地，我差点心脏病发作。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他笑了。当我们把车停在联邦营地的前门时，我觉得它看起来像一个高中校园。然后我按了门铃。

22 监狱 (Prison)

一名矮胖的中年警卫让我进去，拍了拍我。他很友好地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那里有一名女警卫在清点我的物品。又一次，我想到大屠杀的受害者。这一次，我想到了达豪 (Dachau) 或奥斯威辛集中营 (Auschwitz) 的犯人，他们的财物被拿走，他们被要求脱去衣服。尽管不是完全相同的场景，但前提是相似的。

一名男警卫把我带到后面的一个房间，脱去我的衣服，检查了我的身体孔洞，发给我一套绿色军服。然后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进行心理评估。显然，纽约检察官办公室的某人在我的文件上写道，我是一名自杀候选人。当首席心理学家进来和我谈话时，我无法控制地崩溃了。我不能说话，也不能回答任何问题。我只能想到我把孩子们留在机场时他们的样子。我认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记住我妻子答应复活节假期带孩子们来看我的诺言，是我唯一的安慰。还有三个星期就是复活节了。

数小时的抽泣后，我筋疲力尽。我被带到营地中，介绍给另一位狱友，他随后带我四处参观。厚道而善解人意的他有一个妻子和女儿，他非常想念她们。我去了我的宿舍，见到了其他狱友。他们像苍蝇围着蜂蜜般聚集在我周围。我几乎听不懂他们的南方口音。他们向我解释了旧法与新法的区别。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区别。意识到我将要服完我的刑期的 85%，而不是我的混蛋律师告诉我的 33%，如果真是那样，我遭受的打击会更大。

这些乡村男孩从未见过纽约人。因为我不应该离家那么远，所以他们断定我是黑手党。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毒贩或刑期较长的大麻种植者。要进入联邦监狱，你的刑期必须少于 10 年。一个狱友是个有黑肺病的老煤矿工人。他被判处 6 年徒刑，因为毒品管制局突击搜查他儿子的家时，他正在那里做客。还有一些老人因为逃税而服刑。他们不是暴力的人民。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应该远离家人。所有人都应该与自己的亲人在一起，进行社区服务，偿还债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婚姻将破裂。大多数人再也不会再有像样的工作。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人是多么友好和善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花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把他们关起来？

我不希望这一章是对我在监狱营地中生活的详尽描述。可以说我从我们所谓的法律制度的策略中学到了很多。我看到人们因为缺乏医疗护理或因治疗不当而死。我看到为管理人员和监狱看守建造的豪华办公室和度假胜地式的娱乐室的浪费。我看到并吃下标有“不适合人类食用”的食品盒。我看到的是对正义的讽刺。的确，大多数人犯有利用职务便利的罪行(white-collar crime)，但大多数人不应该入狱！他们的检察官所犯下的罪行比这些人中的任何人都要多。

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的满嘴好牙的人之一，所以营地牙医和他的助手贴出了我的名字，以便经常预约看牙。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多的好牙齿。牙医助理是著名乡村音乐明星比利·雷·赛勒斯（Billy Ray Cyrus）的前邻居，所以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嘴巴里塞满棉花，听她用慢吞吞的声音讲述他的故事。

由于我的教育，我很快被提升为 GED（General Equivalency Degree）项目的首席教师，甚至还为我的主管写每周报告。我成为营地和当地大学提供的函授课程之间的联络人。那位首席心理学家经常要我为那些沮丧的新犯人提供咨询。他认为如果我可以在那里生活，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我还参加了一个由基甸(Gideon)牧师领导的心灵团体，基甸牧师曾是约翰·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的直升机飞行员。他每周一次或两次访问营地以帮助犯人。我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基甸的杂志上。我非常感谢他的支持和启发。

我最自豪的成就是我向营地教育主管提出的一项课程建议。我开发了一门课程来教授缓解压力和色彩疗法。它被批准了，条件是我要把每节课的内容拷贝一份交给友善待我的上司。我的课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让整个营地的人学习关于颜色、原型和思维模式的语言。我还做了大量的梦境分析。很快，狱友们就在我的小隔间外排起了长队，以便和我进行私人交谈。我的室友不得不开始为我安排预约时间并把人们拒之门外，这样我才能睡个好觉。在我的课上，我帮助狱友们治愈了各种疾病，包括高血压、肥胖、糖尿病、关节炎，甚至是普通感冒。

与此同时，我每天都花几个小时与我的解编程员通电话。当我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让我用自己的智力去治愈癌症、艾滋病和其它严重疾病的患者。我甚至应乌里·盖勒（Uri Geller）的要求为他工作，他是著名的以色列通灵师。我对所有患者都做了详细的记录，这样我就能知道哪种心理工作最有效。我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监狱营地完成的。

晚上，甚至在白天，我都从一个叫做“The Nine”的理事会那里收到信息。不带感情且实事求是地，他们是神的思想(God-Mind)的九个面向，投射到物质现实中来帮助人类。在营地期间，我几乎每天都收到他们的信息。今天，出于某种原因，我几乎没有收到他们的信息。

我还收到了云中的信息。无论何时我抬起头，都会看到一串串超空间符号或原型清晰如白昼。我一读它们，它们就消失了！为了向自己证明我没发疯，我让其他人告诉我他们看到了什么。当他们看到同样的云朵时，他们全都吓坏了。当我只是看着它们就隐去了云朵时，人们甚至更加惊讶！

普雷斯頓试图通过邮件向我发送消息，但我收到的都是空信封。所有的邮件都被检查，所有的电话都被录音和监控。有时，我在电话里威胁政府，但是没人把我带走。有一次，我甚至在肯塔基州造成了一次小地震，因为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

最让我生气的是政府当局玩弄囚犯思想的方式。他们许下承诺却从未兑现，用愚蠢的理由把人单独监禁，突击搜查隔间寻找违禁品并把人锁起来。我们在那儿已经够糟糕了，为什么还要用心理战让情况变得更糟？

让我生气的另一件事是，我意识到我的妻子和她的老板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我刚一离开，她就开始邀请他回家吃晚饭，然后乘船外出。接下来，她告诉我他打算买我们的房子。她开始与朋友们一起去夜总会和酒吧，并明确表示我不再受欢迎。难怪她和检察官一起把我关起来。最糟糕的是，她没有履行诺言，复活节假期没带孩子们来看我，我崩溃了。最终，她确实带孩子们来肯塔基州看望我三次，还寄钱给我用来打电话和购买小商品。但是，就像我亲爱的外祖母曾经说过的那样：“奶牛产出满满一桶牛奶然后把它踢翻，这有什么用呢？”

说句公道话，我不怪她不想与我共度一生。我们根本合不来，我的能力和信念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尽管我想为了孩子们继续努力，但这段关系就是走不下去。她有时对我有帮助。例如，她帮助我安排了一次休假，让我转移到宾夕法尼亚州中部一座山顶上的另一个营地。政府想把我送到五大湖地区，因为我太了解真相了。

在营地里，我们了解到许多关于新世界秩序(NWO)的事情。例如，我们了解到，监狱营地是未来世界的样板：为食物和住所而被强迫劳动。我们了解到，日本的大型银行是美国和德国资金的前沿阵地。我们甚至了解到，人类已经被克隆，其中一些已经被放到社会中进行测试。

我的一个朋友证明，美国邮政服务是英国银行的前沿阵地。当信件的封面上印有真实的法律代码时，邮寄该信件只需花费两分钱。我们了解到，外国军队在美国秘密接受训练，在所有国家政府都把联合国当作地球唯一政府的时期使用。

我甚至了解到，艾滋病是在美国的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并于 1967 年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一家医院里对一名毫无防备的患者进行了测试。

我了解到很多东西，以至于在转移到宾夕法尼亚州之前，我被锁在主管办公室里两个晚上，接受审问。我被问了很多问题。我的忠诚在哪里？如果美国遭到入侵，我会支持谁？我会使用自己的能力对付美国吗？我会在公开场合讲我了解的事情吗？我支持外星人入侵这个星球吗？

我被威胁说，如果我说出对我的审问或我的信念，政府将宣布我精神错乱并永远把我关起来。我向你保证，我以对我有利的方式回答了所有问题！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我对政府的信念。我还从营地的乡民们那里知道，在山里有叛乱分子和庞大的军火库。他们在等待反抗的那一天。那一天已经到了。

23 释放 (Release)

我的宾夕法尼亚之旅是一次短暂的自由之旅。我乘几辆公共汽车经过肯塔基州、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请记住，我是无人陪伴的，随时可以逃脱。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将会成为一个被追捕的人，再也不能回到我的家人身边。在通宵的公车旅行中，我坐在许多杰出的美国公民旁边。我自嘲地微笑着，我想着他们的反应，如果他们知道我要从一所监狱转到另一所监狱的话。我看上去像他们

一样自由，但我仍然是美国政府的囚徒。

当我终于到达 Minersville 时，我想找一部电话叫出租车。小镇的街上没有公共电话亭，所以我进入一家银行问职员哪里有电话亭。柜台后面和蔼可亲的中年女士非常热情，让我到柜台后面用他们的私人电话。问我是不是新来的。我回答：“是”。他们问我有没有工作，我再次回答：“有”。当他们问我要去哪里时，我告诉了他们。

“到当地山上的联邦监狱营地”。顿时，他们的脸变得煞白。毕竟，他们独自和我一起在银行里，等着我返回监狱。当他们紧张而礼貌地与我保持距离时，我看到了他们对抢劫和强奸的幻想。很快，我补充说，我是囚犯们的老师，但是他们仍然对我保持警惕。我把行李拿到外面，等了三个小时才坐上镇里唯一的出租车。

这个营地与肯塔基州的营地非常不同。它更像是一个秘密的政府设施。肯塔基州的营地很旧，位于镇中心。孩子们穿过马路，在营地对面的学校院子里玩耍。在这里，只有冷峻的山脉和荒凉的建筑。在处理我的案子过程中，我可以说这些警卫比南方的警卫更冷漠，甚至可能更笨。也许是地下的煤块使他们的感觉变迟钝了。

类似于公寓楼，这里的形式更加紧凑。这些囚犯大多来自东北，他们不友好、傲慢、富有。许多人是律师，这真的让我非常高兴。我觉得他们终于到了属于他们的地方，除了他们还在呼吸！

因为离她生活的地方只有五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我的妻子经常来看我。随着访问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和频繁的争论，我意识到这场婚姻继续

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但当我想到孩子们时，我的心都碎了，所以我仍旧坚持。

再一次，我迅速地升任教育部门主管。我教过 GED（General Equivalency Degree）和 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课程。我的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非法移民。有一些阿拉伯人、天朝人和欧洲人。我的课程有时会从英语转向美国政府背后的真相。我的一些学生曾经是恐怖分子，所以他们对我说的话很着迷。

当警卫经过教室时，我迅速回到当天的课程内容。没有警卫或上司的监督，我不应该教课。但是，我变得如此受人信任，以至于我未经事先批准就可以自己设计课程和议程。事实上，监狱整个教育部门的主管经常要求我审查我自己的主管！当然，一些囚犯将此解释为我真的是政府间谍。没关系。我有一个很好的职位，甚至写了一本关于如何教授 GED 和 ESL 的书，但它很快被政府据为己有。我的同事是大型公司的总裁或副总裁。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将永远铭记他们。

在宾夕法尼亚州，我遇到了我最好的朋友彼得·菲拉托夫(Peter Filatov)。起初，我不喜欢他。我以为他冷漠且傲慢，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一天，我回到宿舍，发现我的床和物品被搬进了彼得的小房间里，我很沮丧。我们通宵交谈，发现我们有相似的背景。他是乌克兰人，我是俄罗斯人。我们俩都喜欢运动。我们俩都被我们信任的人背叛了。我告诉他我的故事，以为他会觉得我在发疯，但他理解并想了解更多。因此，我教他有关思维模式、色彩疗法和梦境分析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了解了我的智力，决定我应该写一些我的信息与他人分享。起初，我拒绝了，但是彼得坚持不懈。

我们的合作成果是一本书，名字为《付出必有回报》(As Ye Sow, So Shall Ye Reap)，以及与之配套的工作手册 – 思维疗愈。从那时起，彼得和我一直是最好的朋友。他是第一个怀疑那个为我解除编程的女人动机的人。我拒绝相信她不是好人，但是彼得看到她是如何控制并决定我的一举一动的。

有一天，我收到了彼得·穆恩(Peter Moon)的来信，请求我同意在蒙托克的书中讲述我的故事。当我跟我的解编程员说起这件事时，她勃然大怒，立刻口授了一封信给我，让我寄给穆恩，告诉他该去哪里做什么。所以，当我的狱友克雷格 (Craig) 来到我的小隔间要我的签名时，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惊讶。他手里拿着一本书，那是他母亲从佛罗里达寄给他的。那是关于蒙托克的第一本书 ---- 在致谢表中有我的名字！很快，我成了营地里的名人。每个人都以为我是间谍。他们无法想象我在时间旅行和基因实验中的那种经历。克雷格告诉我，他的母亲是一名放射疗法从业者 (radionics practitioner)，想与我交谈，但我暂时还不想参与其中。稍后我将详细介绍这种联系。

负责处理邮件的营地警卫是个漂亮的女人，我称她简(Jane)。她是一名前海军陆战队员，动作迅速比手雷还快。她和我成了朋友，私下里把我的邮件给了我。我锻炼的时候，她经常偷偷靠近我，对我的身体评头品足。她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小生物。我很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但如果有人知道的话，我们俩都可能陷入严重的麻烦。简为了我让违禁品进入营地，让我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发货。最终，她向我吐露说我的邮件是她阅读的唯一邮件，但它们吓死了她。她从未详细解释过为什么要看我的邮件，但她说她觉得我很迷人，给我写信的人也很奇特。

有一次，我和一个叫达克·兰博（Dack Rambo）的演员一起工作，他是电视节目“达拉斯”（Dallas）的明星。达克感染了艾滋病，而我的解编程员的一位加州朋友要求我帮忙处理他的案子。达克成为我的好朋友，也成为我的客户。他被他的母亲和妹妹控制，那两个女人使他的生活痛苦不堪。他去世后，我非常难过，因为他的艾滋病已经缓解了。当他在洛杉矶的医生坚持要他接受卡波西综合症(Kaposi syndrome) 的放疗和化疗时，我警告他不要这样做。这些治疗削弱了他的心脏，直到它最终停止跳动。我仍然能在超空间看到达克，他时不时地为我提供建议。我答应他，我将实现他为绝症患者开设康复中心的梦想。我希望有一天能实现我对他的承诺。

我妻子的老板与一位来自长岛的国会议员关系很好。她和这位国会议员谈了把我转移到费城的一个过渡中心的事。根据他的具体指示，我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他，描述了我的需求，我想让他做的事情，并补充了以下事实：我们的食物不足，医疗条件差，政府在宠物项目上浪费政府资金，以牺牲囚犯的利益为代价。想象一下，当我发现国会议员将我的信转发给监狱长时，我的震动和惊讶！从那时起，我受到营地管理员的认真监视和强烈警告。我显然让他在国会面前难堪了。担心遭到报复，我迅速把情况告诉了我的妻子。国会议员然后打电话给监狱长，后者向他保证我的安全。几周后，我被转移到费城的军事基地。它毗邻埃尔德里奇号停靠的船坞！我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我在费城的时间很短暂 ---- 只有四个半月。在那段时间里，我了解到，政府在全国各地藏有大量物资，以备国家或全球紧急状况时使用。我还被告知，基地和船厂的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复杂隧道和管道，有数英里长。

我想知道它们是否连接到用于高速列车的一系列地下隧道，就像我在蒙托克看到和使用的那些隧道一样。这些交通工具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实际上无视时间和空间。它们进入地下超空间，这样一来，人们可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从南加州到达缅因州！这些隧道和管道遍布我们的整个星球。它们是在本世纪初被发现的，没人会承认他们知道是谁建造的。外星人利用它们往返于他们的地下基地。它们在美国有几个入口点，政府有所有位置的地图。蒙托克位于这些管道的其中一条线路上。

每周我都会花几个小时与我的解编程员通电话。我们与理查德·霍格兰德（Richard Hoagland）和美国宇航局（NASA）合作，拍摄了一幅神秘的图像，这幅图像是从接近木星的“珍珠串”（String of Pearls）彗星发出的。据说这幅图像与扑克牌中的黑桃杰克相似。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你可以想像一下我有多惊讶，因为那是与我外祖母作为小女孩时在奥地利山区看到的完全相同的图像！正如你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当我外祖母指给两个表/堂兄弟去看时，他们两个都倒在地上死了。霍格兰德对这个故事以及我对古希伯来文字和字母的理解能力很感兴趣。显然，这些信息是由这颗所谓的彗星传送到地球的，没有人明白它们的意思。此外，这些字母还穿插着超空间符号、数字和原型的组合，使 NASA 和研究它们的一些机构感到困惑。

每天，我都打电话给我的解编程员，告诉她最新一组传讯的含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人类 DNA 和思维模式升级的指示，但其它则是关于地球上的外星人和灾难的警告。我知道这些信息来自一个先进的 ET 文明，类似与我交流的奥哈鲁理事会。消息还指出，“珍珠串”彗星是一个被创造的事件，目的是为了将木星变成太阳，从而融化附

近的木星和土星的冰冻卫星。这将创造出许多适合居住的类似地球的行星。我甚至被给予每个未冻结的世界以及可能容纳人口的列表。

现在，我的刑期已到最后六个月，我不得不在“纽约布鲁克林美丽的 Bedford-Stuyvesant 的一座美妙的中途之家”中度过。我走在街上，确保自己没有遇到任何帮派。与中途之家相邻的建筑物发出连续射击；我们甚至被告知晚上要远离窗户。

一整天外出后的例行登记期间，我被一名警卫假借毒品尿检为名带进卫生间。一关上门，警卫就拿出苏联卫星拍的内华达州 51 区的照片，让我辨认建筑物和跑道。之后，他每周都来我的房间几次，谈论 UFO 以及政府对它们的了解。有一次，他变得非常激动，竟然哭了。这个话题使他感到害怕。他很高兴能有像我这样的人来谈论这件事。我离开中途之家回到家后，他曾打电话问他是否可以带一群人来讨论 UFO，但他从未来过。

不久之后，我的解编程员将“The Man Who Knew Too Much”的作者带到我家，为 HBO 一个特别电视节目对我进行了采访。整整一个周末他都在我家，他研究我的个人笔记，然后把它拿走了几个月。这个节目没有任何结果。此后我与解编程员的关系恶化了。她开始把我在这里分享的信息归功于自己。告诉其他人，当她去监狱探望我时，她把那些信息放在我的脑子里。我很快开始意识到她是如何操纵我并干涉我脆弱的婚姻的。我打给她的电话变得不那么频繁了。她打给我的电话仅仅是为了获取我收到的信息内容，或者是批评普雷斯顿和邓肯。无论如何，我很高兴能与孩子们在一起，并努力使我的婚姻正常运转。但事与愿违。

24 生活仍在继续 (Life goes on)

当我回到家时，长岛上几乎没有工作可做。最后，我接受了智障和弱智成年人日间治疗中心的一份低薪工作。因为他们的光场和 DNA 模式告诉我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小就受到虐待和误诊。因为不允许我对任何委托人或其治疗发表评论，这给我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我渴望用颜色和思维模式的替代疗法来改善他们目前的状况。

在这个机构工作比在监狱里工作还要糟糕。人们对他们所看到的一切胡诌八扯。主管们的年龄比我的孩子们大不了多少，对现实世界毫无经验。他们写的关于员工们的肮脏报告只是因为他们权力在握。人们必须格外小心在客户面前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因为任何事情都可以被解释为虐待。这段经历使我想起了蒙托克的日子，那时小男孩们被训练去和邓肯这样的通灵大师一起工作。要是有人监督那些命令者并制止他们的暴行就好了。也许是更高的力量把我放在这里，让我学习谦卑和宽恕的课程。

这些人相当无助，完全依赖他人来满足他们的一切需求。在我自己的生命中，也有过这样的时候。我意识到，对于天使和 ET 来说，人类是弱智和智障者。人类希望更高等的生物能够以同情心对待他们并帮助他们前进。考虑到这一点，我把我的目标定在为教室里的客户做同样的事情。我为老年人和有病的人开设了一个新的高级班。幸运的是，我的学生都没有暴力行为，但是许多危险的智障和弱智者走廊里游荡。尽管员工们接受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培训，他们仍然每天受伤。

国家为照顾这些人而浪费的金钱使我感到惊讶。我想州政府是在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发生另一场柳溪(Willow-brook) 危机。你可能还记得，柳溪是纽约史坦顿岛的一家精神病院，在 1970 年代初期由于杰拉尔多·瑞弗拉 (Geraldo Rivera) 的揭露而闻名。他伪装成一名雇员，用隐藏的摄像机拍摄了政府雇员对智障儿童和成人的虐待行为。这使杰拉尔多声名大振。通过实施和容忍这种滥用，国家创造了一个不自然的环境，里面充斥着不合格的人，他们挥霍纳税人的钱。在精神保健机构的门面下是一家正规企业，由几个只关心金钱的个人拥有和管理。顶层的人赚了异乎寻常多的钱。劳动工人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在做这份工作的同时，我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加支离破碎。我的妻子拒绝尝试让婚姻顺利进行的任何做法。她对我越来越有敌意。她为自己和孩子们做饭和洗衣服，但她却拒绝为我做。我默默接受这一切，我继续打扫房子，帮助准备饭菜。

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在我不在的时候，她很享受她的自由，变得非常独立。但是，她没有意识到，她的独立是由她的老板（一位富有的律师）促进的，老板为她和她自己的孩子们提供了额外的钱。他给她钱买了辆新车，甚至以挽救破产为幌子买下了我们的房子。还有私人晚餐和约会。通过给孩子们购买礼物来赢得他们的爱戴。为我的家人做得很好的表象下，他实际上是想把我赶出家门。他的妻子，一个琼·里弗斯 (Joan Rivers) /芭芭拉·史翠珊 (Barbra Streisand) 类型的人物，对显而易见的表象视而不见。她不愿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所以允许丈夫到处拈花惹草。当我尝试与她讨论这个问题时，她转而反对我，并试图利用我在蒙托克的经历来证明我的情绪不

稳定且疯狂。与所有人一样，我确信他们最终将面临艰难的教训，那将迫使他们对自己进行长时间的、艰苦的审视。

在这段时间里，我搬进了我们房子旁边的车库，它被改建成住房。在离婚协议签署之前，我拒绝永久离开这个住房。这样，我的妻子就不能指控我遗弃他们。因为我一直着迷于用来给我编程的设备以及普雷斯顿介绍给我的那些设备，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学习放射疗法(radionics)，并最终成为放射疗法的教师和咨询师。我的老师是我的朋友克雷格的母亲卡洛琳(Caroline)，克雷格是佛罗里达州一位友善的牧师。

卡洛琳通过电话、录像和录音带训练我。我们一起开发了结合海豚频率和古希伯来原型的模板，以治疗显示在无线电机上的思维模式。这些模板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对于那些不熟悉无线电模板的人来说，它们是示意图，为创建新概念奠定基础。在放射疗法中，它们被用来作为振动传播的来源，这个振动传播被传送到目标，以治疗和/或改变思维模式。

这些情况也让我得以继续我在监狱中开始的康复实验。我在工作场所为每个客户拍摄了照片，然后我自己将这些照片用于放射治疗。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使用我的机器，我能够控制整个建筑物，因此没有人受伤。在我学会识别出癫痫病患者头脑中的电子风暴之后，我开发了一系列无线电模板来阻止癫痫发作。我还发明了用于癫痫病患者的帽子/头盔，它可以消除大脑中多余的电流，从而防止癫痫发作。

我能够看到精神病患者周围存在的奇怪的光场模式，并学会了如何将他们的光场模式改为更合适的模式。这成功地消除了许多情况下的攻击行为。实际上，我是从「蒙托克项目」的实验中学到这项技术的。其中一项实验涉及心理师通过心理活动改变目标的光场，以确定其思维模式是否改变。

他们试图确定是否必须先改变思维模式，然后才能改变光场。这项实验表明改变光场就像缓解一个症状，而改变思维模式恰恰是问题的根源。结果表明，在光场中操纵颜色和符号暂时改变了思维模式，可以进入希望的编程程序。但是，如果首先改变思维模式时，一个更持久的变化发生了，这随后影响了光场。

有一天，卡洛琳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刚刚通过电话认识了一个女人。她认为这个女人与我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会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这名妇女已婚，住在爱达荷州边界的俄勒冈州。她离我有 3000 英里远。我会对她说什么吗？为什么？但是，因为卡洛琳对我很好，我不能拒绝她的建议。因此，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那个女人，很幸运地在她的答录机上留言。我给珍妮特·迪安（Janet Dian）留下了一个匆忙、就事论事的口信，我默默地祈祷一切到此结束。我打电话给卡洛琳，告诉她我给珍妮特留了口信，但觉得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听到她的消息。

与此同时，我在新泽西州的一门课上遇到了一位职业模特。当这个女人走进教室的时候，整个房间都明亮起来。米娅和杰米从马萨诸塞州开车过来听我讲课，在她们和这个漂亮的模特之间，我的注意力被撕裂了。

25 珍妮特 (Janet)

与模特约会几次后，我意识到她对我的孩子们来说不是一个好继母。尽管如此，我还是迷恋她的漂亮。同时，我也努力与米娅和杰米保持联系。我的脑子里有很多事情。这包括对失去家庭的难过和忧愁。然后，一个晚上躺在床上时，电话响了。

珍妮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温柔，几乎像是耳语。她那种天使般的气质没有丝毫生气或敌意的痕迹，所有这些都是我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已经习惯了的。在我们交谈的第一部分中，她非常害羞，她告诉我，她从未去过纽约，而且与同一个男人结婚 22 年了。在交换了背景资料之后，我们讨论了我们的现状。事实是，我们都已经与其他人结婚并且相距 3000 英里。在我的脑海中，我一直在想，我当然不需要另一个电话朋友。

谈话转到我参与的「蒙托克项目」。她以前从未听说过，但答应去找那些书并阅读更多有关它的信息。当我向她讲述我的蒙托克经历时，我开始想起有关珍妮特的一些事情，那些事情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我回忆起一千年前，我和她在另一颗星球上的不同地方和时间段的画面。试着把那些画面从脑海中推出，新的图像又涌了进来。

我看到她离开了她的丈夫，搬到东部，嫁给我并生了我的孩子。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几秒钟内我就将所有这些内容脱口而出。电话的另一端寂静无声，似乎定格在永恒。我以为我又在轻率地胡说，毁了本来可以很好的友谊。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接受了这些计划。等她

从秘鲁旅行回来后，我们将讨论她访问纽约的可能。

当我挂断电话时，我意识到自己确实太过分了。这是一个我以前从未与她交谈过的女人。我告诉她要离开她的丈夫和生活，放弃她收入丰厚的工作，从西到东跨越全国嫁给我，并生育我的孩子！我想我走得太快了。毕竟，我们甚至还没有第一次约会！

我猜想，放下我的电话之后，她会认为我疯了，再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令人惊讶的是，她写信给我，分享了对我们过去在一起的回忆。她还寄给我一些保健产品，用来镇定我的神经，净化我的身体。当从爱达荷州的办公室给我打电话时，我立刻就知道是她。有时，我着急打电话给她，她接起电话就说：“你好，斯瓦洛。”

到了晚上，我飞入超空间，与她的灵魂能量在一起。我们每晚都在这种状态下做爱，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我们的思维模式绑定在一起。我每秒都在想她。我的父母和妹妹以为我爱上了 3000 英里以外的已婚女子，这太疯狂了。请记住，当时我仍然住在我妻子和孩子所住房屋旁边的车库里。没有人认真对待我。我再次怀疑自己的理智。

母亲节那天，大约是我打电话给珍妮特的一个月后，我和妻子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战斗。她把男孩们放进车子，回到屋里，用拳头反复打我的头。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当我试图避开砸向我的电话机时，一把椅子向我的脑袋飞来。昏迷了近两个半小时之后，我在书房的地板上醒来，看到急救人员在努力让我恢复知觉。

他们用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急诊室，我在那里接受了脑震荡和颈部外伤的治疗。在这个时刻，我意识到我不能再维持我的婚姻了。它比我想承认的还要死气沉沉，但我也根本不想和别人重新开始。正是这种恐惧使我一直努力保持团结在一起。事实上，我一开始就不该娶这个女人。

这次事件发生后不久，我签署了最后的离婚文件，搬进了父母家。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又有了一次奇怪的经历。半夜醒来，瘫痪着，看到一股旋转的黑暗能量在我的房间里，然后我就晕了过去。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感到恶心和胃痛，几乎无法正常工作。我最好的朋友，彼得，像往常一样来帮我。他开车将近 100 英里到我家，帮我收拾东西，并将所有东西都送到我父母的家里。没有他，我不可能做到。

那天晚上，在我的新卧室里，我感到了我一生中最孤独、最悲伤的时刻。我想念我的孩子们，想念与他们在一起的生活。在监狱里，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得到自由，重获新生与家人在一起。现在，我知道没有希望了，我再也不会和他们成为一个家庭了。我的心感到如此沉重。我很无助、很迷茫。我哭了一整夜，直到我以为不可能再有任何眼泪。

我想和珍妮特谈谈，但她在秘鲁，她和丈夫有自己的问题。在她告诉他关于我的事情，以及她要离开他的计划之后，他恳求她不要走。然后，他打电话给她所有的家人和朋友，告诉他们珍妮特的身体和情绪都不稳定，应该接受治疗。他没有告诉那些人他是如何殴打她并威胁她的生命的。

珍妮特担心他不会让她离开。他搬进了招待客人的房间，拿走了所有的枪支。珍妮特的母亲从密苏里州来到俄勒冈州，作为一个平衡力量保护她。珍妮特带着尽可能多的行李离开俄勒冈州。她的母亲将其中很多行李运往密苏里州。珍妮特告诉她的丈夫，她将在秘鲁旅行后返回并解决问题。否则，她知道他会阻止她离开。然而，她的打算是从秘鲁到密苏里州，然后到纽约，永久地和我在一起。对她来说，这是信念的一次巨大飞跃。但她内心深处对自己未来的认识，以及从 22 年的身体和心理虐待中解脱出来的渴望，驱使着她前进。

在我们书信来往的那段时间里，我们都对遥远的世界有着相似的记忆。我是一名外交官和科学家；珍妮特是一位老师。尽管是类人生物，但我们看起来并不完全像人类。我们是一对夫妇，但就地球术语而言未婚。我们的家园是黑色和灰色的，温度不高，那是由于大量的云造成的。后来，我们意识到，那是由于负面外星人大规模攻击侵略的结果。在战争的间歇中，我决定离开那个星球去寻找帮助和救援物资。我打算在下一次袭击前返回，并通过中立的第三方向入侵者提供献祭。因为珍妮特担心飞船会在太空中遭到袭击，所以她完全反对这次出行，拒绝陪伴我。我们记得在飞船发射点彼此道别。外面漆黑沉沉。我摸了摸她的手，和其他几个人一起上了飞船。

在这里，我们的记忆分开了。她记得看着飞船发射，看着它爆炸并杀死所有船员。我记得脚下和窗外闪过一道橙黄色的光。之后，一切都变成黑色的了。我相信那件事开始了我们在这个宇宙中的物理分离。逆转花了数千年，我们不得不通过大量的学习才找到回归彼此的路。我相信那次经历是珍妮特害怕被遗弃的根源，也是我害怕飞机爆炸的根源。此外，我们都害怕对方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离开。

珍妮特到达的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但我很紧张，几乎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我们决定，如果我们彼此不喜欢对方，分开将不会附加任何条件。然而，我被一种无法控制也无法解释的力量驱使着。几天前，我神秘地发现了我唯一剩下的信用卡。那是一家大商店发行的。一到那里，我就用我所有的额度买了一枚订婚戒指。我还在当地的一家酒店预订了房间，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见我父母之前共度一段时光。

下班后，我买了一束接机用的鲜花。然后我回家收拾东西，紧张地前往机场。当我到达时，飞机离着陆只有几分钟了。汗水从我身上冒出来，我的手开始颤抖。当我手持鲜花走到到达口时，几位空中小姐在路过时对我的花评头品足。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看着我。我的喉咙哽住了，鞋子像铁一样重。我靠在墙上，大汗淋漓，浑身发抖，因脱水而晕厥。我想逃离到达口。如果她长得丑怎么办？如果她疯了怎么办？飞机滑向到达口时经过附近的一个窗户。如果我现在离开，她将永远找不到我。当我的心脏砰砰地剧烈跳动时，我确信自己是心脏病发作。大门打开，乘客们通过它络绎走出来。他们看起来都很奇怪。也许其中一个就是她。我想念她。如果她认为我很丑或是个疯子，想要离开或拒绝表明自己的身份怎么办？我会崩溃的。最后，一个瘦弱、苍白的红发女人提着沉重的袋子走了出来。正是她寄给我的她的书*后面的那张脸。

【*珍妮特·狄安 (Janet Dian) 是《寻找自己》(In Search of Yourself) 系列的作者，该系列由三本书组成，是通过超灵认识自己的指南。】

她看上去很漂亮，穿着一身白色的、天使般的套装。不知不觉中，我的脚已经挪到了她的身边，我把鲜花递给她。当她接过它们时，我意识到我把它们抓得太紧了，我的手已经没有任何知觉。当我们拥抱和亲吻时，我简直要把她融化在我的臂弯里。当她坐下来整理自己时，我无言以对，感到自己很愚蠢。我说的话似乎都不对。珍妮特看上去比她的照片高，而且非常优雅。当我们取回她托运的行李并来到我的车上时，我感到非常轻松。事实上，我觉得我好像认识她一辈子了。她也有同样的感觉。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讲，自从许多年前彼此最后一次见面以来，我们一直在思想和灵性上保持联系。

我们在酒店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周末。当我们最后去见我的家人时，每个人都与她相处得很好。就连我的孩子们也立刻喜欢上了她。然而，我母亲解释说，她不明白我们怎么能如此亲密，因为我们从未见过面。此外，出于对我孩子们的尊重，珍妮特不能在我分居后这么快就与我一起住在她的房子里。我的离婚手续还没有结束。尽管失望，但我们不得不处这个状况。珍妮特决定回到她母亲在密苏里州的家，直到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回到酒店后，珍妮特一边谈论我的蒙托克经历，一边使用自己的能力从我的太阳轮中移除了一个以太物体。当这个物体出来时，我整个生命都感到提升了。我甚至不知道它在那里。珍妮特解释说，这个物体属于那个马萨诸塞州的解编程女士。这个物体移除后，那个女人将失去对我的控制。从那一刻起，那个解编程女士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然后，那个女人开始了一场针对我的负面活动，告诉其他人说我使用了她的资料并歪曲了她的教导。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她一直向我寻

求帮助和建议，直到珍妮特到来的那一天？我相信她意识到珍妮特现在让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真相，她再也不能控制我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她现在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珍妮特离开纽约去密苏里州的那天，我哭了，我哭得直到不再有眼泪。我几乎下不了床，我心烦意乱，因为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到她。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在电话上与她聊天，写情书给她。她的母亲对我们的关系感到不安，但在试图适应。一天清晨，珍妮特打电话告诉我，她刚做的妊娠试验表明，我们即将为人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她的母亲再也不能够接受或容忍珍妮特选择的道路。要求她无论同意与否，都必须回到纽约。

我的父母当时在蒙托克角度假。他们回家时我不得不告诉他们，因为珍妮特第二天就要到了。我紧张地在餐厅里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当时他们刚把车开入车库。每个人都累又饿。我妹妹的脸上露出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我请她告诉父母珍妮特的到来，被她一口拒绝了，说那不是她该做的事。

首先，我感谢他们的盛情款待以及离婚后收留我。深吸一口气，我继续说，珍妮特的母亲对她的密苏里州之行不再满意，珍妮特不得不离开。因为她没有地方可去，所以她明天要来这里。她只带了自己的手提箱。她的其它物品将在以后运出。珍妮特期望她的离婚手续能在两到三个月内完成。她的问题解决后我们将搬出去住。因此，我们希望她的逗留期非常短暂。

我的父母亲静静地听着我的发言。当我讲完后，我的母亲平静地看着我，说：“哦，珍妮特怀孕了吧？”我惊得下巴几乎掉到了地板上。简直难以置信，我问她是怎么知道的。她回答说，我妹妹在一个多星期前就告诉他们了！我一天前才知道这件事，她怎么可能一个多星期前就知道？我妹妹后来承认，她我们从去世的亲人那里收到感应信息，这也是她能够快速移动“通灵板” (Ouija board) 并得到有效信息的方式。

那一刻，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和往常一样，我的父母礼貌且善良。珍妮特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条件是，我的孩子们来探望时，我们要睡在不同的房间里，以免离婚后这么快地住在一起会冒犯他们或把他们搞糊涂。尽管我当时不喜欢这个条件，但我现在确实明白了。对于我的父母来说，这样的安排是一个诚实的姿态。

我立刻打电话给珍妮特，告诉她一切都很好。我太想念她了，心好痛。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个周末是那么迷人且完美，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完整而无条件的爱。我的一部分无法相信这是真实的。她是那么的平和与善良，从未说过一句刺耳的话，从来没有任何不安或愤怒。我一直在等待着不幸的事情发生，但是它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发现很难相信有人那么爱我，并且是真心的爱我。经过多年的虐待、操纵、心理游戏和限制，我感到自己从长期的昏迷中苏醒过来！

26 找到天堂 (Paradise found)

我们原打算在父母家住上几个月，结果住了将近一年。珍妮特的前夫难以商议，拒绝给她理应属于她的东西。最后，她接受了一个低调的解决方案，结束了她生命中的那段生活。

怀孕并不容易。六个月后，珍妮特开始早产。频繁的医院就诊最终导致了十周的卧床休息。我的母亲和妹妹待她像王室成员。我很幸运地有一个永远支持我的美好家庭。即使当他们认为我疯了或是草率的时候。

起初，珍妮特希望有一位训练有素的助产士接生婴儿，完全反对使用任何药物。然而，她的分娩异常痛苦。最后，她感谢传统的妇科医生，以及在分娩期间和分娩之后帮助她感到舒服的大量药物。

珍妮特的子宫没有扩张，胎儿监护仪开始显示出痛苦的声音。当扎卡里（Jachary）终于在上午 6:05 通过剖腹产出生时（有趣的体重 6 磅 5 盎司），他的脖子被脐带绕了两圈。如果没有剖腹产，扎卡里会被脐带勒死。我们的医生是一位出色的女性，既体贴又耐心。

出生后的几小时内，扎卡里就成功地进食了，还有了听力。他本来不应该那样做，但是他立即开始表现出自己是个老灵魂的迹象，他不打算长时间做个婴儿。从一开始，他就像个成年人。他只有三个月大的时候，就用普通的杯子喝水，七个半月的时候就会走路，八个月的时候说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字。

对于珍妮特来说，扎卡里是她从未想过的一份礼物。她天生就是一位出色的母亲。即使经过许多个不眠之夜，她也永远不会对婴儿发脾气

或失去耐心。我钦佩她的坚韧、镇定、活力和奉献精神。她应该成为所有母亲的榜样。但我仍然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爱我。

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生活平静下来了，我和珍妮特经常谈论我自己的记忆和经历。她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因为她并不会照字面意思去理解每件事，她会问很多问题，必要时还会表示怀疑。珍妮特使我能够澄清自己的记忆，并解释一些原本可能会永远笼罩在阴霾之中的情况。

因为珍妮特是我的“另一半”，所以她能够感受到我的感受，说出能够打开我内心隐藏的记忆片段的一些话。人们对“另一半”和“双生灵魂”这两个词有很多误解。双生灵魂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源自一个超灵的同个火花。火花分裂，成为本质相同但分离的两个实体。通常，除非有特殊情况，双生灵魂不会同时化身。

“另一半”则是：同一实体的互反能量。他们总是一起化身，因为他们的经历需要相似。“另一半”只有一种思想和几乎一种个性。他们通常必须互相结婚。他们来自火花分裂后的同一个实体，他们一个代表右脑（男性），另一个代表左脑（女性）。

双生灵魂类似于一粒种子长出的两枝新芽。当其中一枝新芽分裂成两个且并排生长时，就会产生“另一半”。植物世界有许多类似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提到“生命树”，而耶稣被称为葡萄藤的原因。

有时我会发现珍妮特的镇定与平和几乎令人不安，因为我对此太不习惯了。我发现我必须重新训练自己，不要期望坏事。珍妮特教导我，

我值得拥有宇宙间所有的礼物，神为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一切。我一直拥有这样的知识，但是现在我学会了如何将其付诸实践。

正因为如此，我们住在一幢崭新的房子里，开着一辆崭新的汽车，我和我的孩子们的关系非常好。我有一份很棒的新工作。我从未想到过会有这样的情况。我只能将自己以前的经历与一台很棒的新计算机(除了插座以外所有配件都在)进行比较。现在，我有了那个插座。它一直在那里；我只需要找到它。

在我的余生中，我将致力于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帮助别人。凭借我的能力，我提供的解读帮助通常包括健康咨询和思维模式分析。我还可以帮助那些经历过非常规性创伤并且不知道如何自我帮助的人。那些人包括「蒙托克项目」以及类似项目的幸存者，那些经历过昆达里尼激活的人们，那些被附身或认为自己是换灵者、绑架者、接触者、艾滋病和癌症患者、囚犯、虐待或吸毒的受害者，以及精神病患者。

我想把我从我的经验中学到的知识用于造福人类。我欢迎所有读者加入我的行列，与我一起努力拯救我们的星球和人类免遭毁灭。我的生活告诉我，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蒙托克项目」证明，内在的一切都是可以创造的。让我们大家携手共同创造一个只有和谐存在的完美世界。感谢你让我与你分享我的故事。

27 编辑：后记 (Editor: Afterward)

你刚刚读了一位非凡人物的不可思议的故事。尽管我们谁都无法对斯瓦洛经历的客观事实作出判断，但我们可以根据显而易见的事实有把握地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我们应该心存感激的是，我们当前的时代和道德氛围没有将这些经历标记为一个疯子的咆哮。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信息会被摒弃，仅仅由于当时的流行心态对所涉及的内容感到不舒服。

我们还可以有把握地说，斯瓦洛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能流利地说十多种语言。任何一个亲眼见过他的人都将很快意识到，他不仅拥有天赋的高智商和拓展的智力，而且还幸运地拥有超量的超感知觉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ESP)。

从他的生平故事中还可以明显看出，曾经有许多尝试操纵斯瓦洛的企图，以便获得他的稀有礼物以服务各种日程。

相对于他讲述的各种轶事，并不如他活了下来这一事实重要。在许多方面，他也和你我一样，对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它如何符合我们所谓的“客观现实”感到困惑。

他生命中的一线希望是，他内在的生命力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爱，爱使他摆脱操纵的束缚。最重要的是，斯瓦洛的人生故事是对爱的最高境界的戏剧性再现和释放。爱的原则最终将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我们最好开始学习。

斯瓦洛最显著的方面是他与能量和特殊事物相结合的能力，这些能量和特殊事物通常被描述为超自然的或多维的。虽然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些特殊事物并非总是容易理解，但斯瓦洛以一种有组织的、科学的方式看待这些特殊事物。他称之为超空间语言。超空间语言，他指的是我们潜意识中的符号和原型，我们的言语、想法和思维都依赖于这些符号和原型。

尽管我们全都在不断地使用超空间语言，但对于我们典型的显意识头脑来说，它并不容易使用。在我们的正常显意识中，我们仅使用人类原始语言的片段。有时被称为“巴比伦语言” (Language of Babylon)或“维利” (Vril)，斯瓦洛对此有独特的演绎形式可以与我們分享。他的个人目标之一是为人类提供一本工作手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理解许多符号，它们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并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当你开始以这种方式与你的潜意识互动时，你便开始清除你存在的蜘蛛网，并将黑暗与光明分开。最重要的是，所谓的灰色区域变得不那么模糊了。这是将我们带入下一个八度音阶的语言。

我个人知道这一点，因为在与斯瓦洛合作的过程中，我也成了他的学生之一。我经历了戏剧性的生活变化，而我才刚刚开始。在许多情况下，斯瓦洛超出了那些寻求他帮助的人们的期望。斯瓦洛正在写一本书，不仅要教给人类这种语言，还要帮助每个人改善或修复他们自己的生活。他新作品的暂定名字是《心理手册》(The Psychic Handbook)。

他要分享的信息是如此之多，以至于珍妮特·斯瓦洛和我被赋予编辑它的任务，以一种普通人可以轻松消化和使用的方式。尽管可能不止一本，但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将斯瓦洛的工作坊风格和他动手能力的强烈实用性转变成一种书本形式，其中每个阅读它的人都将超越当前的视野，并被带入新的意识境界。最终，这意味着你个人生活中的幸福与和谐。无论你是无聊、被劫持还是被某个家庭成员抑制，都有一个新的现实在等着你。

你们可能都知道，我收到了许多人的来信和请求，帮助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项目。所以，我必须非常谨慎地遴选和选择我要做的事情。斯瓦洛的书是未来我发现要从事的最有价值的活动。我非常喜欢和他一起工作，我期待着他将来与我们分享的信息。接下来，我想请你听听斯瓦洛对超空间语言的看法。

28 超空间语言 (The language of hyperspace)

通往我今天所处位置的道路漫长而艰难。我希望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但我学习的是艰巨而非常规的课程，那显然是我灵魂的意图。我的经历给我留下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我现在该如何处理这些经历？其次，经历所有这些困难有什么好处？

我现在知道，我的目的是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或许更远，预防和/或治愈他们痛苦的生活经历。我的目标是通过教导大家如何通过分析自己的思维模式来治愈自己，从而消除对各种类型

的医生、心理师和一般治疗师的需求。通过确定你的思维过程的起点和原因，你可以学会消除或废弃吸引你的负面经历的负面影响。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 只有你自己才能做到。如果有人试图对你的状况进行治疗或纠正，但你没有纠正其背后的思维模式，那么那个状况最终会返回。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有时会比以前更糟，因为你必须更有动力去进行最后的治疗和纠正。消极的冲动会促使修正行动产生。

现在，我毕生的工作就是激励人们自我疗愈。我正在为此目的编写一本手册，它将允许个人在必要时帮助他自己。其中包括以下信息：数值和符号、如何接收和翻译超空间语句、梦境分析、思维模式分析、光场、治疗技术、放射技术、时间旅行、DNA 解读、天使阶层、与逝者交流、星光层和超空间旅行，以及超空间字典。所有这些身心康复技术都将致力于消除那些负面的思维模式，它们阻止你与真实的自我建立联系和沟通。

神的思想(God-Mind)不会以类似口语或书面语言的低级标准来表达。相反，它以颜色、音调和原型来表达，建立了沟通 and 理解的三位一体。宇宙间的、多维的和跨宇宙的，它是所有创造的基础。那些了解超空间语言的人可以随时随地随想地交流。超空间的语言超越了时空限制。色彩疗法是超空间语言的一部分，是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思维模式的一个基本方面。

想象一下，你在自己的床上或最喜欢的椅子上睡着了，然后突然发现自己以惊人的速度飞过一片陌生的土地。天空是不同的颜色，有多个

太阳。随着场景的发展，你开始看到一些看起来像几何形状和奇怪的象形文字的符号。它们以各种不同的颜色发光，它们以奇怪的顺序排列。信息跳动着贯穿你的整个生命，可能使你感到不安和困惑。在短暂的一刻里，你体会到无所不晓的觉知。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你感到绝对的喜悦。突然，你被一种头晕的感觉惊醒，立即忘记了你刚刚才知道的所有重要信息。你的下巴、脖子、后背和头部会感到压力 ---- 好像你经历了一个极度紧张的情况。

你做噩梦了吗？你晚餐吃了辣椒热狗吗？你失去理智了吗？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no”。你经历了一次超空间旅行 ---- 那里没有时间或空间，所有事件同时发生。

这种现实水平瞬间向你的意识展示了思维模式，以彩色几何形状的方式。这些思维模式被称为“原型”(archetypes)。原型是一个人的思维模式的视觉表示。无论个人的想法如何，无论他的理念、情绪或信仰如何，都将立即以这种彩色原型的形式显示出来。喜悦和瞬间“知晓”的原因是，你现在可以为自己“解读”你是谁以及你是什么！当你返回到物质层面时，你会立即忘记此信息，因为你的大脑不乐意或不容易接受此信息，大脑只有经过训练才能解密地球上生命的物质部分。

物质现实的基础是各种能量层，它们操纵所有存在的原子结构。这些能量由思想(MIND)控制。可以这么说，无论什么想法都引导能量去创造那个想法。人类会以个人、家庭、种族、民族和人类的身份自动执行此操作。显然，以相同方式思考的群体越大，在地球平面上的显化就越强且越快。人民和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

原型和相关颜色的思维模式符号是存在的最纯粹的语言和交流形式，发生在神的频率(God-frequency)，它是各处的一切生物共有的。使用超空间语言，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了解任何生物并与之交流。当意识从这种纯度下降到物质现实的密度时，这种纯粹的形式就被污染了。颜色和原型通过大脑转化为个人或集体思维中的象形图。接下来，它们成为口头语言，然后成为书面语言，最后成为非常原始的社会的肢体语言。

通常，梦境包含无法从超意识或潜意识传递给显意识的原型，这主要是因为显意识受制于社会规则，这些社会规则阻碍了人们对非常规事物的关注。“看到”符号或异象的人被视为处于“正常”人的边缘。因此，梦的象征极为重要。在你学习如何解释这些符号之后，用记录梦境的日记做对比，可以让你的信息或重要信息变得更明显。我写这本手册的原因之一就是帮助你解释自己的梦境符号。

思维模式原型与物质身体有着重要的关系。原型背后的思想产生的能量创造了身体发育的 DNA 序列。所以，如你所想，你就是这样子的！思维模式以四个为一组创建原型“句子”。四种蛋白质构成每个人的 DNA。每种蛋白质都是原型序列到 DNA 序列的转化。理解原型及其序列的人可以通过思想/颜色来操纵原型和序列，因而从字面上完全改变自己。某些颜色/原型代码可以解锁特定的 DNA 代码。这也将 在手册中讨论。

这个过程 中的指导非常重要，以防止不受控制的昆达里尼激活，或在指定时间之前打开主要的 DNA 序列。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一个人可能会变得疯狂、痴迷、病危、自杀或对化学物质上瘾。不当的培训

会造成危险的情况，并且在宇宙中都是非法的。这就好比给孩子一辆豪华跑车的钥匙，然后告诉 TA 去开车 ---- 那是行不通的！在物质现实中，你的身体就是你的交通工具；你的想法是驱动力。只有头脑清楚、训练有素、有理智的驾驶员才应该被允许驾驶自己的交通工具。任何见过麦田圈的人都见过它的原型。大多数麦田圈都很复杂，由几种原型或通用符号组成，必须对其加以剖析才能理解。每个麦田圈都是一个句子，有时甚至是一个段落。谁制造它们以及它们的含义将在我的下一本书中讨论。

我的意图是，在读者们的探索中，我即将出版的书将帮助所有的读者成为敏锐、谨慎和有识之士。

29 编辑：附录 (Editor: Appendix)

对于那些不熟悉「蒙托克项目」和以前有关该主题书籍的人，这个附录是为了让你熟悉整个系列的故事，以便你可以轻松地掌握本书中的参考文献。

「蒙托克项目：时间实验」(The Montauk Project: Experiments in Time) 发布于 1992 年 6 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有史以来最惊人、最秘密的研究项目之一。俗称「蒙托克项目」(Montauk Project)，这项奇异行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43 年，在新型驱逐舰护卫舰“埃尔德里奇号”(USS Eldridge) 上进行的隐形实验。

当时“埃尔德里奇号”驻扎在费城海军基地，与这艘船有关的事件通常被称为“费城实验”(Philadelphia Experiment)。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使该船无法被雷达探测到。虽然目标实现了，但却产生了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严重副作用。这艘船变得肉眼不可见，据悉，被从我们所知的时空中移除。

尽管该实验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突破，但对相关人员来说却是一场灾难。水手们被运出这个维度，再以完全的脑迷失和恐怖的状态返回。有些人甚至被植入船本身的舱壁里。那些幸存者要么因为“心理不健康”要么因为其它原因而被开除。

整个事件都被掩盖了。战后，研究在约翰·冯·诺伊曼博士(John von Neumann)的指导下继续进行，他曾经是“费城实验”的技术指导。他的新任务是，找出是什么造就了人的思想(mind of man)，为什么没有灾难人们就无法经受多维特殊事物。纽约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实验室(Brookhaven Labs)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人类因素研究。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成立于二次世界大战后，是世界上第一家主要的原子研究机构。在二战前，这一地区曾是美国最大的纳粹分子总部。他们被称为德裔美国人同盟(The German American Bund)。

约翰·冯·诺伊曼是布鲁克海文新项目负责人的明智选择。他不仅是现代计算机的发明者，而且其本身就是数学天才，他还能够使用军工企业的巨大资源。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获得的纳粹心理学研究的庞大数据库。在这种背景下，约翰·冯·诺依曼试图将计算机技术与复杂的无线电设备相结合，然后将人类的思想与机器联系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经过多年的经验式实验，人类的想法最终可以被深奥的水晶无线电接收器所接收并传送到计算机中，计算机可以依据信息单位(bits)存储想法。这种思维模式可以显示在计算机屏幕并打印在纸上。这些原理得到了发展，技术也得到了提高，直到构建了虚拟的思维阅读机。

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让心理师得以思考，即一个想法可以通过计算机传输并可能会影响另一个人的思想。最终，「蒙托克项目」获得了对思想如何运作的深刻了解，并触摸到了思维控制的潜在危险。他们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国会随后下令解散该项目，至少部分原因是议员担心自己的思想受到控制。

帮助开发该项目的私人企业没有听从国会的命令，而是试图游说军方，说这种技术用于战争中，可以控制敌人的思维。一个拥有雄厚财力并且与军方有某种联系的秘密组织决定，他们将在英雄营(Camp Hero)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机构，英雄营位于纽约长岛蒙托克角的一个废弃的空军基地里。



蒙托克，长岛，纽约 (Montauk, Long Island, New York)



英雄营雷达，「蒙托克项目」的中心所在

(Radar at Camp Hero, which became the centerpiece of the Montauk Project)

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营地装有一个巨大的 Sage 雷达天线，它的发射频率大约为 400-425 兆赫。巧合的是，同样的频率被用于进入人类思维意识。在 60 年代后期，尽管没有军方的资助，但营地还是重新开张了。到 1972 年，「蒙托克项目」已全面展开，对人类、动物和被认为存在的其它意识形式进行了大规模的思维控制实验。

多年来，蒙托克的研究人员完善了他们的思维控制技术，并继续深入挖掘人类潜能的深远范围。通过开发不同人的心理能力，最终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心理师的想法可以被机器硬件放大，幻觉可以被主观及客观地表现出来。这包括物质(matter)的虚拟创造。在我们称之为“普通人类经验”的历史中，所有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运行「蒙托克项目」的负责人并没有打算就此罢手。

他们想更进一步地深入到异乎寻常的领域。曾经发现心理师可以显化物质，据观察，这个显化可能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它取决于心理师的

想法。如果心理师想到一本书，但是想着它昨天出现，会发生什么呢？正是这种思路和实验带出了人们可以弯曲时间本身的想法。

经过多年的经验式研究，时间门户已经被打开，大规模且令人发指的实验正在进行。「蒙托克项目」最终进入了一个怪异的高潮，时间涡流被打开回到了 1943 年，最初的费城实验。

如果不是电子天才普雷斯顿·尼科尔斯，所有这些信息都不会被曝光，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实验的不知情的受害者。普雷斯顿为长岛的一家国防承包商工作，在研究通灵中的感应时，发现正在传播的持续不断的无线电波阻碍了与他一起工作的通灵者。普雷斯顿是一名无线电和电子专家，他追踪该无线电信号一直到蒙托克空军基地，从而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详尽研究。他获得了「蒙托克项目」期间使用的许多设备。但令他沮丧的是，许多蒙托克人都记得他曾在那里工作过。

当他的堂/表连襟坚持说他一直在蒙托克时，这件事达到了顶点。普雷斯顿争辩说他从来没有去过蒙托克，两人因此几乎打了起来。这场争论结束后不久，普雷斯顿开始瞥见自己从未意识到的过去生活。在与「蒙托克项目」有某种联系的许多不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交谈之后，普雷斯顿得以将发生的事情拼凑在一起。不知何故，他在两条不同的时间线上幸存了下来。其中之一，他在蒙托克工作；其中之一，他在另一个地方工作。

当一个名叫邓肯·卡梅伦的陌生男子 1985 年出现在他家门口时，普雷斯顿的发现得到了证实。邓肯对通灵研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赋，他声称自己曾在这一领域接受过国家安全局(NSA)的培训。没有提及自

己在蒙托克的痛苦磨难，普雷斯顿带着邓肯去了蒙托克。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知道基地的整个布局，还记得曾在那里工作过。邓肯被认为是时间旅行实验中使用的主要通灵者，他还记得在最初的费城实验中与他的兄弟爱德华（现在被认为是艾尔·比莱克）一起登上了埃尔德里奇号。

根据普雷斯顿和邓肯的说法，「蒙托克项目」于 1983 年 8 月 12 日达到顶峰。一个功能完善的时间门户已经全面运作。但事情失控了。邓肯召集了一群人，决定让这个项目崩溃。坐在蒙托克椅子上（它是与深奥的无线电接收器相连的装置，上面镶嵌着水晶，可以从巨大的发射器中发出想法。），邓肯从他的潜意识中释放了一只巨大的野兽，实际上摧毁了整个项目。在基地工作的人们突然放弃了基地。基地下面的通风井和主要地下设施的入口随后被水泥填埋。所有这些背后的情况直到今天仍然是个谜。

尽管发布了有关该故事的未经授权的视频，举行了几次有关「蒙托克项目」的讲座，但却没有关于该主题的书籍。不同的作家曾尝试完成这项任务，但要么在心理上无力应付，要么被各种现象吓得半途而废。《纽约时报》的一位科学记者启动了这个项目的报道，但当他惊讶地发现「蒙托克项目」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时候，他放弃了。

我是在研究普雷斯顿发明的一种精巧的音响系统时遇到他的，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正在听一个精彩的故事，它至少比我听过的科幻小说更好。几个月后，我决定着手撰写「蒙托克项目：时间实验」(The Montauk Project: Experiments in Time)。那本书的写作没有征询普雷斯顿（他想要保护他的消息来源）以外任何人的意见。与其进行

昂贵且费时的调查，我的策略是尽可能快地获取信息，并利用这本书收集其它线索，那些线索将证实或最终证明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的存在。

随着「蒙托克项目」的发布，进一步的研究和事件继续发生，这确实证明了普雷斯顿所说的疯狂信息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场景。这些在我们的第二本书「蒙托克再探：同步历险记」(Montauk Revisited: Adventures in Synchronicity) 中有记载，但所有这些佐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蒙托克项目」与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秘术师密不可分：阿莱斯特·克劳利 (Aleister Crowley, 1875.10.12—1947.12.01)，他经常被描述为“世界上最邪恶的人”。据报道，克劳利使用性魔法来操纵时间本身，与非物质实体进行交流，以及跨维度旅行。甚至有人提出，费城实验可能是克劳利秘密魔法行动的外在表现。

长期以来与克劳利有关的惊人证明得到了发展，这个发现在我与普雷斯顿的第一次对话中开始形成。当时他似乎突然脱口而出，他与秘术师阿莱斯特·克劳利有联系。他认为自己和邓肯在某个前世中分别是普雷斯顿·威尔逊和马库斯·威尔逊 (Marcus Wilson)。兄弟俩是双胞胎，并且是英国最早的科学仪器制造商。除了是阿莱斯特·克劳利家人的朋友外，他们还与那家人一起参与了一家联合企业。

以上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像是另外一个离奇的故事，所以我开始在阿莱斯特·克劳利的各种书籍中寻找有关威尔逊一家的参考资料。没有任何发现。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克劳利不仅在 1918 年访问了蒙托克，而且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了“邓肯·卡梅伦”。此后，在卡梅伦

家族和克劳利家族之间发现了许多同步的例子（这些细节在「蒙托克再访：同步历险记」中有详细介绍），但我仍然找不到关于威尔逊兄弟的任何记载。

当我发现一个自称“卡梅伦”的女人时，这些同步性(在卡梅伦和克劳利之间)的含义开始得到解释。她可能以嫁给杰克·帕森斯（Jack Parsons）而闻名，后者是世界上第一位固体燃料火箭科学家，也是克劳利的弟子。他们一起参加了一个跨维度活动，它被称为“Babalon Working”（一种仪式行为，包括性魔法，被一些人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魔术行为）。

通过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同步性，我飞往南加州从事其它业务，并因“意外”而与卡梅伦女士的一位朋友会面。我很快发现卡梅伦女士住在西好莱坞，我突然发现自己亲自向她讲述了费城实验、蒙托克项目，以及克劳利/卡梅伦的关系。令我惊讶的是，她告诉我，她的真名根本不是卡梅伦，是威尔逊！

现在很明显，普雷斯顿作为威尔逊家族一员的故事不容小觑，他的可信度也不容否认。也许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些非常奇怪的、跨维度的通讯在运作。

几个月后，我收到一封令人震惊的信，这封信结束了威尔逊兄弟是否存在的争论。它来自一个叫阿玛多·克劳利 (Amado Crowley) 的男人，他声称是阿莱斯特·克劳利的私生子。他不仅记得他父亲谈论过威尔逊兄弟的事，而且他还提供了一些线索，它们表明他对自己出身撒谎的可能性为零。

阿玛多不仅证实了威尔逊兄弟的存在，还对 1943 年 8 月 12 日（费城实验日）父亲的下落作了详尽的描述。阿莱斯特在英格兰康沃尔 (Cornwall, England) 的 Men-an-Tol 主持了一场魔术仪式。在那里，一块巨大的甜甜圈式的岩石直立在水中。根据阿玛多的说法，阿莱斯特使他穿过岩石上的孔。随后，从英格兰海岸到纽约长岛涌入一阵汹涌的水流。远古时代，类似 Men-an-Tol 的石头被用在这样的仪式中，是为了召唤女神。显然，一个重要的神秘通讯在运作。



Men-an-Tol



Shown withing Southwest Cornwall

在「蒙托克再访」付印之时，又有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一张世纪之交的照片出现，揭示了古老的金字塔曾经存在于蒙托克角。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英雄营(「蒙托克项目」所在地)位于美国原住民的神圣土地上，该土地理所当然属于蒙托克人(Montauks)或蒙托克特人(Montaukets)，长岛的古老统治部落。对蒙托克人来说，不幸的是，纽约州一家法院宣布他们的部落在法律上已经灭绝，一些法律专家称这是对美国原住民最不公正的明目张胆的案例。在另一个同步性的例子中，据透露，蒙托克尊贵家族的姓氏是法老(Pharoah)。

以上信息收录在该系列的第三本书「蒙托克金字塔」中。蒙托克法老和埃及法老之间的进一步联系显而易见。对阿莱斯特·克劳利的著作

和神圣几何学的更深入研究显示，蒙托克角是与巨石阵、吉萨金字塔或类似建筑相媲美的古老网格点。正是通过「蒙托克项目」，运行者试图控制行星地球的进化“计算机程序”，试图影响人类和其它生命形式的思维、感受和发展。

这种进化的“计算机程序”被确定为形态发生网格(morphogenetic grid)，一个不断变化和适应的程序，包括出生、成长、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生命力量的循环。某些神秘的传统寻求控制的正是这种进化的网格。许多派别争夺这个统治中的主导地位。自那时以来，蒙托克秘密行动的证据已经毫无疑问地得到证明。不仅是参与该项目的人员提供了证词，而且事实证明，蒙托克角还传出奇怪的，有时是非法的无线电信号。长岛上的当地媒体拒绝对此事进行调查，甚至拒绝认真考虑这一提议。

「蒙托克金字塔」的出版引起了全世界对蒙托克人困境的认识。我本人希望，公众的愤怒能够启动一场运动，使蒙托克角重新回到它的合法所有者手中。在取得一些进展的同时，部落内部却出现了不幸的情况。有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他们的意见不一致，在对外宣传时没有统一的战线。这妨碍了蒙托克申请法律承认的合法性，因为政府不会接受两个派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场景，我无法亲自参与，因为这是部落事务。萨福克郡和东汉普顿(蒙托克所在的郡和镇)的政治丑闻和动荡使整个局势进一步恶化。

其中一件丑闻是蒙托克部落首领，东汉普顿镇议员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受到媒体攻击，并被控诽谤名誉。这起诉讼源自当地警察局长汤姆·斯科特(Tom Scott)。虽然库珀只是要求对蒙托克

镇警察部队的指控进行“调查”，但斯科特却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法律纠纷，东汉普顿镇为此付出了巨额法律费用。在对库珀进行猛烈攻击之后，斯科特最终放弃了这起案子，因为他没有机会胜诉。《蒙托克脉搏》报道了这起案件的详情。

蒙托克丑闻行径的进一步证据，是由一位了解库珀案的法院官员转达给我的。此人报告说，在这场法律纠纷中，一名州法官要求萨福克郡地方检察官小詹姆斯·卡特森(James Catterson, Jr.)进行正式调查，以确定东汉普顿警察局是否存在警察滥用职权的情况。据这位法院官员说，调查是一种粉饰，没有发现警察滥用职权。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警方滥用职权后来得到证实，并被当地媒体详细报道。我自己的单独调查显示，代表地方检察官“粉饰”调查报告的官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信息。他以曾在“废弃的”蒙托克空军基地存储过商业文件而闻名。非常奇怪的讽刺。

逮捕长岛 UFO 网络的创始人兼总裁约翰·福特(John Ford)时，地方检察官卡特森再次出现。约翰于 1996 年 3 月拜访我，当时他正计划写一本书，其中包括大量有关长岛国防工业和可疑的政治联系的内部信息。约翰·福特是一名退休的法院官员(不是向我通报上述调查的法院官员)，作为使用法院系统纠正不公正现象的遵纪守法的人，他享有悠久的声誉。他还是一个涵盖所有基础的细致研究者。6 月份，约翰因涉嫌将镭偷偷放入三名萨福克郡高管的牙膏中，密谋杀害他们而被捕。尽管指控的理由十分荒谬可笑，纽约媒体和长岛报纸仍对这次逮捕做了大肆报道。甚至一些新闻报道也说，专家们断定，这种份量的镭并没有致死性，如果想要有任何影响，可能要花费数年的时间。福特还被指控拥有非法武器，但由于没有证据，这起指控被撤销。

有关约翰·福特涉嫌串谋的信息来自“内部消息”，这些消息尚未在法庭上得到证实。搜查令的日期是在搜查约翰·福特的房屋，并扣押几罐镭之后签发的。那些熟悉福特的人说，他时不时使用镭来校准他的盖革计数器 (Geiger counter)。显然，整个逮捕是由一位“朋友”安排的，他要求福特移动一些镭罐。恰好为海军工作的这位“朋友”，也因参与阴谋而被捕。

从 1996 年 6 月到 1997 年 9 月，约翰·福特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入狱。被捕一年以来，没有任何严肃的新闻报道，也看不到任何希望。福特声称自己的律师没有为他的最大利益服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福特的律师为他安排了一次精神检查，宣布他没有自主能力。这意味着福特将被宣布为法院的监护对象，不会进行任何审判。他可能会被送进精神病院。我提到他的案子是为了展示蒙托克周围政治气候的有争议行为。

在这一切之后，长岛经历了 TWA 800 航班的可怕悲剧，数百人丧生于无法解释的飞行事故。尽管提出了许多推理，但媒体拒绝认真调查造成飞机失事的最可能原因：从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设施发射的粒子束激活了核导弹。根据情报界的消息来源说，当时正在长岛海岸进行军事演习，一架飞行器发射了一枚低空飞行的导弹。

这种热导导弹实际上是一种无效的核弹头，仅用于演习目的。作为演习的一部分，热导导弹正在追踪一架 C-130 飞机携带的发热目标。当发热目标发生故障时，导弹无意中找到了最接近的发热源：TWA 800 航班。按照设计，导弹绕发热目标飞行。与此同时，布鲁克海文或战略防御行动(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SDI)或“星球大战”

的卫星直接发射粒子束，激活了炸弹。

剩下的就是历史了。尽管情报人士已正式要求我将上述理论确定为“谣言”，但我毫不怀疑它们之间相距甚远。媒体甚至拒绝提及粒子加速器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这一明确指标表明了事实。

以上所有这些告诉我们，长岛的政治局势非常炙热。坠机现场有很多尸体，其中大多是法国人。我曾向法国媒体谈过 TWA 800 航班，他们就此事采访了普雷斯頓·尼科尔斯。我不知道法语写的是什麼，但人们在慢慢开始了解真相。

蒙托克本身的局势同样动荡。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工作的一位政治顾问告诉我，蒙托克是美国最热的政治足球。在思维控制潜力和蒙托克原住民的权利之间，这位顾问说，每个人都在看着蒙托克，但没人说什么。由于与思维控制有关的电子异常可以很容易地验证，因此国会议员别无选择，只能非常认真地对待整个事件。蒙托克人享有其神圣土地的权利是一个直截了当的例子。政治控制区的每个人都处于压力的边缘。这种“锐利的刀口”很容易在美军中体现出来，他们因涉嫌在 TWA 800 航班坠机中扮演的角色而大受非议。

在 1997 年初，我们看到了几次商用客机与军用战斗机之间的近距离遭遇。情报来源告诉我，这些近距离遭遇是由军方故意挑起的，以便可以更清楚地界定他们自己的领空。没有人受伤，但商业飞行员感到不安，被迫在安全地带飞行。TWA 800 航班的爆炸显然是军方对领空使用权模糊界定的结果。

如果粒子束是有意发射的，那么军方参与就可以成立。核传输也可能是某种意外。无论如何，军方都希望与其它此类事件保持距离，因为它们声称对所发生的事情不负责。在整个等式中，有一个神秘的变量在起作用，它很可能来自 C-130。

上面的情况表明，美国的政治力量已彻底崩溃。它过去或多或少是一个统一战线，对抗苏联或当时被视为敌人的国家。今天，我们拥有未加标记的黑色直升机、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威胁中央政府主权的新贵民兵，如我们先前所知的那样。

军事、情报和政治团体中的许多派系都在争夺统治地位。美国政治中的一些势力想废除宪法。军队的合法权力来自宪法，他们不希望被解散，由联合国维和部队取而代之。这个题目变得相当复杂，可以凭自身写成一本书。

重点是，正如「蒙托克项目」所指出的那样，蒙托克行动的幕后力量不受美国法律或军事戒严法的约束。他们是一个流氓团伙，他们渗透并使用他们可以使用的任何机构或团体。为了了解这个团伙及其力量的来源，我们需要削弱显而易见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站起来反抗它，它肯定会摧毁我们。

以上所有这些都帮助我进一步研究蒙托克背后的神秘力量。通过追踪许多以前的线索，尤其是与纳粹的联系，我被带到了惊人的启示前，这些启示表明神秘力量的痕迹，它的存在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这已经在「黑太阳：蒙托克的纳粹与吐蕃的联系」(The Black Sun: Montauk's Nazi-Tibetan Connection)中有所揭示，这本书重新

审视了纳粹的历史、纳粹背后的力量及其与蒙托克的神秘联系。

至于蒙托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故事。

理解生命是永恒的追求。

30 词汇表 (Glossary)

脉轮 (chakras) ---- 在人类的脊柱上，有七个主要的神经束，称为神经节，在神秘学上称为脉轮，在梵语中的意思是“轮子”。它们沿着脊柱的“S”形曲线排列，看起来像一条蛇。因此，脉轮系统被称为昆达里尼，梵语中蛇的意思。

DNA 序列 (DNA sequences) ---- 指在体内打开的 DNA 序列，是昆达里尼激活的一种形式。DNA 编码是你的身体该怎么做和做什么的指令。一些指令在出生时就开始运行，它们决定了你将拥有蓝色眼睛、两条腿、两条手臂等。其它的将在以后的生活中激活，例如健康状况，以及演奏音乐或唱歌的能力等。当脉轮中心沿着脊柱打开时，被称为昆达里尼激活。

超空间 (hyperspace) ---- 存在于线性空间和时间之外的意识区域。

昆达里尼 (Kundalini) ---- 梵语，意为“蛇”。在秘术研究和印度教中，昆达里尼指的是沿着脊柱的“S”形曲线，它看起来像一条蛇，里面有七个主要的神经束，称为神经节。每个神经节在神秘学上被称为脉轮，在梵文中意为“轮子”。当人们说“昆达里尼”时，他们通常指的是“上升的蛇”，或者当“S”曲线开始被唤醒时。这个过程被定义为术语“昆达里尼激活”。

昆达里尼激活(Kundalini activation)---- 指的是沿着脊柱打开所有的脉轮中心。这导致体内所有 DNA 编码和序列被激活。如果过早激活，可能会导致发疯、疾病和/或死亡。在大多数文献中，昆达里尼激活与意识的扩展或敏感增强有关。另请参阅脉轮，DNA 序列和昆达里尼。

心理师 (mentalist) ---- 心理师不同于通灵者。通灵者只是观察现实的蓝图并对其进行报告。这就是所谓的“通灵阅读”。心理师实际上进入并操纵蓝图以创建不同的显化。机器和计算机可以轻松读取现实的蓝图，但只有心理才能改变它。

奥哈鲁理事会 (Ohalu Council) ---- 居住在非物质世界中的 9 个存有组成的理事会。尽管它们在物理上不存在，但它们与天狼双星系中的库姆星(Khoom)占据相同的物理位置。它们以与物质生物不同的振动频率存在。奥哈鲁理事会管理着库姆星和天狼双星系。

超灵 (Oversoul) ---- 是其孩子们的“父亲/母亲”。每个超灵都是大师身份，在许多现实中监督着它的许多分支。所有超灵共同创造了基督意识。

放射疗法 (radionics) ---- 通过使用电子设备或模板，对个体敏感度的诊断和对病人进行治疗的一种实践。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电子设备，它们的成功程度各不相同。

威廉·赖希程序(Wilhelm Reich procedures)---- 这些程序涉及增加体内的生命力（生命能量），以便思想可以将其用于心理/超空间的目的。「蒙托克项目」的前两本书对此做了详细介绍。在进行这些程序中，人被置于“恍惚” (orgone trance)状态中，在那里他们意识到周围的环境，但是处于改变的脑电波状态，这使个人能够获取原本无法轻松获得的信息。

双生灵魂 (Twin soul) ---- 源自同一超灵火花的独立实体。火花分裂，成为本质相同但又独立的两个实体。通常，除非有特殊情况，双生灵魂不会同时化身。“双生灵魂” (twin soul)一词经常与“另一半” (other-half)混淆，后者恰恰是：同一实体的互反能量。“另一半”有相同的思想和几乎是相同的个性。他们通常必须彼此结婚并且总是化身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经历需要相似。一个代表同一实体的右脑，另一个代表左脑。双生灵魂类似于从一个种子中长出的两个芽。当其中一颗新芽分裂成两个且并排生长时，就会产生“另一半”。